重复

GJENTAGELSEN

基尔凯郭尔认为“重复”是一个决定性的表述，其意义正如“回忆”在希腊人那里所具有的意义。希腊人以这样的方式明白了认识是一种回忆；现在哲学也将以同样的方式认识到，全部的生活是一种重复

GJENTAGELSEN

[丹麦] 索伦·基尔克郭尔／著　　京不特／译

東方出版社



《重复》也许可以说是基尔克郭尔最精美、最天衣无缝的作品。

作者以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的笔名为叙述者，以一个年轻人备受爱情之苦的折磨的故事为背景，论证漫谈“重复”这个概念。

基尔克郭尔认为“重复”是一个决定性的表述，其意义正如“回忆”在希腊人那里所具有的意义。希腊人以这样的方式明白了认识是一种回忆；现在哲学也将以同样的方式认识到，全部的生活是一种重复。

ISBN 978-7-5060-4034-1
9 787506 040341 >
定价: 20.00元

GJENTAGELSEN

重复

[丹麦] 索伦·基尔克郭尔/著
京不特/译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复／(丹麦)基尔克郭尔 著；京不特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060－4034－1

Ⅰ．①重… Ⅱ．①基… ②京… Ⅲ．①散文－作品集
－丹麦－近代 Ⅳ．①I53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209552号

重 复

CHONG FU

作者署名	(丹麦)基尔克郭尔 著　京不特 译
责任编辑	刘丽华
文字编辑	费 仁
出版发行	東方出版社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网　　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20千字
印　　张	4．75
书　　号	ISBN 978－7－5060－4034－1
定　　价	20．00元

译者短语

基尔克郭尔在1843年10月16日以笔名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出版了《重复》，与此同时，他也以笔名约翰纳斯·德·希伦提欧（或译“沉默之约翰纳斯”）出版了《畏惧与颤栗》。以笔名写作和出版，是作者所坚持的助产式表达形式之一。基尔克郭尔是在这一年的5月份去柏林时开始写《重复》的。这两本书产生的时期也是基尔克郭尔与瑞吉娜·欧伦森间的婚约风波的阶段。读者不难看出这两本书，尤其是《重复》中的故事与基尔克郭尔的现实人生间的关系。

基尔克郭尔有着许多笔名著作，每部都各有自身特色，也各有自身的任务。许多基尔克郭尔的读者和研究者都认为，《重复》也许可以说是基尔克郭尔的最精美、最天衣无缝的作品。

我从2002年起就一直有着翻译基尔克郭尔笔名著作的愿

望，而在世纪初我并不知道哥本哈根大学基尔克郭尔研究中心与中国社科院有合作翻译基尔克郭尔作品选的项目。到了2007年，我才参与了这一项目，并且在这项目中翻译了《非此即彼》。开始我并没有留意这个项目所收的基尔克郭尔书目，认为《重复》是理所当然会收入的，所以在《非此即彼》的翻译工作完成后，我就开始了《重复》的翻译。在我的翻译工作进入了相当深入的阶段之后，在一次与基尔克郭尔研究中心和社科院的同事的交流中，我突然发现，《重复》和《人生道路上的诸阶段》并没有被收入这项目的著作选。于是我就联络了东方出版社出版。现在，一方面我能够把《畏惧与颤栗》译稿作为著作选中第六卷中的一部分交付合作翻译项目，另一方面《重复》的译本也能马上出版了，这是令我高兴的。

对于《重复》和《人生道路上的诸阶段》没有列入合作翻译项目的著作选，我觉得多少有点遗憾。但是我曾与负责项目具体工作的王齐博士交换过意见，也许我们能够与基尔克郭尔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方面协商讨论，是不是有可能在选集差不多出全时将《重复》和《人生道路上的诸阶段》再增补进去。当然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目前对我自己来说，在《重复》和《畏惧与颤栗》之后，下一步的工作应当是翻译著作选中的《爱的作为》。

在这里我顺便也说明一下，书中出现的页脚注，都是作者原来的脚注。尾注中带有方括号的都是丹麦文版的注释集里提供的注释；尾注中不带方括号的是译者给出的注释。

这次翻译《重复》所用的丹麦语版本是索伦·基尔克郭尔研究中心1997年的全集版本中第四卷中所收的《Gjentagels-

en》。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对照版本是 Howard V. Hong 在 1978—2009 年出版的英文版全集的第六卷。在翻译过程中，我获得研究中心 Niels Jørgen Cappelørn 先生的帮助，他对全集版本细节上的说明帮我除去了翻译中的一些障碍。

现在，这个中文版本的《重复》出版了。在这里，我向 Niels Jørgen Cappelørn 先生、王齐女士、Anne Wedell - Wedellsborg 女士、Niels Thomassen 先生和 Jørgen Hass 先生表示感谢，因为在我对基尔克郭尔著作（当然不只是指《重复》）的理解过程、翻译过程和已出版译本的校读过程中，我曾得到他们的帮助。

另外，我在这里也感谢 S. C. Van Fonden 基金会，丹麦国家艺术委员会（The Danish Arts Council）和在北京的丹麦文化中心（The Danish Cultural Institute）对本书出版的赞助支持。

京不特 2010 年 7 月丹麦欧登斯

致谢





重复

实验心理学[1] 的一次尝试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2]

著

Kjøbenhavn（哥本哈根）

Faaes hos C. A. Reitzel（可在莱兹尔书店购得）

Trykt i Bianco Lunos Bogtrykkeri（毕扬科·鲁诺斯印刷场印刷）

1843

在野外的树上花朵芬香，在家里种的树上果实芬香。

（参看佛拉维乌斯·菲洛斯特拉托斯的《古代英雄故事》[3]）

在埃利亚派的信徒们[4] 拒绝运动时，正如每一个人所知[5]，第欧根尼[6] 作为反对者站出来；他真的是站出来了；因为他一言不发，而只是来回地走几次，由此他认为已经对“否定运动”的观点作出了反证。既然我已经对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至少是在相关的时候考虑了这些问题：重复是不是可能，它有着怎样的意义，一样东西是不是通过被重复而赢得或者失去；于是，我突然想到，“你可以去柏林，那里你以前曾去过一次，现在你可以向你自己证明，一种重复是否可能，以及它会意味了什么”。在我家里，我几乎是面对着这个问题驻足不前。人们对此想说什么就尽管去说，这在现代哲学[7] 里会起到极其重大的作用；因为“重复”是一个决定性的表述，其意义正如“回忆”在希腊人们那里所具的意义[8]。正如希腊人们以这样的方式弄明白了“认识是一种回忆”，现代哲学也将以同样的方式认识到，全部的生活是一种重复。在现代哲学家中唯一的一个对此有点预感的人是莱布尼茨[9]。重复和回忆是同样的运动，只是方向相反；因为那被回忆的事物所曾是的东西，向后地被重复；相反，真正的重复则向前地被回忆。因此，如果重复是可能的话，这重复使得一个人幸福，而回忆则使得他不幸，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前提下：他给予自己“去生活”的时间，而不是在出生的一刻就马上想要找到一个借口（比如说，他忘记了什么）去悄悄地重新溜出生活。

“回忆”的爱是唯一的幸福的爱，一个作家这样说[10]。他

这样说也完完全全是对的，只要我们还记得，它首先是使得一个人不幸。“重复”的爱才真正是唯一幸福的爱。就像回忆之爱一样，它没有“希望”的不安、没有“探索”的使人焦虑的冒险性，另一方面它却也没有“回忆”的忧伤，它有着“瞬间”的至福的确实性。希望是一件新衣服，又挺又紧又崭亮，但我们却从不曾穿上它过，因此不知道它会不会合身或者它会给出什么样子。回忆是一件弃置的衣服，不管它多么美丽，它总不再合身，因为我们已经成长而无法置身于其中。重复是一件磨不破的衣服，它贴身而柔软，既不紧又不松。希望是一个美好的女孩，她在你的两手间让你捉摸不定；回忆是一个美丽的老妇人，你绝不会在瞬间里对之有什么兴趣；重复是一个亲爱的妻子，你永远不会厌倦；因为那会让人感到厌倦的只是新的东西。老的东西是永远也不会让人厌倦的；如果你有它在你面前，你就会幸福；只有那不在“重复应当是某种新的东西”的幻觉中自欺的人，他才真正会变得完全幸福；因为，如果重复应当是某种新的东西的话，那么他就会厌烦于这重复。“去希望”需要青春，“去回忆”需要青春，但是“去想要重复”则需要勇气。只是想要去希望的人，他是怯懦的；只是想要去回忆的人，他是放荡的；但是那想要“重复”的人，他是一个大丈夫，并且，他越是明白怎样去全力以赴准备好让自己面临这“重复”，他就越是一个深刻的人。然而，如果一个人不明白“生活是一种重复并且这一事实就是生活的美”，那么这个人就审判了自己，并且，他不配得到比“死去”更好的结果，——而这“死去”也将会发生在他身上；因为希望是一颗向人招手的果实，无法满足人，回忆是一笔微渺可怜仅够维持生计的开销钱，无法满足人；而重复则是那种以祝福

来满足人的日常口粮。在一个人航行于生存的大海中时，那么，我们就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有勇气去明白“生活是一种重复”，是否有兴致去让自己为这重复而喜悦。如果一个人在他开始去生活之前不曾在生活之海中航行过的话，他永远也不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去生活；如果一个人曾四处航行但却厌倦了，他是有着一种糟糕的人生观；如果一个人选择了重复，那么他是在生活。他不会像一个小男孩那样地追逐蝴蝶，或者踮起脚尖顾盼世上的奇观；因为他认识它们；他也不会像一个老妇人那样坐着在回忆的手纺车上进行编织；他平静地走着自己的路，因为重复而感到喜悦。是啊，如果没有重复存在的话，生活又会是什么呢？谁会愿意是一块写字板，在每一个瞬间由时间在之上写上一段新的文字或者一段关于过去的回忆文字？又有谁会愿意让自己去被所有那些飞逝流转的东西、那种总是以新鲜而柔情伤感的方式来娱乐灵魂的新东西打动？如果上帝自己不是曾想要“重复”的话，那么世界就永远也不会形成。那样的话，他要么就是去追随“希望”的便宜计划，要么去唤回一切并且将之保存在回忆中。他没有这样做，因此世界持存着，并且是通过“这世界是一种重复”而持存着的。“重复”，它是现实，并且是生存之严肃。那想要“重复”的人，他是在严肃之中成熟。这是我的奇谈怪论，并且这种奇谈怪论还认为：去坐在沙发上剔牙并且去作为一个比如说司法议员[11]之类的东西，或者去道貌岸然地穿行街道并且去作为一个比如说“善可敬者”[12]之类的东西，这绝不是生活之严肃；同样，去作一个皇家骑师也不是生活之严肃。所有这些在我的眼中都只是一些笑话，并且，有时候就其本身而言是足够糟糕的。

“回忆”的爱是唯一的幸福的爱，一个作家这样说。这个

作家，根据我对他的了解看，有时候是非常不靠谱的，不过不是以一种“说的是一回事、想的是另一回事”的方式，而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他把想法置于顶尖，于是，如果这想法没有被同样的能量把握的话，那么它在下一刻就显现为某种别的东西了。这句句子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被他提出来的，这很容易引诱一个人去认为“他是对的”而忘记了这句子本身就是对最深刻的忧郁的表达，于是，一种深深的沉郁，凝聚在一句唯一的说辞之中，人们几乎无法找到比这更好的表述了。

大约是在一年以前，我真正对一个年轻人有了严肃的关注。我在那之前就已经与他打过不少交道，因为他俊美的外表、他眼神中的灵魂性的表达几乎是在引诱着我，一次甩头、一种表达中的俏皮使得我确定他是一个天性深刻的人，其人格发展的可能性不仅仅只是一种单调的定格，而与此同时，变调中的不确定性暗示了他是处在那种诱惑性的年龄：精神之成熟宣示出自身，正如肉体的成熟在远远更早先的时候已经通过“声音常常发生突变”来得以表明。借助于这些随便的、不断趋近着的“糕饼店倾向[13]”，我已经将他吸引向我，并且渐渐地使得他习惯于把我看成是一个知己，一个知己所说的话以诸多方式角力般地引诱出他身上那忧郁的东西，因为我就像是一个法瑞内利[14]引诱那个发疯的国王从自己的藏身之处走出来，既然我的朋友还是年轻而富有活力的，我无需费很大功夫就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就像我上面所说的，他在大约一年前左右来找我，完全像发狂了一样。他的出现显得比通常更充满活力，他的形象更为美丽，他闪烁的大眼睛得到了进一步扩展，简言之，他就仿佛获得了一种环拥的光环。在他告诉我说他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我不禁想道，一个

女孩被深爱到这样的程度，她必定是幸福的。“他已经在某个时间爱上了什么人，但是隐瞒着，甚至对我也隐瞒着；现在他已临近了自己愿望的目标，表白了，并且找到了回报的爱。”尽管我本来是倾向于让自己持续地对人进行着观察，但是对于他我却不可能这样做。人们想说什么尽管说，一个坠入爱河的年轻人是那么美丽的东西，以至于在我们看见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对所见之物的喜悦而忘却观察。一个人内心中的所有深刻感动在总体上将“观察”缴械了。如果这一类感动被一种空虚取代，或者，如果它们被风骚地隐藏起来了，只有在这时，一个人才会去观察。如果我们见证了一个人真正出自自己的整个灵魂的祈祷，那么，又有谁能够会是这样一个“非人”，想要去观察？又有谁会不觉得自己为一种出自祈祷者忘我的专注涌流所渗透呢？相反，如果我们听见一个牧师漠然宣讲一段研究得很透彻的布道词，在之中他多次用一个矫揉造作而假惺惺的段落（没有任何来自教众的要求）来作证说他所说的东西是简单的信仰，这信仰不懂词藻华丽的语式，而是在祷告中为他找到他（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并且也许是有着很合理的依据）徒劳地在诗歌、艺术和科学中所想要找的东西，那么，我们就非常镇静地把显微镜放到眼睛下面，那么，我们就不让耳朵去倾听那轻微的声音，而是关起百叶窗(Jalousien)[15]——那检验每一个声响和话语的批评之栅。我所谈论的这个年轻人，他是深深而真挚而美丽而谦卑地坠入了爱河；我因为看着他而高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这么高兴过了；因为，“作为观察者”，这差使常常是够阴沉的；它使得一个人忧郁，就像是去充当警员；在一个观察者做自己的工作时，他得将之看成是为更高目的服务的警方卧底；因为观察者

的艺术是在于把那隐藏的东西揭示出来。这个年轻人谈论他所爱上的女孩，他没有使用很多话；他的谈论不是情人们的海誓山盟常常会具备的那种油嘴蜜舌的评论；在他身上没有那种"仿佛他是一个猎获了一个这样的女孩的机智小伙子"的自负，没有自信，——他的爱是健康的、纯粹的、不沾染低级趣味的。他以一种可爱的真诚向我倾诉说，他之所以来拜访我是因为他需要一个知心者，在这知心者在场的情况下他能够大声地与自己说话，并且，最直接的原因是，他怕自己一整天都坐在这女孩的家里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来麻烦她。他已经多次去了她的住处，但是强迫自己回头。现在他请求我和他一同坐车外出溜一圈，他想这样散散心并且打发时间。这也是我所愿意的；因为从他将我视作知心的这一刻起，他就能够确定，我是无条件地愿意帮他忙的。我利用马车来到之前的半小时来写几封商务信件，同时也请他装一下烟斗或者翻看一下放在外面的一本相册。然而他却并不需要干这样的活，他在自己的内心中有太多活要做，甚至无法静心坐下，而是迅速地在地板上来回踱步；他的步子、他的运动、他的姿势——一切都是雄辩，他自己在情爱中燃烧着。就像一棵葡萄树，在它达到自身的最高点时，它就变得透明和清澈，同时它的汁液在那些精细的脉络中涌流着，正如果壳在果实成熟于其自身的全部圆满时爆裂，情爱也是这样地在他的形象中几乎是明显地绽开。我情不自禁地在一些时候几乎是爱慕地偷瞧他；因为，看着一个这样的年轻人无疑就像看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一样地让人感到诱惑。

正如事情常常是如此，情人们逃避进诗人的话语中去让情欲之爱（Elskov）的那种甜蜜的焦虑爆发成极乐的喜悦，这也是他的情形。当他在地板上来回踱步时，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反

复诵读保罗·缪勒[16]的一句诗[17]：

于是一场梦想从我青春的春天
来到我的沙发椅前，
我得到了一种真挚的渴慕，思念你
你，女人们的太阳！

他眼里噙满泪水，他猛然地坐向一张椅子，他不断地重复又重复这诗句。这一场面为我留下了一种震撼性的印象。伟大的上帝啊！我想，这样的一种忧郁还从未曾在我的实际经验[18]中出现过。我当然知道他是忧郁的，但是，一场恋爱[19]会对他起到这样的一种作用，这则是我所想不到的！然而，每一种灵魂的状态，甚至是不正常的灵魂状态，在它正常地在场的时候又是有着多么确定的一致性呵。人们常常会要求一个忧郁的人应当去恋爱，然后一切都会平息消失。如果他真的是忧郁的，那么这事情怎么又会有可能是如此：他的灵魂并没有去忧郁地专注于那对于他来说是"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东西。他深沉而真挚地坠入了爱河，这是很明显的，但他却马上能够在最初的日子中回忆自己的爱情。在根本上他是完全地了结了这整个爱情事件。由于他开始这样做，他迈出了如此可怕的一步，以至于他跳过了生活。这女孩在明天死去与否，这不会招致任何本质的变化，他还是会再次倾身投入，他的眼中还是会再次充满眼泪，他还是会重复那诗人的言词。多么古怪的辩证法！他思念着这女孩，他必须强迫自己以便让自己不去整天待在她那里，然而，在最初的一刻，相对于整个爱情事件而言，他就已经成了一个老人。在根本上必定是存在有一个误会。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这一场景那样地感动我。他变得不幸，这是很明显的；而那女孩也变得如此，也在同样的程度上

很明显，尽管我们不可能马上就能够预见这将以怎样的方式发生。然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果说有什么人是能够参与谈论回忆之爱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回忆有着这样一种极大的优点，就是说，它着手从“丧失”开始，因此它是确定的，因为它没有什么东西可再丧失[20]。

马车到了。我们沿着海滩路[21]驶出去，以便稍后去找一片真正的森林地带驶进去。既然我是与自己的意愿作对而进入了一种“对他进行观察”的位置，我就禁不住自己要全面尝试着去（就像航海者所说）把他各种忧郁的冲力记入航海日志。我尝试给出所有可能的爱欲心境，——结果没有什么是可以用得上的。我侦察环境变化的作用，徒劳：不是大海辽阔的胆气、不是森林催人入睡的宁静、不是夜晚召唤着的孤独，这些都无法将他带出沉郁的渴慕，在这渴慕之中他与其说是在接近那被爱者还不如说是在离开她。他的错误是无法救药的，他的错误是这个：他站在终结而不是站在初始；而一个这样的错误是并且继续是一个人的毁灭。

然而我还是坚持“将他的心境看作是爱欲心境”的正确性，并且，一个人，如果他在自己的情欲之爱中不曾恰恰在一开始就体验了这一心境，那么他就从不曾爱过。他只会是在这一心境之外必定另有一种心境。这一强化了的回忆是情欲之爱在初始的永恒表达，是一种真正的情欲之爱的标志。但在另一方面，要能够使用它则需要有一种反讽的伸缩性才行。这一伸缩性是他所缺乏的，他的灵魂太柔软而无法具备这伸缩性。在那最初的瞬间一个人的生命已经了结，这说法想来是真理，但是，这里也必定存在有一种生命力量去杀灭这一死亡而将之转化为生命。在情欲之爱的最初拂晓之中，“那现在的”和“那

将来的”为了获得一种永恒的表达而相互格斗，而这一“回忆往昔”则恰恰可以说是“永恒”在“那现在的”之中的返涌，如果这一“回忆往昔”是健康的话。

我们回家，我与他告别；但是我的同情心几乎是过于强烈地被感动，我无法摆脱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很短的时间里必定会出现一种可怕的爆破。

在之后的十四天，我偶尔在我家见到他。他自己也开始明白那误会，这个年轻的备受崇拜的女孩对于他几乎成了一种麻烦。然而她却是那被爱者，他所爱的唯一者，他在一辈子中会爱上的唯一者。在另一方面，他却并不爱她；因为他只是思慕着她。在所有这一切正进行着的过程中，在他自己身上也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在他身上有一种诗意的创造性苏醒过来，达到了一种我从来不相信会有可能的程度。现在，我很容易理解这一切。这个年轻的女孩不是他的所爱者，她是那唤醒他身上的诗意品质并且使得他成为诗人的机缘。因此，他只爱她一个，从不忘怀她，从不会想去爱任何别人，却持恒地思慕着她。她被牵入他的整个存在，关于她的回忆永远都是活生生的。她对于他意味重大，她使得他成为了诗人，恰恰因此，她就在她自己死亡判决书上签下了名。

随着时间流逝，他的这一爱情事件变得越来越令人痛苦。他的沉郁越来越厉害地占了上风，他肉体的力量在灵魂的搏斗中被消蚀着。他知道他使得她不幸，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失；但恰恰这“完全无辜地成为她的不幸之源[22]”，这使得他愤慨并将他的激情推入了最难以控制的运动。在他看来，如果他去向她表述“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的话，那么这表述无疑会在最深刻的意义上伤害她。这做法就是在对她说，她成为了

一个更不完美的存在物，他已得以成长而出离了她，他不再需要他向上攀爬所用的梯子。那么，这结果又会是什么呢？既然她知道，他不会爱任何别人，那么，她就会成为他哀伤的寡妇，只生活在关于他以及他们的爱情关系的记忆之中。他无法作出表白，为了她的缘故，他太骄傲而不会去这样做。他在他的沉郁之中越陷越深，他决定继续作假。现在，他身上的全部诗意原创性都被用来使她高兴、让她愉快；所有他能够为许多人提供的东西都被用在她身上；她是并且继续是那被爱者、那唯一的受崇拜者，尽管他几乎因为对于“那巨大的、只是越来越真挚内在地迷住了她的不真实”的恐惧而丧失理智。在某种意义上，她的存在或者不存在对于他在事实上并没有区别，只有他的沉郁在“为了她而去让生活充满魔力”中获得欣悦。不用说，她是身处至福；因为她什么都没有感觉到，而营养则只是太过美味的佳肴。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多产并不是他所想要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他就必须离开她，因此，就如他所说的，他把那丰富的创造力置于刀剪之下，并且把一切都修剪成花束给她。她一无所知。我相信是如此，而如果一个年轻女孩能够自爱得以至于滥用一个人的沉郁，那就令人震惊反感了。不过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有一次我就几乎发现一个这样的关系。而对于一个女孩而言，则也不会有什么事情能够比“被一个诗意沉郁的性情之人爱上”更具有诱惑性了。只要她有足够的自爱去让自己以为自己是忠诚地黏附于他、而不是放弃他，那么她在生活中就有了一个非常轻易的任务，因为这一任务她同时既享受“是忠诚的”的荣誉和良心安宁、又享受到那最精心提炼出的情欲之爱。愿上帝保佑让每一个人得免于这样的一种忠诚！

有一天，他到我这里来；他阴暗的激情获得了对他的完全控制。在一系列最狂野的爆发中，他诅咒存在、诅咒他的爱情、诅咒他所爱的女孩。在这一刻之后，他再也没有到我这里来过。也许他无法原谅自己向另一个人承认这女孩对于他是一种折磨，现在，他毁掉了自己的一切，甚至那种“去保持让她的骄傲高高在上并使得她成为一个女神”的喜悦。在他看见我的时候，他避开我，如果我们不期而遇，他从不与我说话，而与此同时，他明显地努力想要表现得欣喜而充满信心。我多少想着要稍稍进一步跟踪他，并且最终开始了对他周围仆从的调查。如果你要与一个沉郁的人打交道的话，你常常是借助于仆从们而得知最多的细节。他对一个仆人、一个女佣、一个在家中被忽视的长居住客常常真诚诉说的东西会比他向那在教育和外在生活关系上与他最接近的交往人众所讲的东西更多。我认识一个沉郁的人，他一辈子作为一个舞者过日子，欺骗了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直到我通过一个理发师而查到另一踪迹。这理发师是一个年纪挺大的人，他生活拮据，亲自为自己的客人服务。对于理发师贫困的同情使得他让自己的沉郁爆发出来，这个理发师知道了那本来没有什么人会想得到的事情。这个年轻人却节省了我这些不便；因为他又来找我，不过很果决地坚持再也不让他自己的脚迈进我家的门。他向我建议在一些特定的时间在一些偏远不显眼地点与我相会。我很愿意，并且为了这个目的而买下了两张去城市墓地的鱼塘钓鱼的门票。在这里，我们清晨一早相见。在白天与夜晚搏斗的时刻，在一道冰冷的颤抖仍在盛夏时节穿透自然的时刻，这时，我们就在这地方相会，在潮凉的晨雾和滴露的草丛中，群鸟因为他的叫喊而受惊飞起。在白天战胜的时刻，在所有生命物为生存而喜悦

的时刻，在他所爱的年轻的女孩（他以自己的痛苦来培育的女孩）从枕头上抬起头睁开眼（因为坐在她床边的睡神已经起身）的时刻，在梦神让手指落在她的眼皮上（这样，她再次进入短暂的瞌睡，这时他对她说出她永远也想不到的事情，他那样轻柔而随气息呼吐地对她说，以至于她在醒来时就忘记了这一切）的时刻，这时我们又重新分手。不管梦神告诉了她什么样的秘密，她却梦不到我们间发生的事情。人变得苍白，这又有什么奇怪的！我就是那作为他以及更多类似于他的人的知心者的人，这又有什么奇怪的！

又一段时间过去了。我真的很为这年轻人焦心，他一天天地憔悴下去。但我绝不后悔自己对他的痛苦的参与；因为，在他的爱情之中，理念处于运动之中。（这样的一种情欲之爱，赞美上帝，我们只会在一些时候在生活中看得到，而要在长短篇小说中寻找的话，只会是徒劳）。只有在理念处于运动的情况下，情欲之爱才有意义，而如果一个人不是醉心地认定"理念是情欲之爱中的生命原则"的话，如果一个人不是醉心地认定"在有着这样的要求时，一个人为了它必须奉献生命，甚至更多，奉献出情欲之爱本身，尽管现实无疑会非常慷慨地对待它"的话，那么他就被阻隔在诗意之外。相反，如果情欲之爱是在这理念之中，那么每一个运动、甚至每一种瞬间即逝的感动，都不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最重要的东西仍然不断地在场：诗意的冲突，据我所知，这冲突可能会比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情形远远地可怕得多。但是，这"想要侍奉理念"（这相对于情欲之爱而言并非是"侍奉两个主[23]"）也是一种费心的服务；因为没有什么美会是像理念这样地精确计量，而没有什么女孩的反对会像理念的怨愤那样地沉重，最重要的是，它不可

能让人忘却。

如果我想要彻底地追踪这年轻人身上的各种心境，正如我曾以同样的方式认识了它们，更不用说，如果我想要以诗意的方式捎带上大量无关的东西：各种客厅和衣着、美丽的地点、亲戚朋友，那么，这个故事就会变成一篇冗长的小说。然而，我却不愿意这样。我当然是喜欢吃生菜，但我总是只吃菜心，我觉得菜叶是给猪的[24]；在莱辛[25]所说的东西中，我更喜欢受孕的快感，而不是生产的艰难。如果有人反对这说法，如果他有什么东西要说，那么他可以尽管说，我无所谓。

时间流逝。在我有这样的可能时，我会到场进入这夜晚的守护，这时他借助于狂野的叫喊来为自己获取整个白天要作出的动态；因为他把白天用在了"对那女孩施魔力"上。就像普罗米修斯，被钉在了悬崖上，秃鹰啄食着他的肝脏，同时诸神也被自身的预言缚住[26]，他也是如此地缚住他所爱的人。在每一天，所有一切都被放大到更高的程度，因为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然而，如此却无法继续，他咬着那捆绑他的锁链；但是他的激情越是沸腾，他的歌就越是充满至福，他所说的话语就越是温柔，锁链就变得越紧。去构成一个与这一误解的现实关系，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不可能，这无疑就等于是把他交给一场永恒的欺骗。去向她解释这混淆，说她只是那表面看得见的形象，而他的思想、他的灵魂则寻找着某种他向她输入的其他东西，——这样的做法会伤害她，那么深地伤害她，以至于他的骄傲会对此反感。这是他所最鄙视的一种方式。在这一点上他也是对的。去欺骗和诱惑一个女孩，这是令人鄙视的，但是，去以这样一种方式离弃一个女孩则是更令人鄙视的：你甚至不去成为一个恶棍，而是作出一次更漂亮的撤退，——你用

这样一个解释来骗她离去，说她不是那理想，并安慰她说她是你的缪斯。无疑这样的事情是可能的，如果你有过某种去以甜言蜜语哄骗一个女孩的练习，在必要的时候，她也会接受这样的说法，你轻易地全身而退，成为一个正派的人，甚至备受敬爱，然后，她在根本上被更深地伤害，比那知道自己受欺骗的人更深地被欺骗。因此，在每一个无法被实现的爱情关系之中，不管这关系是怎样开始的，玲珑得体是一切之中最侮辱人的；一个有着爱欲的目光而不怯懦的人，他很容易看出，如果他要保持这女孩的尊严，那么，"不使自己玲珑得体"就是他所剩下的唯一手段。

为了尽可能结束这些痛苦，我激励他凝聚起力量去冒险尝试那最极端的边界。在这里所需做的事情只是去找到一个统一点。我向他提出了如下的建议。破釜沉舟，让您自己成为一个可鄙的只在坑蒙欺骗中取乐的人。如果您能够做到这个，那么机会就形成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无法再谈论各种赋予您相对她而言更高的道理（Ret）[27]的审美上的差异（可以这样说，人们只是太过频繁地倾向于去承认这些差异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是一种所谓的非同寻常的个体人格）：她是胜利者，她有着绝对的道理，您有着绝对的无理（Uret）。然而，别做得太突然；因为太突然的话，这只会煽动起她的爱情之火。首先要看，是不是有可能让她觉得不舒服。别去逗她，这会刺激她。不！要变化无常，要胡说八道，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但却毫无激情，处于一种完全的昏聩之中，但这昏聩却不能够退化成疏忽，相反外在的专注必须达成与任何时候相同的程度，但却被转化成了一种不具备任何真挚内在的形式运作。不断地创造出某种病态而令人作呕的半吊子的情欲之爱，而不

是情欲之爱的快感，这种半吊子的情欲之爱既不是无所谓也不是欲望；让您的整个登场过程中显得就像看一个男人流口水那样地令人不舒服；然而如果您没有力量去实施这个的话，就不要开始，否则的话一百零一点就结束了[28]；因为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比一个女孩更聪明，就是说，如果这里的问题是“她爱还是不爱”的话，并且，再也没有什么工作比运用斩草除根的器具更艰难了，在通常只有时间知道怎样去正确运用这种器具。如果这一切都运作起来了，那么您尽管可以来找我，然后我会处理其余的事情。您让这样的谣言流传开去，说您有了新的爱情故事，et quidem（拉丁语：并且还有）属于一种极其非诗意的类型；因为，否则的话，您就只是在怂恿她。我很清楚，这样的事情对于您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俩有着很坚定的共识，她是您的唯一所爱，尽管对于您来说要把纯粹的诗意关系转译成一种现实的爱情是不可能的。作为谣言的依据，必须有某些东西是真实的，对这个我会作出安排。我会在城里找一个女孩，我会和她作出安排。

我之所以被打动去安排出这个计划，不仅仅是因为这年轻人；但我无法否认，我渐渐地以不悦的目光来看他所爱的女孩了。她完全不该留意到什么，她应当对他的痛苦以及任何能够作为这痛苦的原因的东西完全一无所知，她在这样的情况下彻底不做任何事情，绝不尝试着借助于那他所需要而她能够给予他的东西——借助于自由来拯救他，（如果给予他自由的人就是她的话，那么，这自由就能够拯救他）；因为，如果她那样做的话，她就又一次通过自己的慷慨而获得在他之上的优势，她就不会受伤害！我能够原谅一个女孩的一切；但是，她在自己的爱情之中弄错了爱情的任务，我永远也无法原谅她这一

点。如果一个女孩的爱情不是牺牲性的，那么她就不是女人，而是一个男人，那么我就总是会想在“让她招致报复或者嘲笑”中找到一种愉快。怎样的一种任务对于一个喜剧诗人来说是不合适的：一个爱人，她首先通过自己的情欲之爱吮吸掉被爱者的血液，直到他在艰难和绝望之中与她断绝关系，让这样的一个爱人像一个爱尔薇拉[29]那样登场，一个在这一角色中表演出色、能使参与的亲戚朋友为之哭泣的爱尔薇拉，一个在“受骗者的合唱队[30]”中首唱的爱尔薇拉，一个能够带着雄辩的活力谈论男人们的不忠诚（一种明显将要让她付出生命的不忠诚）的爱尔薇拉，一个带着一种平衡和自信去做出所有这些事情的爱尔薇拉——她甚至不会在任何半秒钟里想到：她的忠诚更适合于被看作是“对那被爱者的生命的剥夺”。女性的忠诚是伟大的，尤其是在它被回绝的时候，它在任何时候都是难以捉摸深不可测的。如果她的爱人尽管承受着自己的艰难还是保留了足够的幽默，不去把任何一句愤怒浪费在她身上，而是将自己限定进那深奥的报复之中，蒙骗她并且以这幻觉来强化她：她是被他可耻地欺骗了。如果她的情形是如此的话，那么我就会向她保证，如果这年轻人有能力实施我的计划的话，这报复将会可怕地击中她，不过仅仅只是以诗意的合理性来击中她。因为他确定了要尽自己所能去做，而如果她是自爱的话，那么这恰恰将会给出最严厉的惩戒。他以所有可能的爱欲的关怀来待她，但如果她是自爱的话，那么他的方法恰恰会带来最深重的痛苦。

他很愿意，并且完全赞同我的计划。我在一家时装店找到我所寻找的东西，一个年轻的相当美丽的女孩，我许诺在她未来的时间里提供她的生活费用，条件是她参与协助我的计划。

他必须在公共场所与她一起露面，他必须按时拜访她，这样人们对于“他处在一种秘密的情欲关系之中”就不会有什么怀疑。为了这个目的，我为她安排了一个住处，是在一幢带有接通两条街的走廊的房子中，这样，他只需在每天晚上临近深夜时走进这房子沿走廊穿过，由此女佣们等等就可以为各种猜测给出确定，流言就进入了动态。在一切都搞定了之后，我还会作出安排确保那被爱的女孩对于他的新交往关系不会一无所知。这缝纫女[31]还是不错的；而另外，恰恰正因此，那被爱的女孩不至于有各种可能的嫉妒而会为“被选中的不是她自己而是一个这样的女孩”感到吃惊。如果那被爱的女孩是处在我望远镜的视野中，那么这个缝纫女无疑就会有所不同；但是，既然我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确定的了解，并且，既然我另外也不想对这年轻人留上一手，于是我选择了去按他的方法做。

缝纫女要被雇佣上一年；为了能够蒙骗那被爱的女孩，他与缝纫女的这种关系必须被保持这么长久。与此同时，他还得努力尽可能去突破自己的诗人存在。如果他成功了，那么一种 redintegratio in statum pristinum（拉丁语：最初状态的重建）就可能达成。另外同样极其重要的事情是，在这一年中，这年轻的女孩有了机会去努力使得自己出离这关系，他没有以一种对这一运作之后果的不确定的期望来赋予她荣誉。如果她在重复之瞬间来临时变得厌倦，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也没什么，他还是做出了很慷慨得体的行为。

以这种方式，一切都被安排到位。我已经把握住了绳线[32]，而我的灵魂绷得非常之紧，等待着观看结果如何。但是他却没有出场，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没有力量去实施这一计划。他的灵魂缺乏反讽的伸缩性。他没有力量去立出反讽的沉

默誓言，没有力量去信守它，而只有那能够沉默的人才会成为做得成事情的人。只有那真正能够爱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人；只有那能够赋予自己的爱任何表达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艺术家。他没有去开始着手做这事，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对的；因为他几乎不可能忍受探险的可怕，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有点担心了，因为他需要一个知己者。如果一个人知道怎样去保持沉默，那么他就会发现一个字母表，这字母表有着像通常可用的字母表一样多的字母，因而他能够在自己的黑话中表述出一切，这样，没有什么叹息可以是那么深沉以至于在这黑话中没有相应的笑，没有什么祈求可以是那么迫切以至于在这黑话中没有相应的实现要求的机智。对于他，会有一个瞬间来临，他会仿佛是丧失理智。然而这却只是一个片刻，尽管这一刻是可怕的。这就好像是一个人在晚上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之间发起的高烧，而到了一点钟时，这个人比任何时候更势如破竹地继续自己的工作。如果一个人忍受了这一疯狂，那么他无疑就会胜利。

然而，我坐在这里，泛泛地谈论这上面所谈及的这些事情，我之所以谈及这些，其实是为了呈示出这一点：回忆之爱恰恰使得一个人不幸。我的年轻朋友不懂得重复，他不相信重复，并且不是竭力地去想要这重复。他命中艰难的事情是，他真的爱那女孩，但是，为了真正地爱她，他首先就必须从他所陷入的诗意困惑中使自己解脱出来。他本来完全可以向那女孩作出这一表白；如果一个人想要对一个女孩说再见，这无疑是一种很正经的事情。但是他却不想这样。这种做法不对，这也是我完全同意他的。这样一来，他就割断了她“暂时存在于自身的命数之下”的可能性，避免了自己可能会成为她的愤慨之

对象，也避免了迅速逼来的恐惧：他或许永远也无法成功地去找回他所错过的东西了。

如果这年轻人曾相信重复，那么，从他身上将会冒出什么样的东西啊！那么，他将在生命中达成怎样的内在真挚性啊！

但是，我却在时间中进入了比我原本所想要达到的更远的地方。我的意图本来只是想要在这年轻人很明确地在极广泛的意义上是“回忆的唯一幸福爱情”的可悲骑士[33]的时候描述出那最初的一刻。读者也许会允许我再默想一下那一瞬间，他沉醉于回忆地走进我的房间的瞬间，他的心不断地在保罗·缪勒的那句诗[34]中“ging ihm über（德语：盈溢）[35]”的瞬间，他向我倾诉他不得不否定自己以便能够使自己不去整天坐在他所爱的情人家里的瞬间。那个夜晚，在我们分手的时候，他重复着那同样的诗句。要忘却那诗句，对于我总会是一种不可能，是的，与对这一瞬间的记忆相比，我甚至更容易删除那关于“他的消失”的回忆，正如那关于“他的消失”的消息为我带来的焦虑远不如这一处境给予我的焦虑。我原本的天性就是如此，在那隐约预感（Ahnelsen）的最初战栗中，我的灵魂在同一此刻（Nu）之中把所有后果都翻看了一遍，要让这些后果在现实中显现出来常常需要用上很长的时间。一个人永远也不会忘记隐约预感的集聚。我认为一个观察者就是应当有着这样的心灵结构，而如果他的心灵结构就是如此，那么他就也会承受极大的痛苦。这最初的一刻必定是震撼得他几乎晕厥，但在这一“变得苍白”之中，理念使得他受孕[36]，并且，从这一刻起，他就处在了与现实的发现关系之中。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这种女人性（Qvindelighed），也就是，“理念能够达成与他的正确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就是“受孕”，那么他就成不了一个

合格的观察者，因为如果一个人无法发现整体的东西，那么他就在根本上什么都发现不了。

那天晚上，在我们分手而他再一次因为我热心帮助他打发那对于他的不耐烦而言走得过于缓慢的时间而感谢我的时候，我暗自寻思，也许他有着足够的坦率，去把一切都告诉那年轻女孩，而如果那样的话，难道她会更深地爱他吗？他会这样做吗？如果他来问我的意见，那么我会劝他别这样做。我会对他说："在一开始让您自己保持僵冷，纯粹在爱欲的意义上说，这是最聪明的；除非您的灵魂严肃到了能够让您将思绪带进某种远远更高的东西中的程度。"如果他把一切告诉她，那么他就是在做出不明智的行为。

如果一个人有机会去观察年轻的女孩子们、去侦听她们的谈话，那么他肯定常常会听见这样的公式："张三是一个好人，但他太枯燥乏味了；相反李四，他是那么有趣有刺激。"每一次当我在一个小小的少女嘴中听见这些话语时，我总是会想："你应当羞愧；一个年轻女孩子这样说话，难道这岂不是可悲的事情吗？"如果一个男人在"那令人感兴趣的（Det Interessante[37]）"之中跑迷了路，这时，除了恰恰是一个女孩之外又有谁会来拯救他？她这样说话岂不也是在行罪吗？要么那相应者无法达成这个，这样，提出这要求就是不得体的；要么他能够达成，那么……，因为，一个年轻的女孩恰恰应当谨慎，千万别去把"那令人感兴趣的"引发出来；如果一个女孩偏偏要去引出"那令人感兴趣的"，那么，在理念的意义上看，她就总是失败；因为"那令人感兴趣的"永远也无法被重复；如果一个女孩不去这样做，那么她总是会战胜。

六年前，我去乡下作一次六十公里左右的旅行，停在一家

小酒馆吃午饭。我享用了一段舒适美味的午餐时间，情绪稍稍有点亢奋，当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孩在这一刻轻盈而柔美地走过窗户进入属于酒馆的院子的时候，我正好手中拿着一杯咖啡站着，我吸嗅着这咖啡的气味，我由此得出结论：她会走下来，进入花园。一个人感觉到年轻，——于是，我咽下我的咖啡，点燃一支雪茄，而在我的门被敲响并且——这年轻的女孩进来的时候，我正打算去追随命运的召唤与这女孩的踪迹。她友好地向我行屈膝礼，问我那在院子里停着的是不是我的马车、我是不是要去哥本哈根、我是不是允许她坐车同行。她以这样的方式来行事，这种谦逊但却本真的女性尊严的方式，这方式足以在同一个此刻让“那令人感兴趣的和刺激的”从我的视野消失。然而，在自己的马车里与一个女孩单独同行六十公里，有着自己的车夫和仆人，完全将她置于自己的力量影响之下，这比在花园里与一个女孩相会无疑要远远更有趣得多。另外，更不用说，我确信，甚至一个比我更轻率放纵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到诱惑。她用来将自己托付进我的影响范围的这种信任，比起一个女孩所具的所有机智和狡猾，是一种更好的防卫。我们坐车同行。她的旅行是安全的，甚至比与一个兄弟或者父亲同行更安全。我保持沉默和矜持，只有在她看来想要说一些什么的时候，我才会显得殷勤。我的车夫得到指令要迅速。在每个驿站都只用五分钟来休息和喂马。我下马车，我手持帽子问，她是否想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的仆人手持帽子站在后面。在我们接近首都的时候，我让车夫沿着一条边道绕行；我在那里下车，走四公里左右的路去哥本哈根，因为我不想让任何遭遇或者类似的事情打搅她。我从不曾打听她是谁、她住什么地方、使得她突然旅行的原因会是什么；但是，她对

于我一直是一种愉快的回忆，这一点是我不曾允许自己去亵渎的，——哪怕是因为某种无邪的好奇心而亵渎。

如果一个女孩想要“那令人感兴趣的”，那么她就成为一个捕获她自己的圈套。如果一个女孩不想要“那令人感兴趣的”，她相信重复。荣誉属于那本原如此的人，荣誉属于那随着时间而变得如此的人。

然而，我必须不断地重复这一点：我说所有这些，都是关联着“重复”的机缘在说。重复是我们要去发现的新范畴。如果一个人对现代哲学多少有所知并且对希腊哲学并非完全外行的话，那么，他就很容易看出，这一范畴恰恰解释了埃利亚学派与赫拉克利特之间的关系[38]，而其实这重复是那被人出于一种错误而称作是“中介（Mediation）[39]”的东西。这真是不可思议，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一个人可以从“中介”中弄出那么多风暴，并且，有那么多愚蠢的废话在这一名字之下享受着崇敬和荣耀。人们实在应当去努力反复思考“中介”，然后多少把一些东西归功于那些古希腊人。古希腊人对“存在”与“乌有”学说的论述，对于“瞬间”的论述，以及“那不存在的”等等[40]，对黑格尔说出了黑桃二[41]。“中介”是一个外国词，“重复”是一个很好的丹麦词，我因一个哲学 Terminus（拉丁语：概念、词、表达）而祝贺丹麦语言。“中介”是怎样出现的，它是不是两种环节的运动的结果，在怎样的意义上它在事前已经被包容在了这两者之中，或者，它是不是某种新冒出来的东西，而如果是那样的话，它是怎样出现的，——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时代里没有得到说明。在这方面，古希腊对 κινησις[42]（希腊语：运动、变化）这个概念（它对应于现代的“过渡[43]”范畴）的考虑在极大的程度上是值得我们去留意

的。“重复”的辩证法是很容易的；因为那被重复的东西曾存在，否则的话，它就无法被重复，而恰恰这“它曾存在”使得重复成为“那新的东西”。古希腊人说，所有认识都是回忆，那么他们就是在说，整个存在着的存在（Tilværelse）曾存在；而一个人说生活是一种重复，那么他就是在说：那曾经存在的存在现在进入存在。如果一个人没有“回忆”或者“重复”的范畴，那么整个生活就消释在一种空虚无物的喧嚣之中。回忆是异教的人生思考，重复是现代的人生思考；重复是形而上学之**兴趣**（Interesse）[44]；并且也是“形而上学在之上搁浅”的兴趣，重复是在每一种伦理观之中的密码口令，重复对于每一个教理上的问题都是 conditio sine qua non（拉丁语：不可或缺的条件）。

每一个人都按照这里就“重复”所说的东西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也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判断“我在这里并且以这种方式说这个”，因为我根据哈曼的[45]例子 mit mancherlei Zungen mich ausdrücke，und die Sprache der Sophisten，der Wortspiele，der Creter und Araber，Weißen und Mohren und Creolen rede，Critik，Mythologie，rebus und Grundsätze durch einander schwatze，und bald κατ´ανθρωπον[46] bald κατ´εξοχην[47] argumentire（夹有希腊语的德语：以许许多多不同的说法来表述我自己，并且用诡辩家的、文字游戏的、克利特人和阿拉伯人的、白人和摩尔人和克利奥尔人的语言来说话，把批评、神话、画谜和基本原理混淆在一起嘟囔，并且时而以凡人的方式时而以非凡的方式辩论）。如果前提条件是“我所说的不仅仅是谎言”，那么，把我的随想寄送给体系性的鉴定者[48]，这也许就是我最正确的做法，也许会有什么东西由此就产生出来，一个对体系的注

释——伟大的想法！这样，我就没有生活在徒劳中！

牵涉到“重复”对于事物所具的意义，那么我们可以说很多而无需自己去实施一次重复。那时乌杏教授[49]在“五月二十八日协会”作讲演，在讲演中有一个说法没有获得人们的认同，这时教授怎么办？这位在那时一向是果断而令人肃然的教授，他敲击着桌子说：我重复。这时他等着，他所说的东西通过重复而获胜。一些年之前，我听一个牧师在两个欢庆的场合作出完全相同的讲演。如果他所想的就是教授所认为的，那么，在第二次他登上布道坛时，他就必定会敲着坛桌说：我重复我上星期日已经讲过的东西。他没有这样做，并且让自己看上去若无其事。他的想法并非像乌杏教授的，谁知道，也许教授先生自己也不再认为重复自己的讲演对这讲演是一件好事。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女王讲了一个故事，所有宫廷人员都笑了，包括一个聋大臣，这时这大臣站起来，要求得到恩准也讲一个故事，然后他讲了同一个故事[50]。问题：他对“重复”的意义有着怎样的看法。如果一个学校里的教师说：我现在是第二次重复了，耶斯贝尔森应当坐定；这耶斯贝尔森获得了一个对重复的坐不定的一个评注，这样，“重复”的意义就是完全相反了。

不过，我不想继续停留在这样的一些例子上，相反我在下面稍稍谈论一下我为调查研究“重复”的可能和意义而作的探险旅行。我没有让任何人知道（就是说，以免各种可能的闲话会使得我失去进行实验的能力并且在另一方面厌烦于“重复”），我坐蒸汽船去斯特拉尔松德[51]，并且在去柏林的快车上找了一个位子坐下。关于哪一个位子在公共马车[52]上是最舒服的，在博学者们那里有着各种不同看法；我的 Ansicht（德语：

观点）是如此：这些位子全都很糟糕。上一次，我是坐在车厢中的最边上的向前的位子（对于一些人这个位子被看成是一个大奖），并且，以这样一种方式，三十六个小时与我的近亲们一同颠簸着，以至于在我到达汉堡时我不仅仅失去了理智，而且也失去了腿脚。我们六个人坐在马车里，在这三十六小时中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加工挤压成了一个身体，以至于我有了一种墨尔老乡们有过的想法[53]，在他们长久地坐在一起之后，无法认出自己的腿。至少为了尽可能使得一个小部分的身体上仍然保持有着一个小小的肢体，我选了一个在车厢外的开放位子。这是一个变化。然而一切还是重复着自身。马车夫吹起号子，我闭起眼睛，投身于绝望之中，就像我通常处在这样的场合时那样地想着：上帝知道你是不是能够忍受这旅行，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到达柏林，而如果你能够到柏林的话，你又是不是能够有可能再重新成为人，能够在隔绝的简朴中让自己获得解脱，或者，你是不是仍然保存着这样一种回忆：你是一个大身子上的肢体[54]。

我是到了柏林。我马上急着跑去我的老寄宿房[55]以便确定一次重复是不是可能。我敢向每一个有参与心的读者保证，上一次我成功地得到了柏林最安逸的公寓房之一，现在，在我看过更多公寓房之后，我敢更确定地担保这一点。香斯达尔马广场（Gensd'arme – Pladsen[56]）无疑是柏林最美丽的广场，das Schauspielhaus[57]（德语：戏剧院，戏剧馆），两座教堂[58]看起来很漂亮，尤其是从一个月光下的窗户里看过去[59]。我之所以出发旅行，主要是因为这方面的回忆。你在一个以煤气灯照明的房子里沿阶梯走到第二层，你打开一扇小小的门，你站在门口。在左边你有一扇玻璃门，通往一间最小的房间。你向前

走，你在一间前厅中。在前厅里面是两间完全一样的房间有着完全一样的家具摆设，以这样一种方式，你在镜子里看见房间成为双倍的空间。最里面的房间有着很有品味的灯光照明。一枝枝形大烛灯放在工作台上，工作台旁是一张优雅设计的、套有红色绒布的单人沙发。前一间房间没有灯照。这里，月亮的苍白光色与里面的房间里的强光混在一起。你坐向窗边的一张椅子，你向外观看那大广场，你看见许多擦过的影子匆匆滑过那些墙，一切都转变成一种舞台装饰。一个梦着的现实在灵魂的背景中破晓而出。你感觉到一种想要扯起一件斗篷裹上自身、带着侦查兵的目光留意于每一个声响潜身行走于墙下的愿望。你没有这样做，你只是看见一个重返青春的自己这样做。你抽着自己的雪茄；你重新回到里面的房间，你开始工作。已过午夜。你灭掉灯火，你点亮一枝夜烛。月光不加掺合地盖过烛光。单个的影子显得更暗，单个的步子需要很长时间才消失。天上无云的穹窿看上去是那么忧郁，仿佛沉思于梦中，仿佛世界的毁灭已经过去，天空不受干扰地沉湎于自身。你重新走出到前厅，进入小房间，你入睡——如果你属于那一类能够入睡的幸运者。

哦！但在这里没有什么重复是可能的。我的房东，那药剂师，**er hatte sich verändert**（德语：他变化了），是在一种强调的意义上，在这样的意义上，据我所知，在德语使用这个词的情况下，“改变了自己”被以一种类似于哥本哈根街上的个别人的使用方式来使用，——就是说：他结婚了。我想要祝贺他，但是，既然我既不能很好地运用德国语言去应付突发的紧急情况又不具备各种在这一场合直接可以用得上的用语，因而我只是将自己限制在肢体语言的运动中。我把手放在心上并且

看着他，而同时从我脸上可以明显地读出我的温情的参与。他和我握手。在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相互理解了之后，他把话题转为去证明婚姻的审美有效性。他非常出色地得到了成功，恰恰就像前一次他成功地证明了独身生活的完美那样。在我说德语的时候，我是世界上最随和的人。

我以前的房东却非常愿意为我服务，而我则非常愿意住在他那里；于是，我要了一个房间并且住进去。在我第一个晚上回到住处时，当我点亮了灯，我想：啊！啊！啊！这是重复吗？我完全失谐了，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得到了完全与白天相同的心情；因为命运非常奇怪地造作着，以至于我在那 allgemeine Buβ- und Bettag[60]（德语：普通忏悔祈祷日）到达柏林。柏林是沮丧的。无疑，人们不会以这些话来相互往眼睛里扔灰：memento o homo! quod cinis es et in cinerem revertaris[61]（拉丁语：记住，人，你是灰并且回归到灰）；而无论如何，整个城市站在灰尘中。一开始我以为这是政府的安排；但是后来我确信是风造成了这倒霉的环境，这风不对任何人有偏倚[62]，听随它自己的反复无常和恶习；因为在柏林至少是每两天会有一次“圣灰星期三”。然而这些却与我的计划关系不大。这一发现与“重复”关系不大；因为上一次我在柏林的时候，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想来是因为那时是冬天。

如果你舒适安逸地将自己安顿在自己的住处，如果你以这样一种方式有了一个固定点，从这个点你能够向外冲出去，一个安全的藏身处，你能够隐退到这藏身处，在孤独之中咀嚼你的猎物，这是我所乐意的，因为我就像某些猛兽，在有人看着的时候无法进食，——然后你去熟悉那些可能是城里的名胜的地方。如果你是一个 ex professo（拉丁语：因事务，因生意）的

旅行者、一个为嗅闻其他人曾嗅闻过的所有东西或者为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这些名胜的名字并作为回报把自己的名字写入旅行者们的大签名本的快信使，那么你就雇一个 Lohndiener[63]（德语：出租仆从）并且花四个格罗希[64]买下 das ganze Berlin（德语：整个柏林）。以这样的方法，你就成为一个没有偏倚的观察者，其陈述应当能够在每一篇警察笔录中都是可信的。相反，如果你在旅行中没有什么必须去完成的工作，那么，你就可以开始你想做的事情了，有时去看一下别人所不看的东西，忽略掉那最重要的，获取一些只对你自己有意义的印象。一个这样的无忧无虑的闲散者通常并不会有很多东西想要去告知别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那么他就很容易陷入“削弱好人们对于他的道德伦理观念本来会具备的各种好想法”的危险。如果一个人在外国旅行较长的一段时间却从不曾 auf der Eisenbahn[65]（德语：在铁路上，坐火车），那么他不会因此就被赶出每一个良好的社交圈子！那么，一个在伦敦而从不曾穿隧道[66]的人的情形又是如何！如果一个人来到罗马，爱上了这城市的一小部分——因为这部分成为他的喜悦的不竭来源，离开罗马而不曾去看任何一个名胜点，这个人的情形又是如何！柏林有三个剧院。那在歌剧院[67]里作为歌剧和芭蕾而演出的东西应当是 großartig（德语：辉煌杰出的）；那在戏剧馆[68]里演出的东西应当是有教育修养意义而不仅仅是娱乐性的[69]。我不知道。相反，我知道在柏林有一个剧院叫做皇城剧院（Königstädter Theatret[70]）。这个剧院是那些正式的旅行者们很少光顾的，尽管相对于那些更偏远的欢快娱乐场所（在那里一个丹麦旅行者会有机会让自己重新唤起关于拉斯·玛提森和克莱特[71]的回忆）而言还是要多一些访客——这也是有着其自身意味的。在我到达

斯特拉尔松德并且在报纸上读到"der Talismann[72]（德语：护身符）"将在这个剧院演出的时候，我的心情马上就好起来。关于它的回忆在我的灵魂中苏醒过来；我第一次在那里的时候，仿佛最初的印象只是我灵魂中的一个指向时间中很久远的往昔的回忆。

想来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年轻人，他有着某种想象却不曾觉得自己被戏剧的魔法迷住并希望自己被带进这人为的现实，以便使自己作为一个第二自身（Dobbeltgænger）[73]来看和听自己、在全可能的（al-mulige）变异中把自己从自身中分裂出来——但却仍以这样一种方式：每一个变异又还是他自己。自然，在一个人非常年轻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愿望会表述出自身。只有想象对于自身的关于人格的梦想是清醒的，所有其他东西还在沉睡着。在这样一种想象之自我观照中，个体不是一个现实的形象，而是一个影子，或者，更确切地说，那真正的形象是无形地在场的并且因此并不满足于只是投出一个影子，而个体则有着丰富多样的各种影子，所有这些影子都像他，并且在一时一刻之中有着同等的作为他自己的资格。人格尚未被发现，它的能量只是在可能性的激情之中预示出自身；因为在精神的生命中就像在许多植物的情形——心芽在最后出现。但这一"影子存在"却也要求着一种满足，并且，如果这一影子存在得不到时间去从头到尾生活过一遍，那么这对于一个人没有什么好处，而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个体搞错了而让自己从头到尾都生活在这影子存在之中，那么，这则是可悲或者可笑的。一个这样的人的对于"作一个现实的人"的要求就变得像对于不朽性的要求一样可疑，——那些人提出不朽性的要求，却根本无法自己在审判日亲自到场，而只是借助于一个善良意图、昼

夜决定、半小时计划等等的代理来让人代表自己。首要的事情是：每一样东西都在正确的时间里出现。一切在其青春中有着自己时间，那有过了自己的时间的事物，在之后又重获这时间；对于年长者，在自己的生活中有着某种往昔的东西，这同样是健康的，通过这些东西他能够笑，如同往昔的某种使得他流泪的东西。

如果你在山区，天长日久地听着风坚忍不变地演奏着同样的主题，也许你会忍不住想要在某个瞬间里从不完美中抽象出来，并且因此而为这一对于“人性自由的后果和可靠性”的比喻感到高兴。你也许并不会去想，这是一个瞬间，在这一瞬间里，风，这多年一直在这些山之间有着居所的风，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地来到这个区域，狂暴而毫无意义地闯进这些峡谷之间，向下进入山洞，一忽儿发出一声几乎使得它自己吃惊的尖叫，一忽儿一声它自己所要逃开的空洞的吼啸，一忽儿一声它自己不知道从哪里发出的哀号，一忽儿一声来自深渊之恐惧的叹息——如此深沉以至于风自己变得害怕而在一瞬间中怀疑自己是否敢住在这一区域，一忽儿一声抒情的快乐华尔兹，直到它在认识了自己的乐器之后将所有这些乐器都安置进这旋律——它所天天持续不变地演奏的旋律。以同样的方式，个体的可能性也是这样地迷失徘徊于它自身的可能性之中，一忽儿发现一种可能，一忽儿另一种。但是，个体的可能性不仅仅想要被听见，它不仅仅像风云的匆匆飞过，它也是构形的，因此它同时也想要被看见。因此它的每一个可能性都是一种有声的影子。隐形的个体既不相信各种宏大嘈杂的感情也不相信邪恶之狡诈的耳语，既不相信喜悦之至福欢叫也不相信悲哀之无限叹息；个体只想悲怆地看和听（请注意）它[74]自己。然而它却

并不想现实地听它自己。这不起作用。立时鸡就叫了[75]，黎明的影子飞走了，夜的声音暗哑了。如果它们继续，那么，我们就处在完全另一个领域——在那里这一切都在“责任”的令人惶恐不安的监督之下进行，那么，我们就趋近了“那魔性的”(det Dæmoniske)。于是，为了不去获得一个对于自己的“现实的自我”的印象，那隐形的个体要求外在环境轻浮而短暂，如同各种影子，如同言词的发声而没有回响的泡沫涌动。一个这样的外在环境是一种“恰恰因此而适合于隐形个体的 Schattenspiel（德语：剪影戏）”的舞台环境。在各种影子中——他从这些影子中发现自身而这些影子们的声音是他的声音，也许有着一个强盗头[76]。他必须在这个镜像中认出他自己，这个镜像：强盗的男性形象，他的迅速但却具有穿透性的目光，激情在他有着皱纹的脸上所留下的字迹，一切都必须在那里。他必定是埋伏在山道口，他必定是在倾听旅行者们的动静，他必定吹起哨子，众盗奔涌而出；他的声音必定压过喧闹；他必定是残酷的，让一切被砍倒而若无其事地转身离开，他必定对慌张惊恐的女孩有着骑士风度，等等，等等。我们都知道，一个强盗安家于阴沉的森林中。如果你想要把这个想象之英雄置于一个这样的场合中，以所有相应的服装道具来武装他，然后请求他只是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安宁，直到你已经离开他近二十公里之远，以便你能够在自己的倾情奔放之中放纵自己，——那么我想他会变得完全默无声息。他的情形可能会像一个在几年前让我荣幸地得享其文学隐秘的人的情形。那人来找我，抱怨说他在极大的程度上被丰富的想法淹没，以至于他不可能去用笔写下任何东西，因为他无法写得那么快；他请求我费神做一下他的文书帮他把他所说的话写下来。我马上感觉到这之中的麻烦

并且安慰他说，我写字能够快得和跑马相比，因为我只是写每个单词中一个字母，但却保证能够读出我所写的一切。我的服务愿望不知任何极限。我让人摆出一张大桌子，准备出好几张编了号码的大张的纸，这样我甚至无需把时间浪费在翻纸页上，摆出一打带柄的钢笔，拿笔蘸了墨水——，而那人这样开始自己的讲述：是啊！您看，高贵的先生，我所真正想要说的是……。在他结束了这一讲述之后，我为他朗读了一遍，而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曾让我做他的文书了。

那个强盗也许会觉得这衡量的尺度太大，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又太小。不，为他画出一个有着一棵树的舞台布景，在前面挂出一盏灯——这灯使得光照尤其特别，这个森林却还是比那现实的森林更大，比北美的原始森林更大，而他却能够用自己的嗓音来穿透它而无需让自己的嗓门变哑。这是想象力精妙的喜好，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把整个世界放在一个坚果壳里[77]，这坚果壳大于整个世界，但却不会大得让个体无法填满它。

这样的一种对于戏剧表演和倾诉的愿望决不会流露出任何对舞台艺术的呼唤。在有这样一种东西存在的地方，才能（Talentet）就马上显示为倾向于关注单个细节的能力，而即使是最风华正茂的才能也不具备一个这样的覆盖面。这愿望只是想象力的不成熟而已；因为，如果它的根本是在那想要“显现出自己的光辉”的虚荣和倾向中的话，那么这就是另一样东西了；这样一来，这一切就不会有什么比虚荣更深的根本了，很遗憾，虚荣作为一种根本也是够深的了。

尽管这一环节在个体的生命中消失了，在之后的更成熟的年岁里——到了灵魂集聚在了严肃之中的时候，它还是会被再造出来。是的，尽管对于一个个体来说，艺术也许达不到足够

的严肃，然而如果有机会的话，他还是会愿意回到最初的状态并且将这状态置于一种心境之中。他希望让自己受到喜剧性的影响，并且在与剧场中的表演发生关系时让自己具有喜剧创造力。因此，在悲剧、喜剧或者滑稽剧都恰恰因为它们的完美而无法让他得到快乐的同时，他就去看闹剧（Possen[78]）。同类现象也在其他领域里重复着。有时候你看见那更为成熟的个体人格，他将自身置于"现实"的坚定立足点上，不会真正地受到一幅幸运地画成的艺术油画的影响。相反，他会因为看一幅纽伦堡画[79]而被感动，这样的一幅画，就像那些已经很久无法在证券交易所[80]看见的一类。在之上你看见一道风景，总体地描画出一个乡间区域。这一抽象是无法以艺术手法来达成的。因此，这一切通过对立来达成，亦即，通过一种偶然的具体化[81]来达成。然而，我还是想问一下每一个人，他是不是由这一风景而得到一个总体上的乡村印象，他是不是自从孩提时代起就一直保留着这一范畴。自从孩提时代起。那时我们有着一些如此巨大的范畴，以至于我们几乎因这些范畴而昏晕，那时我们拿一张纸剪出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他们在总体上说是比亚当和夏娃间夫妻关系更严格的意义上的丈夫和妻子。一个风景画家，不管他是通过忠实的再现还是通过理想化的再创来追求达成实效，也许都打动不了那个体；但一幅这样的画面制造出一种不可描述的效果，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应当笑还是应当哭，而整个效果完全都是由观察者的心境决定的。想来没有什么人不曾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在这阶段中没有什么语言上的丰富、没有什么感叹下的激情对于他来说是够用的，因为没有任何表达、任何姿势是能够令他满意的，因为除了让自己蹦进最古怪的雀跃和筋斗之外没有什么能让他心满意足。也

许那同一个个体学着去跳舞，也许他常常看芭蕾并且赞叹舞者的艺术，也许会有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他不再为芭蕾所动，然而他却有着一些瞬间，他能够退回自己的房间里，完全放任自己，在“以一种如画的姿势单足站立”的行为中感觉到一种无法描述的幽默的慰藉，或者丝毫不去理会世界，或者以一个 Entrechat（法语：芭蕾舞中的击足跳，亦即，跃起双足腾空交叉数次）来决定一切。

闹剧上演于皇城剧院，并且，就好像是很自然的，在那里集聚起了一个参差悬殊极大的观众群，如果有人想要在心理病学的意义上考究阶层与气质的差异中的笑，那么他就不应当忽略“一出闹剧的演出”所提供的机会。顶楼观众厢和第二楼观众厢[82]里所发出的欢呼声和尖叫的笑声完全不同于有教养并带着批评眼光的观众们的掌声，它们是一种持续着的伴随者，如果没有它们，闹剧就无法演。通常闹剧运动于社会的低阶层，因此，顶楼观众厢和第二楼观众厢马上就能够认出自身的对象，他们的喧嚣和喝彩不是一种对单个艺术家的审美评判，而是他们自身好心情的纯粹抒情表露，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作为观众，而是想一同到那街上去，或者，不管舞台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想一同到那地方去。既然由于距离的缘故这不可能，那么他们就表现得像那种只得到许可在窗户中看一场发生在街上的集会的小孩子们一样。第一楼的观众和观众席里的观众[83]也被这闹剧震撼到笑声之中，尽管这笑声在本质上不同于上面所说的那种辛布里—条顿式民俗尖叫[84]；甚至在这一环境内部的笑之差异也有着无限的微妙区分，完全不同于在最佳喜剧上演时的情形。人们将之视作一种完美或者一种不完美，它就是如此。每一种更为一般的审美定性[85]都搁浅于闹剧，并

且，它从来就不能够在更有修养的观众群中达成心境上的“一式性”（Uniformitet）；因为，既然这之中的效果主要是依据于“自身作用（Selvvirksomhed）”和观众的创造力，那么，单个的个体人格就会在完全另一种意义上起着自己的作用，并且在自身的享受之中使自己从所有对于“传统地去景仰、去笑、去被感动等等”的各种审美义务性中解放出来。对于有文化修养的人来说，观赏闹剧就像是赌彩票，只是不会有赢钱的麻烦。但是，一种这样的不确定不是一般上剧院的观众们所想要的，因此他们就忽略或者自以为是地藐视闹剧，后者对于他们自己是最糟的。通常，一群真正的剧院观众有着某种局限的严肃，他们希望，或者至少是想要让自己以为，他们在剧院里变得高贵或者得到教育；他们希望是，或者至少是想要让自己以为是，他们获得了一次罕有的艺术享受；他们在读了剧场海报之后马上就希望预先知道这晚上事情会怎样发生。这样的一种一致性是人们在闹剧中所无法看见的；因为，同样的一场闹剧能够达成非常不同的印象，并且，这发生得那么奇特：那时有这样一次，它作出了最少的努力，正是这一次，它就被最佳地表演了出来。这样，你就不能去相信左邻右舍以及书报杂志所说的他们是不是得到了愉快的时刻。这种事情必须由个体的人自己来决定；如果某个剧评家还要为那些看一场闹剧的、得到了教育的剧院观众指定出一个规则概述[86]的话，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在这方面，任何 bon ton（法语：美丽的音调或色调）都是根本无法确立的。那种本来是使人感到安全的、戏剧与观众间的相互尊敬被取消了，在看一场闹剧的时候，一个人就进入最无法预料的心境，并且因此就永远也无法确定地知道，在戏剧里他的行为是否像一个体面的上层社会成员那样，哭笑都

恰到好处。一个人无法像一个有责任心的观众那样去景仰那要在剧中出现的精巧的人物刻画；因为闹剧的人物全都是根据抽象的“从总体看”的尺度来刻画的。处境、情节、台词，全都是依照这一尺度。因此，人们完全能够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由笑而变得忧伤。在闹剧中没有什么东西是通过反讽而得到的，一切都是天真烂漫，因此，观众作为单个的人完全是听任自身起作用的；因为，闹剧的天真烂漫是那么虚幻，以至于有教养的人不会使自己与之发生天真的关系；但是，在他的这一“使自己与闹剧发生关系”中有着一种极大的娱乐，这娱乐是他自己要去冒险体验的，如果他想要在左右两边或者在书刊杂志上寻找“他真正是获得了娱乐”的担保，那只会是徒劳。反过来，如果一个有教养的人同时也有着足够的逍遥敢让自己完全单独地娱乐、有着足够的自信而自知并且不去从他人的知识那里征求关于“他是否获得了娱乐”的意见，那么闹剧对于他也许就会有着一种完全独特的意义，因为这闹剧有时候通过抽象因素的广泛性、有时候通过那对于具体现实的应用而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打动他的特定心境。当然，只是为了让一切相对于心境起作用，他不会带着某种顽固不变的心境来看戏，相反，他会在心境之中使自己变得完美并且使自己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在这状态之中没有任何一种心境在场，但却有着一种所有心境的可能性。

在皇城剧院上演闹剧，在我看来是好极了。当然，我的看法完全是我私人的看法，我不想强求任何人接受我的看法，并且也请别人不要来强求我。如果一场闹剧要能够上演得完美地成功，那么，参演人员就必须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组成。参演人员之中必须包括两个，至多三个完全有决定性才干的演员，

或者更确切地说，多产的天才。这些天才必定是怪想之子，沉醉于笑，幽默之舞者，尽管他们在其他时候（甚至在一瞬间之前）完全就像其他人一样，但就在舞台监督的铃声打响的这一刻，他们就被改变了，就像品种高贵的阿拉伯马那样地开始喷鼻和喘息，它们张大的鼻孔见证着内心中的那种精神（Aanden）之焦躁，因为它们想要向前，想要在狂野中奔腾。他们并不是那类想得很多、对笑进行了考究的艺术家，他们更多地是一种自己投奔进笑之深渊的抒情诗人，在这一刻让这笑的火山般的力量将他们抛掷到舞台上。因此，他们并没有对“他们将做些什么”进行很多考虑，而是让瞬间和笑的自然力量来统治一切。他们有勇气去大胆地做出那种单个人只敢在单独的时候做的事情、那种发疯的人在所有人当场时做的事情、那种天才借助于天才之权威而知道该怎样去做的事情，确定于笑。他们知道，他们的欢快没有极限，他们内心中的喜剧资源不会枯竭，并且几乎在每一个瞬间里都使得他们自己感到意外；他们知道，他们有能力在整夜里让笑旺盛地持续而无需花费他们更多努力，——不多于我将之草草地写在纸上时所作的努力。

一场闹剧有着两个这样的天才，就足够了；三个是最大的数目，如果这闹剧是好的闹剧的话；因为，否则的话，效果就被减弱了，就像是一个人死于体力过剩。其他的参演人员无需是很有才能的演员，而假如他们也是有才能的话，甚至这都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其他的参演人员也无需根据“美”的规则来招募，他们最好是被偶然地召集起来的。所有其他的参演人员完全可以像邱多维基的一幅白描画[87]中建立出罗马国的那群人一样地是偶然的。甚至人们无需因为一些人有生理缺陷而排

斥他们；相反，这样的一种偶然性会起到极出色的作用。不管一个人是罗圈腿还是八字脚还是细长个还是身体有障碍的；简言之，一个在某种姿势上有欠缺的样本，这样的一个人完全可以被用在闹剧之中，而他所达成的效果可以是无法预测的。就是说，紧跟在“那理想的”之后的最接近者就是“那偶然的”。一个头脑机智的人[88]曾说过，我们可以把人类分成军官、侍女和扫烟囱的人。这一说法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机智，而且也是深刻的，如果要给出一个更好的分类的话，必须有极大的思辨才能才行。如果一种分类不是在一种理想的意义上涉及其所有对象，那么，从任何角度看，偶然的分类就是最可取的，因为它启动想象力。一个多少能够成立的分类无法满足理智，对于想象力来说一无是处，正因此它就完全应当被排除，尽管在日常的运用中它尽享殊荣，——因为一方面人类非常愚蠢、一方面人类又只有非常少的一点想象力。如果我们在一家剧院中看一场描述一个人的演出，那么，我们要么会要求一种在理想性之中绝对地得以完美化的具体创造物，要么就是要求“那偶然的”。各种不仅仅只是为娱乐而存在的戏剧，应当为观众给出前一类。然而，在这里，如果一个演员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有着引起人们好感的外表和一张戏剧的脸，一个动听的嗓音，那么人们就会感到很满意了。对于我，这些因素很难令我感到满意；因为他的表演 eo ipso（拉丁语：恰恰是因此）引起批评，而一旦有了批评，那么，“作为一个人”需要有一些什么元素，这个问题就不那么容易得到决定性的答案，而要满足一个人的要求也一样是不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一点，如果人们考虑到，那尤其擅长于知人和自知的苏格拉底“并不确定地知道他自己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比堤丰更为多变的动物”[89]，

那么人们无疑会同意我在这一点上的看法。相反，在闹剧中，次要的角色们是通过那种抽象范畴来起作用的：是在总体上，并且通过一种偶然的具体来达到这一点。这样一来，人们不会走得比现实更远。人们也不应当走得比现实更远；但是观众在喜剧性的状态中以谅解的态度看这一偶然性要求去作为理想性（它通过“走进舞台的艺术世界”[90]而提出这要求）。如果我们允许某些次要角色有例外的话，那么，这就得是那情妇的角色了。当然，她绝不是女艺术家，但是，在选择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她是讨人喜欢的，她的整个外表、她在舞台上的劳作是友好而有帮助的，她看上去令人舒服，就是说，她走来走去是令人感到舒服的。

皇城剧院的人员组合是差不多符合我的意愿的；如果我要有所反对的话，那么，我的批评会落在那些次要角色们身上；因为对贝克曼[91]和格罗贝克尔[92]我心服口服。贝克曼是一个关键性的天才，他能够在“那喜剧的”（det Comiske）之中纯粹抒情地海阔天空游刃有余，不是通过人物刻画、而是通过在心境中的热情沸腾来打造出自己的形象的。他不是在艺术之可比的意义上伟大，而是在个体人格之不可比的意义上令人景仰。他无需借助于任何交互作用、任何舞台效果和安排；恰恰因为他是处于心境之中，他就把一切都捎带上了；就在他身处极度嬉乐的同时，他自己就画出了比任何舞台画家所能画的更美的舞台布景来。巴格森就莎拉·尼科尔斯所说的[93]，说她“在身后带着一个乡村地区”撞进舞台，这在一种积极的意义上完全就是贝克曼的情形，只不过他是走进来的。在一场真正的艺术剧中我们很少看见一个演员真正能够走和站。然而我却看见很个别的一个；但是，贝克曼所能的是我在从前所不曾见的。他

不仅能够走，并且他还能够走着来。这“走着来”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并且，借助于这一天才表演，他也即兴地创造出了整个舞台环境。他不仅仅能够刻画出一个漫游的年轻手艺人[94]，他能够就像这样一个手艺人那样地走着来，并且以这样一种方式，使得我们能够体验到一切，从乡间大道上的尘土中看到微笑的村庄，听见这村庄沉寂的喧嚣，如果我们从铁匠铺那边转弯，就看见朝那边向下延伸向小池塘的小径，——在这里，我们看见贝克曼走着来，背上背着小包袱，手上拿着手杖，无忧无悔。他走着来，进入舞台，尾随他的是那些街头的男孩们，我们在舞台上没有看见后者。甚至吕格博士在《所罗门王和约尔根·哈特梅格尔》[95]中都无法达成这样的效果。是的，贝克曼先生对于一个剧院来说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节省；因为，如果我们有了他，那么我们就既不需要街头的男孩们也不需要舞台布景。不过，这一年轻的手艺人绝不是人物刻画，在他那在事实上是大手笔的轮廓里，人物刻画对于他来说是太随便了，他是一个隐姓埋名者，在这种隐姓埋名的状态中居住着“疯狂的喜剧”的魔鬼，这魔鬼很快就释放出自身，并且把一切扯进放荡不羁之中。在这个角度上，贝克曼的舞蹈是无以比拟的。他唱了自己的小曲，然后舞蹈开始了。贝克曼在这里所冒的风险是折断脖颈的风险；因为他也许不敢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在自己的舞蹈姿势中制造效果。他现在是完全出乎了他自身的控制之外。在他内部，笑的疯狂无法再被安置，不管是在形象方面还是在台词方面，在这种心境的传送之下，他只有像那个明希豪森[96]那样，抓住自己的脖颈欣然投身于疯狂的欢跃之中。如前面所说，一个单个的人能够认识到这之中的轻松是怎样的，但是，要在舞台上表演出来，这只有一个真正的天才才

能做得到；这之中要求天才所具的权威，否则的话，这演出就会变成一切中最令人反感的东西。

每一个粗俗的滑稽演员都应当有一个让人在演出中马上认出的声音，这样，他才能为自己开辟出自己的道路。贝克曼有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声音，在此，这一点自然不是等同于一个好嗓子。格罗贝克尔的声音更为粗糙，但是他在台景中的一句话达成与在鹿苑坡[97]上的三个喇叭声相同的效果；对于可笑的东西，人们很容易接受。在这方面我甚至觉得格罗贝克尔比贝克曼还要出色。在贝克曼那里，那根本上的东西是某种搞笑之中无法驯服的理智性，通过这种理智性他达到了疯狂；相反，格罗贝克尔则时而通过那感伤的和渴慕的元素来升入疯狂。我记得曾经见他在一场闹剧中演一个不动产管家，因为这管家对于不动产主人的忠实，并且因为他相信节庆安排对于美化不动产之主人家的生活的重要性，于是这管家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在为主人家意义重大的来临做好了准备之后，去拥有乡村的喜悦。一切都已经就绪，格罗贝克尔选择了演墨丘利[98]。他没有换掉自己作为管家所穿的服装，而只是在脚上装了翅膀并戴上了头盔，他以一只脚站立做出了一种油画中形象的姿势，正要开始对主人家作演说。格罗贝克尔无疑不是贝克曼那样的一个大抒情家，然而他与笑却也有着一种抒情性的理解。他有着一种偏于具体化的倾向，在这方面他常常表演出大师的东西，尤其是在冷面喜剧的方面；不过，他在整个闹剧中不是像贝克曼那一类的激发起骚动的因素。但他是天才，并且是闹剧天才。

你走进皇城剧院。你在第一层楼厅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因为相对而言那里人少一些；在你要看一场闹剧的时候，必须

坐得舒服，绝不要让自己被艺术重要性打扰，这艺术重要性使得许多人听任自己被塞进剧院看一场戏就好像这是一种极乐至福的事件。剧院里的空气也是相当干净的，既没有被一种感受艺术的观众的汗气渗透，也没有被一种为艺术而热情洋溢的观众的沼气感染。在第一层楼厅你能够相当肯定地为自己找到一个单独的包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敢向读者推荐 links（德语：左边）第五和第六号包厢，这样读者也能够从我所写的东西中获得信息方面的收获。在最后一排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位子，只适合于一个人，在那里你可以坐得无法比拟地舒服。这样你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包厢里，剧场是空的；乐队演奏一段序曲，音乐在大厅里回响，稍稍有点 unheimlich（德语：气氛怪诞的，令人忐忑叵测的），正因为场中的荒芜感。你不是作为旅行者而去剧院的，不是作为审美者和批评家，而是尽可能地作为乌有先生，并且因为你坐在那么舒服的好位子上（几乎就像在自己家的客厅里那样）而感到心满意足。乐队演奏完毕，幕布已经稍稍升起，这时另一个不听指挥手中的指挥棒而只追随一种内在驱动的乐队开始了，这第二个乐队，顶层楼座里的自然声音，已经预感到了贝克曼在舞台布景里。通常我是坐在非常后面的包厢里，因此我可以完全看不见第二层楼厅和顶层楼座，它们像鸭舌帽的帽舌那样在我的头顶上向前伸出。这样一来这一嘈杂声就更起到一种奇幻的作用。我所能看见的所有地方主要就是一大部分空虚，剧场的大空间对于我来说就变成了约拿[99]曾在之中坐过的海怪的肚子；顶层楼座的嘈杂就像海怪的 viscera（拉丁语：内脏）的运动。从顶层楼座开始演奏音乐的那一瞬间起，就再也不需要任何伴奏了；因为贝克曼启动这音乐而这音乐则又反过来启动贝克曼。

我无法忘怀的保姆，你这居住在流过我父亲的庄园的小溪里、并且哪怕只关心你自己的事情也总是在孩子的游戏里帮忙的瞬间即逝的仙女！你，我忠实的安慰者，你，在那么多年的时光流转中保留了自己的无邪的纯洁；你，在我已经变得苍老的同时你却不变老；你，宁静的仙女，我厌倦于人类、厌倦于我自己，这样我需要一个永恒来让自己歇息，忧伤地，这样我需要一个永恒来让自己遗忘，我呼叫你。人们拒绝我的东西，你不拒绝我；你不会像人们一样通过把永恒弄得像时间一样繁忙并且比时间更可怕来拒绝我。这样，我躺在你边上并且从我自身消失到我头上天空的巨大穹窿之中，并且，在你催人入眠的低语之中忘却我自己！你，我的更幸福的自我，你，居住在流过我父亲的庄园的小溪里，在那里我伸展开四肢地躺下，就好像我的形象是一根被抛掷在地上的行杖，但却在这忧伤的流水声中得到了拯救和解放，你这居住在小溪里瞬间即逝的生命！

这样，我躺在我的包厢里，就像一个沐浴者的衣裳那样被扔开，在笑和放纵和欢呼那不停地冲激过我的急流之中伸展开自己；除了剧院的空间我无法看见任何东西、除了嘈杂我无法听见任何东西，在这之中我居住着。只偶尔我站起来，看着贝克曼，并且尽可能地让自己笑到疲劳，以至于我又重新在疲惫之中让自己沉浸在涌流的大河的一侧。这本身已经是充满至福了，但我觉得还是缺乏些什么。这时我在那荒芜之中发现，我在我四周到处都看见一个形象，一个让我喜悦的形象，这喜悦高于星期五为鲁滨孙[100]带来的喜悦。在我正前方的一个包厢里的第三排坐着一个年轻女孩，被一对坐在第一排的年长先生和女士半遮蔽着。这年轻女孩肯定不是来剧院给人看的，正如在

这家剧院人们在总体上得免于那一类可憎的女性展览。她坐在第三排，她的衣着简单朴素，几乎是家常的便服。她没有被包裹在各种貂皮之中，而是包裹在一条大衣巾里，在这包裹之外，她谦卑的头部低垂着，就像在一棵铃兰的茎干上最高的铃铛从大叶子的包裹中垂出来。在我看了贝克曼并让笑震彻我整个身体之后，在我沉陷进了疲倦而听任欢呼和欣愉的激流将我卷走之后，我从这场沐浴之中出来回到我自身中，这时，我的眼睛寻找着她，她的形影以其友好的温和使得我的整个存在焕然一新。或者，在闹剧本身中爆发出一种更为悲喜激荡的感情的时候，这时，我看着她，她的在场使我投身于这感情，因为她坐在这一切之中，在孩童般的惊奇之中带着她沉寂的微笑静息于自身。她来这里，就像我一样，每天晚上都来。有时候我不禁会想，这事情如此，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但是，这样的想法也只成为各种心境去追寻她，然后，我会在一瞬间里觉得，她必定是一个这样的女孩，经历了很多痛苦，现在将自己紧紧地包裹在自己的大衣巾之中，不再想与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然后，她脸上的表情让我确定她是一个幸福的孩子，她把衣巾裹得这么紧，只是为了真正地感到心满意足。她丝毫不觉得有人在看她，更不会觉得我的眼睛在守望她；如果她有所感觉的话，那么这就会是一种冒犯她的罪过，最糟的还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种罪；因为在那里有着一种无邪，一种无意识，甚至最纯粹的想法都能够打扰这无邪。一个人自己不会发现这个，但是如果在这样的一种秘密隐藏着的时候，他善意的守护神在私下向他泄露，那么他就不是在强行冒犯它，因而不会使得自己的守护神伤心。如果，哪怕她只是稍稍感觉到我沉默的半迷恋的喜悦，那么一切就都被败坏掉了，没有什么能够作为补

偿，甚至以她的全部爱情都无法弥补。我知道离哥本哈根几公里的一个地方住着一个年轻女孩；我知道那个有许多大树和灌木掩映的大花园。我知道，在离那里不远的地方有着灌木丛生的斜坡，人们可以从那地方俯瞰这花园而自己则藏身于灌木之中。我从不曾把这个秘密告诉什么人，甚至我的车夫都不知道；因为我在稍稍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下车，向右而不是向左走，这样我就骗过了他。在我的灵魂失眠的时候，如果我看见我的床，那就比看见一台酷刑机更让我不安，比精神病人看见绑铐床还要更害怕，这时我就整夜行驶。凌晨我就躺在灌木深处无法被人看见的地方。在我的生命开始骚动的时候，在太阳睁开眼睛的时候，在飞鸟振翼展翅的时候，在狐狸从自己的洞中溜出来的时候，在农人站在自己的门前望向田野的时候，在挤奶女孩拿着自己的桶走向草地的时候，在收割机让镰刀发出响声并且在这一前戏（这是这一天和这一工作的副歌）中自得其乐的时候，——这时，那女孩也出现了。那能够睡觉的人是谁呵！那能够轻易地睡着的人是谁呵！对于他睡眠本身不会成为比白天的负担更为沉重的负担！那能够从自己的床上起身是谁呵，就仿佛在之上不曾有人休憩，以至于这床本身看上去就是凉的、安逸的并让人感到清爽的，就仿佛那睡者不曾置身于之上而只是屈身空悬之上以便把一切都摆置好！那能够这样死去的人是谁呵，这样地，甚至一个人临终的床在他被抬走的同一个顷刻间看上去都比任何床更吸引人，比起一个满心关怀的母亲掸床驱邪以便让孩子能够睡得更安全，这床更吸引人。这时，那年轻的女孩出现了，这时，她带着惊奇来回走动，（谁更惊奇，是这女孩还是那些树！）这时，她蹲下身子从灌木上摘下一些什么，这时，她稍稍来回蹦跳着，这时，她冥想

地站定。在所有这一切之中有着怎样奇妙的说服力呵！这时我的灵魂最终得到了憩息。幸福的女孩！如果在什么时候有一个男人赢得了你的爱情，你会不会将通过“为他成为一切”来使得他幸福，正如你通过“什么也没有为我做”而使我幸福一样。

“Der Talismann（德语：护身符）”要在皇城剧院上演；关于这方面的回忆在我的灵魂中醒来，一切都活生生地站在我眼前，就仿佛是和上次发生的事情一样。我赶紧到剧院。没有可让我单独坐的包厢，甚至在 links（德语：左边的）五号和六号都没有了位子。我不得不走向右边。在那里我碰上一些人，他们并不是很明确地知道，他们是应当使自己愉快还是使自己无聊，我们肯定是可以把这样的一些共处者看成是无聊乏味的。在场中几乎没有一个空包厢。那年轻的女孩是无法被找到了，否则的话就是，即使她在那里，我也无法认出她来，因为她和许多人在一起。贝克曼无法使得我笑。我忍了半小时，然后我离开剧场，并想着：重复是根本不存在的。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并非很年轻，并不是完全地对生活一无所知，远在我上一次到柏林的旅行之前，我就已经摆脱了基于不确定因素作假定的习惯。然而，我却相信，我在那个剧院中所获得的享受应当是属于持续型的一类，恰恰因为一个人必须学会让生活以各种方式来调整自己，而又能够在自己对生活有真正的感觉之前让自己适应得过来；而这生活则无疑也必定会更确定。难道生活要比一个破产者更不可靠吗！破产者毕竟还是偿付百分之五十或者三十，他多少还是偿付一些的。不管怎么说，你至少可以要求“那喜剧的”，难道连这个也无法得以重复吗？

我带着这些想法回家去了。我的书桌被摆在那里。那张天鹅绒沙发仍然存在着。但是，在我看见它的时候，我变得很恼火，以至于差点把它砸烂，尤其是因为房子里的所有人都睡了，没有人能来将它搬走。如果环境里的其他事物对应不上，光有一张天鹅绒沙发又有什么用，这无疑就像是一个裸体之人戴着一顶三角帽[101]。在我已经睡了而不再有任何理智的想法的时候，房间里那么亮，以至于我不断地在半梦半醒之中老看见这张天鹅绒沙发，直到我早上起床，真正严肃地去履行了我所决定的事情，把它扔到了一个没人看得见的角落里。

我的家对于我来说变得很阴沉，恰恰因为这是一种错误的重复，我的想法枯竭，就像一种坦塔罗斯式的[102]消遣，我所担忧的想象不断地被某种魔法转化为各种关于“这些想法在上一次是怎样冒出来”的回忆，这一回忆之稗把所有想法都扼杀在萌芽状态。我走出门，到一家糕点咖啡馆，上一次我来柏林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到这咖啡馆来享用它的饮料，如果按诗人的规定，这饮料就是“纯粹而温暖而强烈而不被滥用的[103]”，总是能够与被那诗人用来作比较的东西——“友谊”并肩站立；至少我很欣赏这里的咖啡。也许咖啡就像上一次一样地好，你几乎会这样认为，但是对于我，它的味道并非如此。太阳在对咖啡馆的窗户的张望之中燃烧，房间有着窒息感，大致上就像炖锅中的热气，完全好像是在蒸煮着；一阵穿堂风，就像一道狭窄的信风钻透一切，禁止我去想任何重复，尽管我本来是应当有机会去想它的。

晚上，我去一家饭馆，上一次我来柏林的时候，我常常到这家饭馆来，而也许是因为得助于习惯，我感觉还是不错。既然我每天晚上都来这里，我对这里的一切都熟悉得清清楚楚，

我知道，在那些昏昏欲睡的客人们离开那里的时候，他们是怎样向他们所离别的弟兄们说再见的，他们是不是在最里面的房间或者是最外面的房间里戴上帽子，或者是在他们拉开门的时候，或者是在他们走到了门外的时候。任何东西都逃不开我的注意力，就像地府女王普洛塞尔皮娜[104]那样，我从每个人的头上拔出一根头发，甚至秃顶都不放过。——完完全全是同样的东西，同样的笑话，同样的礼貌，同样的深表同情，房间是完完全全地同样的地方，——简言之，在同一个地方的同样的东西。所罗门说，一个女人的抱怨争执如同屋檐滴水[105]，不知道他对这一静物会说一些什么。在这里一种重复是可能的，真是可怕的想法。

接下来的夜晚我是在皇城剧院。唯一重复的事情就是一种重复的不可能性。菩提树下大道（Unter den Linden[106]）尘土多得令人难以忍受，任何一个想要混同在人群中并且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沐浴于人海的尝试都是以最大程度的失望告终。不管我怎样左拐右转，一切都是徒劳。上一次我来柏林，有一个小巧的舞蹈演员曾经以一种优美使我入迷，所谓跃跃欲试的优美，这次她已经跳跃出去了；上一次在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er-Thor[107]）外有一个盲人，我的竖琴演奏者（因为想来我是唯一的一个为他担忧的人）有了一件杂灰色的大衣，不再穿那件淡绿色的大衣了，本来的那件淡绿色的是我忧伤的思慕，他穿着就像一株垂泪柳[108]，现在他对于我来说是迷失了，但在普遍人性的意义上赢得了他应有的东西；看门人那受人钦慕的鼻子变得发灰；某某教授获得了一条合身得像军装一样的新裤子。

由于这情形重复了几天，我变得有点恼火，实在为重复感到丧气，乃至我决定再回哥本哈根。我的发现并非意义重大，

但却是奇特的；因为我发现了，重复根本不存在，并且通过“以各种方式重复了这一点”而确证了这一点。

我的希望在我家里。尤斯蒂努斯·科尔纳尔[109]在一段文字中说及一个厌倦了家的男人，他为自己的马配上了马鞍想要出游到辽阔的世界里。在他骑着马行走了一段路之后，马把他甩了下来。这一转折对于他成为一种决定性的转折；因为，在他转过身来上马的时候，他的目光再一次停留在了他将要离开的家，他看着，并且，看哪！家是那么美好，以至于他马上就返回。在我的家里，我相当确定，觉得一切都已为“重复”准备就绪。我一向就对任何剧变有着极大的不放心，是的，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我因此而痛恨任何可能的清洁工作，尤其是那种用肥皂洗地板的大扫除。我留下了最严格的指令，以便使得我保守的原则在我缺席的时候也被遵守着。然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的忠实仆人却有着另一种想法。他以为，如果在我离开之后他马上开始这一大扫除，那么在我回家的时候，无疑一切都可以结束，而他无疑可以是一个把事物安排得一丝不苟地到位的人。我到了，我按门铃，我的仆人开门。这是意义重大的一瞬间。我的仆人脸色苍白如死人，透过各房间半开的门我看见了那可怕的事情：所有一切都被翻动颠倒了。我僵住了。在慌张困惑中，他不知道他自己该怎么办；他不安的良心震动着他，并且，——他马上又把为我打开的门“砰”地关上。这太过分了，我伤心到了极点，我的原则崩溃了，我得作好最坏的打算，准备好了让自己就像格伦麦雅商务议员[110]那样地被看成一个鬼魂。我认识到，重复是不存在的，我早先的生活观大获全胜。

我觉得怎样的耻辱呵：在这个问题上我曾对那个年轻人那

样地唐突，而现在我自己却被推到了这同样的问题上，甚至我自己就仿佛是那个年轻人，仿佛我的宏大言论（我自己现在无论如何也不会去重复这些话）只是一场梦，我从这场梦里醒来，让生活没有休止而变幻莫测地**重新拿走**它所曾给出的一切，而不给出一个**重复**来。难道不是这样么，一个人的年龄越大，生活就越来越多地展示出其欺骗性；一个人越是变得聪明，一个人学会了越多的方式去适应变化，他就越是在生活中一团糟，他就得承受越多的苦恼！一个小孩子根本无法想办法去适应变化，但总是能够安然无恙地从中脱身。我还记得有一次在街上看见一个保姆推着一辆坐着两个小孩子的童车。其中的一个肯定不到一岁，完全睡着了，坐在车中根本不像一个活着的生命物。另一个是两岁左右的小女孩，胖乎乎的，带着袖套，活像一个小小的女士。她在车里向前挤，占据了至少三分之二的空间，而那更小的孩子则躺在她身边，就仿佛是一个小女士随身带在车里的小口袋。带着一种使人钦佩的自我中心状态，只要她能够获得足以让自己宽裕的空间位子，她对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人或者任何人的行为都不感兴趣。这时一辆大马车疾驶过来，很明显，这童车是处在危险状态之中，人们赶紧跑过去，保姆以一个急转弯把童车推到了一个大门口的地方；所有在场的人都担了一场惊吓，也包括我在内。在这全部过程之中，那小小女士则很平静地坐着，脸不改色地继续挖着自己的鼻子。也许她会这样想：所有这一切，这干我什么事，这是保姆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在一个成年人这里寻找这样的英雄气概，那只会是徒劳。

一个人的年龄越大，一个人关于生活的理智、对舒适事物的品味、欣赏的能力越是得到了高度的发展，简言之，一个人

越是有能力，他就越少地得到满足。满足，完全、绝对并且以所有方式的满足，这是一个人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的，稍稍满足则不值得去花功夫，那么还不如完全不满足更好。任何一个对这个问题有了深入思考的人无疑都会同意我的看法：对于一个人来说，以所有可思议的方式绝对地得到满足，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哪怕只是在他全部生命中的半个小时也不可能。无疑，我没有必要说，“得到彻底满足”所要求的不仅仅只是“衣食足”，而是更多。有一次，我几乎是接近了“得到彻底满足”。一天上午，我起床，并且感觉非同寻常地良好；这一良好感觉的状态在整个上午无可比拟地增长着，到了一点钟整，我感觉好到了极点并且预感到那昏眩的最大极限，这是无法以舒适之尺度来度量的，甚至无法以一种诗意的温度计来测量。身体失去了其地球重力，感觉就好像我没有身体，恰恰因为每一种功能都在享受着其全部满足，每一根神经都在为自身和整体而感到欣悦，而作为有机物的钟摆，每次脉动都只是提醒并宣示着瞬间的极乐快感。我的步伐是飘忽的，不是像飞鸟的那种切割空气离开大地的飞翔，而是像风飘逸在麦浪之上的波动，像大海满怀思念的摇摆，像云的梦游般的漂流。我的存在是透明性，如同大海深沉的底部，如同黑夜自足的沉默，如同正午独白般的宁静。每一个心境都带着旋律优美的和声在我的灵魂之中安息。每一个想法都向我奉献出自身，每一个想法都向我献出至福的庆典，最傻的突发奇想不亚于最丰富的想象。每一种印象都在其到来之前被预感到了，并且因此而在我内心中清醒着。整个生存就好像是爱上了我，一切都在与“我的存在”的宿命接触之中颤抖，一切都在我之中有着预示，一切都神秘地在我微观的至福之中泛出光辉，这至福让一切在它自身之中

获得光环，甚至那令人不舒服的东西、最令人厌烦的话语、令人厌恶的景象、最致命的冲突也是如此。在前面我说了，一点钟整我达到了最佳状态，我隐约感觉到那最高境界的东西，这时，突然有某种东西在我的一只眼睛里开始骚扰我，到底那是一根眼睫毛、一颗纤维团，还是一些灰尘，我吃不准，但是我知道，我在这同一瞬间里几乎是坠进了绝望的深渊，任何人，如果他曾经像我这样达到了那种高度，并且如果他在这高度上专心致志地考虑着这“绝对的满足到底是不是能够达到”的原则性问题，那么他会很容易地明白我所说的是什么。从那时起，我放弃了每一个“我能够在什么时候得到绝对的、在所有方面的满足”的希望，放弃了我曾经怀有的那种希望：“固然不是在所有时间、但却在某个单一的瞬间绝对满足，——哪怕这些瞬间的单位不会比莎士比亚所说[111]的‘一个小酒店主的算计技能足以算出它们的总和’更多”。

我在认识那年轻人之前所已经达到的就是这个。一旦我问我自己，或者一旦这样的一个问题冒出来：“哪怕只是半小时的完美满足有没有可能”，我也总是表示否认。就是在那时，我一次次想到“重复”这个观念，并且为之感到激动，而因此我再次成为我的原则热情的牺牲品；因为我完全确信，如果我不是带着这样一种“要去确认这观念”的意图去旅行的话，那么我会因为完全同样的东西而得到极大的愉快。我还是无法保持使自己停留在一般的事物之中，我还是无法让自己的衣着和别人一样，我要穿着直挺挺的靴子走路！不管是教会的还是世俗的发言人，不管是诗人还是非诗之人，不管是船长还是丧葬承办人，不管是英雄还是狗熊，岂不是都同意这一点：生活如激流[112]。不知人们怎么会获得这样一种愚蠢的想法，更愚蠢的是，

人们还想要将之弄成原则。我那年轻的朋友想着：让它过去，并且因此他相比“想要开始那重复”的情形而言要轻松得多。那样的话，他也许就会重新获得自己的爱人，就像民谣[113]中所唱的恋爱者一样，这恋爱者想要重复，就像剪去了头发嘴唇苍白的修女。他想要重复，因此，他得到重复，这重复杀了他。

Das Nönnlein kam gegangen
In einem schneeweißen Kleid;
Ihr Häärl war abgeschnitten,
Ihr rother Mund war bleich,

Der Knab, er setzt sich nieder,
Er saß auf einem Stein:
Er weint die hellen Thränen,
Brach ihm sein Herz entzweil *.

（德语：小修女走着来
身上衣服雪白，
她的头发被剪去，
她的朱唇苍白。

这男孩，他坐下，
他坐在一块石头上，

---

* （基尔克郭尔原注，德文，大致的意思是：参看赫尔德尔的民间歌曲，该书是由莱比锡的一家出版社出版的。）

Cfr. Herders Volkslieder, herausgegeben von Falk. Leipzig, 1825. 1ster B. p. 57

他痛哭，泪水闪光，

他两瓣心碎裂在胸膛。)

邮递马车喇叭[114]万岁！它是我的乐器，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因为人们永远也无法肯定地从这一乐器中引诱出同样的音调来；因为在邮车喇叭中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把它放到自己的嘴上并将自己的智慧灌进去，那么，他永远也无须为一种重复而负责，并且，如果一个人不作回答，而把邮车喇叭递给自己朋友去用，那么他什么也没有说，但却解释了一切。赞美邮递马车喇叭！就像那些古老的禁欲者[115]把一颗骷髅头放在桌上，对这骷髅的观照是他们的生命观，以同样的方式，我桌上邮车喇叭总是让我想起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邮递马车喇叭万岁！但是，这旅行所费的功夫并不值；因为要使自己确信“没有重复”，一个人根本不需要动一下身子。不需要，如果“凡事都是虚空”[116]并且流逝，那么一个人坐在自己的起居室，这样一个人还是旅行得比坐火车更快，尽管这人本身静坐着。一切都让我想起这个，我的仆人应当穿起邮递车夫的制服，而我自己，除非有一辆特别邮车来接我，我不想坐车去参加任何宴会。再见！再见！你，青春丰富的希望，为什么你如此匆匆疾走；你所追逐的东西，到最后还是不存在，你自己也同样如此！再见！你，男性的力量！为什么你如此剧烈地冲击大地，你所步入的是一个幻觉！再见，你，战无不胜的意向(Forsæt)，你固然是达到了你的目标，因为我们知道，你无法把这些业绩随身带着而不转身，你无法做到这个！再见！你，森林的美好，在我想要看你的时候，你凋谢了！流逝！你，奔流的大河！你是唯一真正知道你想要什么的；因为你只想奔

流，让你自己消失在永远无法填满的大海里！继续向前，你，生活之戏，谁都不将之称作喜剧，谁都不将之称作悲剧，因为没有人看到结局！在生活就像金钱一样无法再获取的地方，你，存在之戏，继续向前！为什么从来就没有任何人从死者们那里归来？因为生命不像死亡那样善于捕捉，因为生活不具备死亡所具的说服力。是的，死亡极其出色地说服着，只要人们不去反对它，而是让它主持话语，那么，它就马上在同一个时刻里将人们说服，这样，任何人都永远不会有反对的说词，也不会去渴求生命的雄辩。哦！死亡！你的说服力是强大的，除你之外没有谁能够像那个因其雄辩而获名 πεισιθανατος[117]（希腊语：佩西坦纳托斯——“说服人去死的人”）的人那样漂亮地演说，因为这个人以说服力的权柄谈论着你！

重复

一段时间过去了；我的仆人就像一个主妇般的夏娃，弥补了他先前所导致的事故。一种单调的秩序被带进了我的整个日常收支。一切无法移动的东西，都处在其特定位置，而一切能够移动的东西都按照其应有的轨迹运行：我起居室里的钟，我的仆人和我自己，——我是带着测量的步子在地板上来来回回地走。就是说，尽管我已经让自己确信，不存在任何重复，然而，这一点却总是确凿可靠的，一个人借助于坚定执着并且通过钝化自己的观察能力能够达成一种单调，这单调有着比各种最琢磨不定的消遣远远更为巨大的麻醉性力量，并且，还能够随着时间的流转而变得越来越强劲，就像一种魔咒。在对赫库兰尼姆和庞培的发掘中，人们发现，一切都处在其应在的位置，完全就像其各自的拥有者所遗留的那样；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么，那些考古学家们也许带着惊诧遇上一个带着测量的步子在地板上来来回回地走的人[118]。为了维持这一持续不

变的秩序，我用上了一切手段，在一些时候甚至像图密善皇帝[119]那样用苍蝇拍来武装自己跑来跑去，追击每一只革命的苍蝇。相反，三只苍蝇被保存了下来，它们在特定的时间嗡嗡地飞着穿过起居室。就这样，我就像我所以为的那样活着，忘却世界并且被忘却[120]，到了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我年轻朋友的信。然后，又有更多的信一封封地到来，一般总是有着大约一个月的间隔，但是，考虑到他所住的地方之远，我不敢因此确定。他自己对此则不想流露出任何信息，这当然可能是一种神秘化，因为他通过让时间间隔在将近五星期和只三星期零一天之间浮动而谨慎地达成这种神秘化。他不想通过一种通信交流来为我带来麻烦，并且，尽管我很愿意回信或者至少对他的信作出答复，他却不愿收到这样的信，——他只想倾诉。

从他的信中我可以看出我事先所知的事实：他，正如每一个天性忧郁的人，相当烦躁，并且，尽管有着这一烦躁，同时正因为这烦躁，他处于一种持续的自相矛盾之中。他希望我能够成为他的知心者，然而他却也不希望我成为他的知心者，实际上，我成为他的知心者的话，这会让他心烦意乱；他对于我所谓的优越感到安全，但这种优越又让他觉得不舒服；他向我倾诉衷肠，但他却不想要任何答复，事实上，他并不想见我；他要求我沉默，“依据所有神圣的东西”不能打破的沉默，但是在想到我有着这一沉默的力量的时候，他则仿佛变得暴怒。我是他的知心，这一点是任何人都不可以知道的，不管是谁，因此他自己不想知道，并且我不可以知道。为了解说这一对于双向心满意足的混淆，他很好地以一种礼貌的方式来暗示出：他其实是把我看成为神经病的。我真不知道该从哪里找到勇气来对这一解释上的大胆表述任何看法！无论如何，在我的想法

里，这进一步证明了指控的正确性，而同时在他眼中我的克制肯定恰恰就是冷漠和心智失调的新迹象，——无动于衷，甚至不为侮辱所动。一个人长年累月训导自己对人只具备客观理念上的关注，对每一个“理念在其身上处于运动”的人也尽可能地只具备这样的关注，现在，他所得到的就是这样的结果！我曾有一次试图帮一下他身上的理念，现在我收获到了酬报：我应当既是又不是“存在和乌有[121]”，完全如他所愿，并且，对于“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因此而帮他从矛盾中解脱出来”，他完全没有任何感激的意思。如果他自己想到，在这样的一种 **Zumuthung**（德语：苛求）之中，有着多么大的非直接认可，那么，他也许又会发火。作为他的知心，是一件比最难的事情更为艰难的事，他纯粹地忘记了这样的事实：我用一句话，比如说，请他别再与我通信，就可以最深刻地击中他的要害。不仅仅是那泄露出艾琉西斯秘密仪式中的各种神秘[122]的人受到惩罚，如果一个人因为不想让自己被接纳而侮辱了这一仪式，那么他也会受到惩罚。按照希腊作家的叙述，后一种情形是一个名叫德谟纳克斯的人[123]，不过他通过自己才华横溢的辩护得以全身而退。我的处境作为知心者则有着更多的麻烦；他因为有着自己的这些神秘而更为童贞；如果我做他最迫切地要求我去做的事情，——如果我沉默，他也同样地会生气。

然而，如果他以为我已经将他完全忘却了，那么他又看错了我。在他突然消失的时候，我真的害怕他会在绝望之中结束自己。通常这样的事情很难被长期地隐藏，因此，在我得不到任何他的音讯时，我做出判断，不管他躲在那里，他肯定是仍然活着。他所遗弃的那个女孩完全一无所知。某一天他突然不

见了，谁都没有他的消息。她进入痛楚的过程不是突然的；因为这种害怕的隐约感觉首先是渐渐地醒来的，痛楚首先是渐渐地察觉出自身的，这样一来，她温馨甜美地沉湎进一种梦幻的模糊性，陷入了对于“发生了什么”和“这会意味了什么”的混沌不清之中。对于我，这女孩是一种新的观察材料。我的朋友不属于那种擅长“去从被爱者身上榨取一切而后弃之”的人；正相反，在他消失的时候，她处于最令人向往的状态，健康、丰满，满载着来自他的诗意收获，得到了诗意幻觉之无价热忱的强有力的滋润。一个被遗弃的女孩处于这样的状态，这只会是一种极罕见的情形。在我几天之后看见她的时候，她仍然生机勃勃，就像一条刚被捕捉住的鱼；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这样的女孩肯定就会像是一条生活在水桶里的鱼那样饥饿憔悴。在良心上我很肯定，他肯定是活着，并且我很高兴他没有去抓取“诈死”这一绝望的手段。在爱情一方所喜欢的是“想要死于悲伤”或者“想要以一死来从一切之中解脱自己”的时候，在“那爱欲的”之中会有如此大的困惑；这真是不可思议。一个女孩根据自己庄严的表白会因为“自己的爱人是一个欺骗者”而想要死于哀伤。那么，看！他不是欺骗者，也许是有着比她所理解的还要好得多的意图。然而，在这时，他不能够决定去做那他本来在“时间之充实”[124]之中也许会去做的事情，只因为她曾有一次允许自己以明确的保证来使得他感到不安，因为她（如他所说）对他使用了一个雄辩的诡计，或者至少是说了一个女孩在任何时候都不该说的话，不管她这时相信他是一个欺骗者（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她应该是太骄傲），还是她仍然对他有着信心（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她应当认识到，她会可怕地看错了他）。“想要以一死来从一切之

中解脱自己”是一个人能够想得出的最糟的手段，并且包容了对这女孩伤害最大的侮辱。她以为他死了，她真诚正直地为死者哭泣和哀恸。当然，如果她在以后什么时候发现他还活着并且从不曾想过死亡，她必定会对自己的情感产生厌恶感。或者，如果她在另一次生命中开始有所怀疑，不是怀疑他是不是真死了，因为这是很明白的事情，而是怀疑，在他说这话的时候和在她哀伤的时候，他是不是死了。这样的一种处境会是一个末世启示作家[125]的任务，一个领会了自己的阿里斯托芬[126]（我是指那希腊的阿里斯托芬，而不是指那些在中世纪就像被指称为 doctores cerei[127]〔拉丁语：蜡博士〕的人们一样地被称作是阿里斯托芬的个别人）和自己的卢西安[128]的人。这混淆会持续很久；因为他死了，并且继续是死的。这时，这哀恸着的女孩会醒来，去在他们停止的地方开始，直到她发现这之中有一句小小的插句。

因为收到他的信，记忆在我的灵魂里活生生地醒来，并且，我决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摊开他的故事的。在我从信中读到关于我心智失调的并非不得体的解说，我马上就感受到，他现在展示了一种秘密，一种比最真挚的秘密更为真挚的秘密，并且，这一秘密被一种嫉妒监护着，这嫉妒有着不止一百只眼睛[129]。在我和他私下交往的时候，我马上就看出，在他开始滔滔不绝之前，他非常谨慎小心地用影射的方式说出他的看法：“我是古怪的”。哦，一个观察者对此必须有所准备。他必须懂得去向那坦白内心的人提供一种小小的保证。一个坦白内心的女孩总是要求一种肯定的保证，一个男子会要求一种否定的保证，之所以如此，根本是在于女性的自我奉献和谦卑以及男性的骄傲和任性顽固。怎样的安慰呵，这样一个人，你在

这个人那里寻求建议和解释，而这个人是心智失调的。这样你就无须觉得羞愧。很明显，与这样的一个人说话就像是与一棵树说话，“某种你只是出于好奇而去做的事情”，（如果有人要对此提问的话）。一个观察者必须知道让自己看上去很放松，否则的话，没有人愿意坦白自己；他首先必须要警惕别让自己在伦理上严厉或者把自己弄成是一个道德正确的人。这是一个堕落的人，人们说，他曾是同谋，有过前科，——ergo（拉丁语：所以），我完全可以向他交心，我是个比他好得多的人！于是，事情就这样了；除了这些人的意识的内容，我对他们一无所求。我掂量着，完全根据其重量，对于我没有什么太高的价格。

只需迅速地通读信件，事情对于我就很清楚了：他的爱情故事留下了比我所估计的程度远远更为深刻的印象。然而他必定对我隐瞒了一些心境；很明显，那时我也只不过是“古怪”，现在我是心智失调的，这是 was Andres（德语：某种完全是其他的东西）。如果事情是如此，那么对于他来说，除了做出一种宗教的运动之外他无路可走。这样，爱情把一个人推得越来越远。在这里，我不得不再次确认我所常确认的东西：“生活是无限地深奥的，它的统治力知道怎样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所有诗人 in uno（拉丁语：集于一人）所能够想得出的方式来进行谋划”。这个年轻人就是有着这样的心理结构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有着天分的秉赋，以至于我愿意打赌说，他没有被捕捉在情欲之爱的圈套之中。就是说，在这方面存在着例外，这些例外是无法被折叠进普通的事例格式之中的。他有着非常之多的精神力量，尤其是想象力。一旦他的创造力醒来，他就有着足够用于一生的，尤其是，如果他正确地领会自身并且将自己限定到带着精神的活动和想象力消遣的舒适温馨的家庭娱乐

之中的话，这是对于所有情欲之爱的最完美的补偿，并且绝不会导致情欲之爱的麻烦和灾难，并且与情欲之爱中的至福中最美丽的东西有着明确的相似之处。任何一个具备这样天性的人不需要女性爱情，对此我通常以这样的说法解释：他在前一次生命中自己曾是女人[130]并且保持了对此的回忆，既然现在他成为了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孩”对他只是一种打扰，他的任务总是被扭曲；因为他几乎也能够连带着进入她的 partes（拉丁语：角色）。这对于她和对于他自己都不是什么舒服的事情。在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天性非常忧郁的人。前一个事实使得他不会再进一步去亲近任何女孩，而后一个事实则确保他的安全，如果有任何机智的美丽女性觉得喜欢要追求他的话。一种有着同情风格的深刻的忧郁是并且继续是对于所有女性艺术的完全羞辱。如果一个女孩成功地吸引了他；在她已经欢庆了胜利的瞬间，他就会想到：通过将自己奉献给这些感情，你是不是在做错事对她犯罪？你对于她只会是麻烦，难道不是吗？这样，晚安，所有女性狡计！现在，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这位置被改变了，他走到了她的这一边，他尤其愿意看见她身上所有那些出色的东西，知道怎样去可能比她自己还要更好地展示出这些东西，比她可能会要求的还要更多地崇拜她；但是，她永远也无法更进一步地得到他。他持续地停留在一个爱情故事中，这是我从不曾想到的。但生活是狡诡的。那吸引住他的东西，根本不是这女孩的可爱，而是他对于自己因打扰她的生活而对她做错事的懊悔。他匆忙地接近她，他使自己确信：爱是无法被实现的，没有她的话，他会幸福，正如他本来就尤其会因为这一新的补充元素，“他中止于此”，而幸福；但是现在，他无法忘记，他做错了事，完全就好像“如果一件事无法被完

成，那么中止于此就是一种错”。如果他是自由自在的，如果问题是这样的：“这里就是这女孩，你会去接近他、你会去爱上她吗?”那么他会相当肯定地回答：绝不，我曾从这类事情的后果中得到教训，这样的教训是一个人所不会忘记的。然而这问题应当被这样提出，如果他不想欺骗自己的话。他仍然坚持认为，从人之常情说，他的爱情是无法实现的。于是，他达到了“那神奇的”的边界，因此，如果它要被实现，那么，它的实现就必须依据于“那荒缪的”。艰难性是他所根本不会去考虑的事情，或者，也许我机敏的头脑太善于创意！他是不是真的爱这女孩，或者，在这里她又是不是那仅仅打动他而已的机缘?无疑，如果纯粹从形式上考虑的话，他所专注的又一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执着迷恋”以及在执着迷恋之下发展着的内容，而仅仅是“回返”。如果她第二天就死去的话，那么，这事情就不会进一步打扰他，他不会真正感到一种丧失；因为他的本性处在安宁之中。那种因为与她的接触而被置于他心中的分裂，通过“他真正地回到了她那里”而得到了和解。于是再一次，这女孩不是现实，而是对于他心中的各种运动以及其刺激物的反思。这女孩的意义重大，他绝不会忘记她，但是她有着这意义，不是因为她自己的缘故，而是因为与他的关系。她简直就是他的本质的极限，但是一种这样的关系不是爱欲的。从宗教的意义上看，我们只能说，这就好像是，上帝本身使用这个女孩来捕捉住他，而这女孩本身则不是什么现实，而是像那些被人们安置在钩子上的草蜻蛉。我完全很清楚，他根本是对这个女孩完全一无所知的，尽管他曾与她有关联并且她自那时起无疑从不曾出离过他的思想。她是这女孩，然后，句号；具体地说，她是不是这个或者那个，特定的绝美尤物，

特定的可爱宝贝，特定的忠贞性，特定的祭坛上的爱——一个人因为这爱而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翻天覆地[131]，这是他绝不去考虑的东西。如果他想要说明，怎样的喜悦、怎样的恩典是他真正在一场真正的爱欲关系中所期待的，那么，他也许不会说出任何一句话来。在同一瞬间，他达成了他所真正专注的东西：他能够兑现自己的荣誉和骄傲，这是可能做到的！仿佛去抵挡这样的孩子气的焦虑并非也是一种荣誉和骄傲的事情！也许他甚至想要扭曲他自己的人格，但是，他只要能够报复生活，这生活通过使得他变得有辜（不管他是多么无辜）、通过在那个瞬间使得他与现实的关系对于他变得毫无意义以至于他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每一个真正的爱人都在他身上看见一个欺骗者而来嘲弄他；只要他能够报复这生活，这一切都不算什么。要去承担这个，难道不是一个任务！然而，也许我并非是完全地明白他，也许他隐瞒了什么，也许他是真正地爱着。那么，故事的结局无疑就是，他在什么时候会因为向我倾诉这最神圣的事而杀了我。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观察者”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工作。然而，我却希望，我只是因为心理学上的兴趣而能够让那女孩消失一瞬间，让他有这样的错觉，觉得她结婚了，我敢打赌，我将获得另一个解释；因为他的同感之心是那样地犹豫，以至于我相信他出于对女孩的好心而欺骗自己让自己以为自己是爱她的。

他就停留在了这个麻烦上，这个麻烦不多不少就是那“重复”。他既不在希腊哲学也不在现代哲学里寻找对此的解释，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因为那些希腊人作出相反的运动，在这里，一个希腊人会选择去回忆，他的良心不会让他麻烦；现代哲学不作任何运动，它在通常只是扬而弃之[132]，而如果它作出

一次运动的话，这运动也总是处于“内在（Immanentsen）[133]”之中，而相反“重复”则是并且继续是一种“超越（Transcendents）[134]”。幸运的是，他没有到我这里来寻求解释；因为我放弃了我所经营的理论。重复对于我也是太过超越的。我能够环航于我自己；但是我无法出离我自己，这一阿基米德点[135]是我所无法发现的。幸亏我的朋友并没有去任何世界闻名的哲学家或者 professor publicus ordinarius（拉丁语：正常公共教授）那里去寻找解释；他求教于一个曾拥有整个世界之美好但却在后来从生活中退隐的私家思想者，换一句话说，他在《约伯记》中寻找皈依所。约伯并不出现在布道坛上借助于安全的身体姿势来认定自己的句子的真实，而是坐在壁炉前用碎陶片刮着自己[136]，一边随意地说出片言只语，一边并不停下自己手中的活。他认为他找到了他所寻找的东西，在他看来，在这一小小的由约伯和妻子以及三个朋友构成的圈子里，这真相比在一种希腊的会饮[137]中的真相更为神圣、更为欢悦和更为真实。

尽管他还是会寻求我的指教，这却是徒劳的。我无法作出一种宗教性的运动，这是我的天性所反对的。然而我却不因此而拒绝这之中的实在性，也不拒绝承认一个人从这年轻人身上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如果这年轻人成功了的话，那么他就从所有在与我的关系中的令他心烦的东西中解脱出去。只是我无法否认，我对这件事考虑得越多，我就越是重新对那女孩有怀疑：她以某种方式是允许了自己想要去在他的忧郁中俘获他。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不想处在她的位置上。那样的话会一塌糊涂。对于这样的行为，生活总是会对这样的行为作出最严厉的报复的。

8月15日

我沉默的同知者！

您现在突然收到一封这样的信，无疑，发信人对于您来说早已死去并且等于就是一个被遗忘了的人，或者说，早已被忘记并且等于是死去了的人，这也许会使您觉得诧异。当然，我不敢去想象更大的诧异。我想象，您简直会马上就取出我的故事并且说：对，他就是那个有着不幸恋爱的人，我们上次是在哪里终结的？哦，哦，是的，这些就是征兆了。您的镇静真的是好厉害！在我这样想的时候，我怒气冲头，然而我却无法让自己解脱出来；您以一种古怪的力量吸引住我。与您谈话有着某种无法描述的缓痛和健益的效果；因为这就像一个人与自己或者与一种观念在说话。于是，在一个人倾诉了衷肠并且在这一倾诉之中得到了抚慰之后，突然看见您不变的面部表情，并且思量着：这个人站在你面前，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你和他交谈了，这时，一个人就感到非常害怕。我的上帝，关系到自己的悲恸，悲恸者总是有点过于自爱。他不会向所有人交心，他要求沉默。于是一个人在您这里可以对这沉默有着足够的肯定。然而，如果一个人真正因为这一点而得到确定，他就又会变得恐惧；因为您的这一沉默，比坟墓更寂然的沉默，它也许拥有着许多类似的 Deposita（拉丁语：储藏）。对任何东西您都有所知，毫不含糊，能够在下一秒拿出另一个秘密来，并且在您所停下的地方接着开始。这时他就后悔自己曾向您倾诉秘

密。我的上帝！对自己的悲恸，悲恸者总是有点过于自爱。他想要让那个他倾诉秘密的人感觉到这秘密的全部分量和意义。您不会辜负一个人的期待；因为您比这个人自己更清楚地明白那最细微的色调差异。在接下来的一瞬间，我对这种以这样一种方式属于“对一切都有所知、没有什么是新的或者陌生的”的优越性感到绝望。如果我是所有人之上的独裁者的话，那么，愿上帝帮助您吧！我会把您和我一同关在一个笼子中，您必须是只属于我的。而这样一来，我则也许让我自己准备好面对最令人头痛的恐惧，因为要天天面对您。您有着魔性的力量，这力量诱使一个人去冒一切风险，去想要他本来所不具备、他本来所不去欲求的各种力量，只要您看着他，使得他看上去就仿佛是他所不是的人，只是为了购得这一认可的微笑——这微笑是一种不可描述的酬报。我很愿意整天看着您，并且整夜听您讲，而当我要去作出行为的时候，任何东西都无法让我在您面前有所行为。您能够用一句话来搅浑一切。我没有勇气直接面对着您来坦白我的弱点；如果我什么时候曾这样做，那么我就成为所有人中最懦弱的人，因为这让我看来就是，我丧失了一切。以这样一种方式，您以一种无法描述的力量吸引住了我，而这同样的力量让我不安；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我钦佩您，然而有时我还是觉得，好像您是心智失调。或者这样说，难道这不是一种类型的心智失调，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把每一种激情、每一种心灵感动、每一种心境都置于反思的冷酷管制之下！难道这不是心智失调，这样地有规范，只是观念而不是人，不像我们其他人，柔屈和让步，已丧失和正在丧失自己！难道这不是心智失调，以这样一种方式，总是清醒着、总是有意识的、从不昏黯和梦幻！——在这一瞬

间我不敢看您，然而我却不能没有您。因此我给您写信，并且请您不要麻烦自己给我写回信。为安全起见，我的信不包含有地址。这样的方式是我所想要的，于是给您写信是好的，于是我很安全，并且欣悦，——因为您。

您的计划是非常出色的，简直是无可比拟。在一些个别的瞬间，我还能够像一个孩子一样去抓取英雄的形象，——有一次您在我钦佩的目光前举起这一英雄形象，并解释说：这是我的未来，这英雄形象会使得我自己去成为一个 Heros（希腊语：英雄），如果我有力量去扮演这角色的话。那时，这形象带着所有幻觉的力量将我牵入一种完美的幻想迷醉之中。就这样，为一个单个的女孩子的缘故而终结自己的全部生命！把自己弄成一个坏蛋、一个骗子，仅仅只是为了展示出，你爱他有多深，因为你不会为一种无足轻重而牺牲自己的荣誉！为自己烙上耻辱的印痕、暴弃自己的生命！让自己去作出复仇的行为，并且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人类的空洞闲话所会做的方式来完成这行为！以这样的方式，作一个英雄，不是世界眼中的，而是在其自身自在的，没有能力作出任何呼吁去反对人类，而是活生生地被监禁在自己的人格之中，在自身中拥有自己的见证、自己的审判者、自己的指控者，并且是自在的唯一者！为诸多思想的错综纠缠而放弃自己将来的生命！——一个人迈出了这样的一步，以一种方式，从人之常情上看，一个人迈出了这样一步就放弃了理智，而在一个人迈出了这样的一步之后，其后的必然结果就是这种思想的纠缠。为一个女孩子的缘故而做出所有这些！如果这重新来过，那么，正如您所说的，去给予一个女孩最骑士风度和最爱欲性的恭维，这恭维超越了任何其他恭维，甚至最奇异的历险伟绩都无法与之相比，恰恰因为一个人

只用上他自己。这一表述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然，这不是带着多愁善感的狂想激情而被说出的，（设想一下：您和狂想激情！）这话是被带着镇静而冷漠的理智性说出的，仿佛您仅仅只是为了这件事而钻研了所有骑士小说。在爱欲范畴里的一个“发现”所具的意义，对于我来说，就相当于“发现一种新的范畴”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所具的意义。

然而，不幸的是，我不是一个这样的艺术家，能够有力量去作出一种这样的表演，或者说，忍耐；幸运的是，我只在偏僻的地方看见您，并且很少看见您。如果我有您在我的身边，如果您坐在房间里，哪怕是在一个角落，阅读着什么，写着什么，做一些不相关的事情，并且仍然，（对此我太了解了），仍然留意着一切，如果那样的话，（我想），我也许已经开始去作这表演了。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就会是很可怕的。或者，难道这不可怕吗，一天又一天，带着冷漠的平静去用魔法把自己所爱的人哄进谎言之中！设想一下，假如她把握住了她所能够用得上的手段——那些女性的祈求辞；设想一下，假如她噙着眼泪求我，用我的荣誉、我的良心、我的至福、我在生与死之中的安宁、我在今生和彼世的安宁来祈请我！只要想到这个，我就浑身战栗。

我不曾忘记您所投出的那特定的眼神，因为我在当时根本不敢有所反驳，而仅仅只是被完全地迷幻住了。“在一个女孩使用这些手段时，如果她被判定是对的，那么一个人就会让这些手段在自己身上起作用，甚至更进一步，一个人会帮助她去使用它们。相对于一个女孩，一个人会有足够的骑士风度，不仅仅是作为他自己，而且也是代表她作为 Actor（拉丁语：指控者）。如果她被判定是不对的，那么这就没有任何意味，一

个人就听任它们成为过去。”这是真的，绝对、完全地真的，但是我没有这样的理智性。“一个人常常在人的怯懦和勇气中遇到这样的矛盾，多么傻的矛盾呵。一个人害怕见到可怕的事情，但一个人却有勇气去做这样的事情。您离开了这女孩；这是可怕的事情。您有勇气去这样做；但是，要去看她苍白憔悴、数她的泪滴、见证她的灾难，您却没有勇气。然而，相对于另一件事，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您知道，您想要的是什么，为什么和怎样，那么，您就应当看、您就应当尊重考虑每一个论据，不要因为希望您的想象力比现实更迟钝而让您自己偷偷地躲开什么。如果您偷偷躲开，那么您就也是在欺骗您自己；因为，如果什么时候到了这样的一刻，您要想象她的灾难，您生动的想象力就会以完全另一种方式站立起来，完全不同于在您看见了这灾难、帮助她去做出一切尽可能使您不安和惊怖的事情时的情形。”这是真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但这真相是那么冷酷，那么符合逻辑，就仿佛世界是死的。它无法说服我，它无法打动我。我承认，我现在是软弱的，我以前是软弱的，我永远也不会以那样的方式变得坚强或者无所惧。考虑一下这所有的一切吧，想象您处于我的地位，但不要忘记，要想象您真正地像我爱她这么深地爱她。我当然是确信，您胜利了，您达到了目标，您战胜了所有恐怖，您将她迷惑在您的 Falsum（拉丁语：欺骗，作假）之中。发生的将是什么？最幸运的事情就是，在紧张的努力成为过去的同一瞬间，您的头发变白，您的灵魂在一小时之后失去气息，但是假如这最幸运的事情不发生，那么，就像您的计划所指向的，这一 Falsum（欺骗）不得不被继续下去。您会成功，对此我是确信的。您不怕会失去理智吗？您不怕会在一种人们称作是“对人类的蔑视”

的可怕激情中迷失吗？以这样一种方式去判定自己的正确、去让自己忠实，但却做出一种仿佛自己是一个坏蛋的外表，然后在自己的欺骗之中嘲弄所有那老是在泛滥着的可悲事实，但也讥嘲着世上的更美好的事物！想象一下，一个人的头脑要能够去忍受这样的东西！难道您不觉得有必要常常在夜里起身喝一杯凉水或者坐在自己的床边清理自己的东西！设想一下，假如我这样开始，要继续下去是不可能的。我选择了另一种方法，悄然地离开哥本哈根而跑到斯德哥尔摩去。根据您的计划，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本应公开地离开。设想一下，她站在税楼[138]附近，这让我战栗。想象一下，在所有机械开始运作的这一时刻，我一眼看见她。我相信我失去了理智。我不怀疑，如果是您的话，您肯定会有保持镇静的力量。如果有这样的必要，如果您希望看见她在税楼附近出现，您肯定会带着那裁缝女一起旅行。如果有这样的必要，您不仅会买通一个女孩，而且，为了帮助你所爱的女孩，您还会诱惑一个女孩，真的去诱惑，蹂躏摧残，如果有这个必要。但是，设想一下，您突然在夜里醒来，不再认识您自己，将您自己混淆于那被您用于您的虔诚欺骗的形象。因为，我不得不承认，您肯定是不这样认为的：一个人应当轻率地去开始做出这样的事情；是啊，您甚至不经意地说起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不是因为这女孩子自己的缘故的话，不管是她太没有头脑而无法察觉同情的残迹，还是她过于自爱而让这迹象被遗漏掉，这一方法决不可能会是绝对地必要的。但恰恰这一点上，——难道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瞬间：她将会明白什么是她本来所该做的事、会对“她没去做这事”的各种后果感到绝望（这些后果与其说是渊源于她的坚忍，倒不如说是渊源于那另一方的全部人格）。难道她所经历

的不是与我所经历的相同的吗？她根本想不到，做梦都不会想到，她所启动的是怎样的一些力量、她所摆弄的是一些怎样的激情，这样一来，尽管她是无辜的，她还是有辜于一切，一切全都有她的过失。这是不是对她过于苛刻？如果我在这方面要做一些什么的话，那么，我宁可去争吵，发怒，而不是这一沉默的客观的谴责。

不！不！不！我过去无法这样做，我现在无法这样做，我不会去这样做，不管是什么都无法使我去这样做。不！不！不！我会对这些字符绝望，它们冷冷地站着，肩并肩像闲散的浪荡子，这一个“不”不会比另一个“不”说出更多。您应当听我心中的激情为它们变换音阶。但愿我能够站在您身边，但愿我能够以我最后的一个“不”来摆脱您，就像唐璜摆脱司令官，那司令官的手不会比您用来使我无法抗拒地失魂落魄的理智性更冷[139]。然而，如果我站在您面前的话，我无疑不会说出比一个“不”更多的东西；因为在我继续说下去之前，您已经用冷然的回答打断了我：是的！是的！

我所做的是非常普通和笨拙的事情。尽管笑我吧。一个游泳者习惯于从一艘船的桅杆上跳下去并且在他到达水面之前翻好几个筋斗，如果他要求另一个人也像他这样做，而这另一个人则是走到梯子上，首先伸出一条腿去，然后另一条腿，然后才让自己扑通一下跳进水里，——于是，哦，于是我不需要去知道那第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有一天，我让自己跑开，什么话都没有对她说，我登上一艘去斯德哥尔摩的蒸汽船，跑掉了，躲避开所有人。愿诸天中的上帝帮她去找出一个解说吧！您不曾见到过她么，——这女孩，我永远也不会提及她的名字，我不是能够写下她的名字的人，因为如果我要写的话，我的手会

被恐怖震颤。您看见了她么？她苍白憔悴吗，或者也许死了，她伤心吗，她是不是想出了一个能够为她带来安慰的解释，她的步履仍然轻盈吗，或者她的头是不是低垂着，她的身影是不是烦乱的？仁慈的上帝，我的想象力能够为我提供一切。她的嘴唇苍白吗，这两片嘴唇是我所赞美的，尽管我只允许自己去吻她的手。她是不是疲乏而处于沉思的状态，她，就像孩子一样地充满了至福的她！给我写信，我祈求您。不，不要给我写信，我不想从您这里得到任何信件，不想听见任何关于她的消息，我什么也不相信，一个人也不相信，也不相信她自己。哪怕她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哪怕她比任何时候都兴致勃勃；我不会高兴，我不相信她，我想，那是一个用来嘲弄或者安慰我的欺骗。您看见了她吗？不，我希望您不曾允许自己去看她，不曾允许自己在我的爱情故事中插上一手。如果让我知道了的话！在一个女孩变得不幸的时候，所有这些饥饿的妖魔鬼怪都涌过来，想要以此来息止他们的心理学的饥渴或者写小说。但愿我敢冲出来，并且，至少是阻止这些大苍蝇叮上我的果实，对于我来说，这果实比任何东西都要甜，更精美，看上去比一只桃子处在自己最幸福瞬间被以最华贵的方式置于丝绒之上更为温馨。

现在我干什么？我从头开始，然后，我回过头来从最后的结果开始。我避开每一个外在的关于这整体的回忆，这时，我的灵魂日日夜夜，不管是清醒时还是在梦中，不停地全神贯注于此。我绝不提及她的名字，并且，我感谢我的命运，因为一个误解，我得到了一个假名字。一个名字，我的名字，——事实上它是属于她的。我真希望我能够摆脱掉它。我自己的名字足以让我会想到一切，整个生活让我觉得只包含有对这一过去

的提示。在我离开前的一天，我读到《地址报》[140]："因为改变主意，16阿椄[141]重黑丝绸衣料低价卖出"。最初的主意会是什么呢，也许是一套婚礼服！我能不能因为改变主意而在报纸上也出售掉我的名字。如果一个强大的精灵从我这里拿走我的名字，然后，重新拿给我，以不朽的荣耀来使之辉煌，我会把它扔掉，扔得远远的，我会祈求最无足轻重的、最无谓的名字，祈求像一个蓝衣男孩[142]那样地被称作14号。一个并非我的名字的名字对于我又有什么用，即使一个荣耀的名字是我的，它对我又有什么用；

因为与情欲之爱出自少女胸腔的叹息相比

名望所带来的奉承之声又算什么?[143]

我现在能做些什么呢？白天我如同是在梦游而晚上则辗转不眠。我勤奋而努力，家庭生活和家务劳作的典范。我手指湿润，我脚踩踏板，我停下转轮、启动纺锤，——我纺织着。但是，到了夜晚，在我要收起纺车的时候，什么也没有，而我所纺出的东西都去了哪里，只有我的猫知道[144]。我不停不息而机灵巧捷，不知厌倦，但是一切都去了哪里；那脚踩泥炭的人向我表演奇迹。简言之，如果您想要领会，如果您要想象我这得不到结果的作为，那么，去在精神的意义上用诗人的话理解一下我的各种想法，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一切了：

Die Wolken treiben hin und her,
Sie sind so matt, sie sind so schwer;
Da stürzen rauschend sie herab,
Der Schoos der Erde wird ihr Grab.[145]

（德语：云朵们各处飘泊，

它们那么累，它们那么沉重；
于是它们疾坠而落，
大地的怀抱成为它们的坟冢。)

当然，我不需要再向您说更多，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其实是需要您，有您在那里我才能够说更多，才能够理智而清晰地表达出我蹒跚摸索着的思想只能疯狂地让人领会的东西。

如果我想要完全地向你叙述一切的话，那么我的信就会是无限地冗长的，至少像一个糟糕的年度一样长，并且长得就像各种被人如此说及的时间：它们毫不令我舒服[146]。不过我还是有着这样的优势，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中止，这就如同我在任何一个瞬间都能够剪断我所纺出的线。上帝保佑。相信生活的人无疑是得到了保证，他达成一切，正如那在祈祷的时候把一顶没有顶的帽子举在脸前的人同样确定地隐藏起自己的感情。

我的先生，我有幸等等诸如此类

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
我仍然继续是

您的
挚爱的无名朋友

9月19日

我沉默的同知者！

约伯！约伯！哦！约伯！除了这些美丽的词句之外，你真的不说别的话：赏赐的是主，收取的也是主，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147]？你不说更多？在你的艰难之中难道你只是不断地重复这些话？为什么你沉默七天七夜[148]，在你的灵魂之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在整个生活坍塌向你并且就像破瓦罐的碎片那样散落在你周围的时候，难道你马上有那超人的自制力，难道你马上有爱的解说、信任和信仰的磊落坦然？对那哀伤着的人，你的门是不是也关着，难道除了世俗的智能通过讲解上一段关于生活之完美的说教所能够蹩脚地提供的那点东西之外，他在你这里就无法期待别的缓痛的抚慰吗？难道你不知道要说更多别的，难道除了这种由受指命的安慰者们对单个的人所分派的话语之外你就不敢说更多别的，难道你就只能说这些由受指命的安慰者们就像拘泥的仪式师们一样地为单个的人规定出话语，——在紧急的时刻适当地要说的话是："赏赐的是主，收取的也是主，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既不多也不少，就像人们对打喷嚏的人说"祝你健康！"一样！不，你这个在你鼎盛的日子曾是受压迫者的剑、老人的拐杖和沮丧者的支柱[149]的人，你不让人们失望，在一切都爆裂成碎片的时候，这时你就是苦难者的嘴、落魄者的呼喊、焦虑者的尖叫，你就是对所有沉默于苦恼中的人的抚慰、所有能够停留在一颗心灵之中的苦

难和创伤的忠实见证，你就是一个敢于抱怨“灵魂愁苦[150]”并与上帝相争的可靠发言人[151]。为什么要隐藏这个？那侵吞寡妇孤儿并骗取他们的遗产的人有祸了[152]！而那通过给出发泄和“与上帝相争[153]”来狡猾地从哀痛者那里骗取悲哀的暂时安慰的人也有祸了！或者，是不是也许在我们时代对神的敬畏如此之巨大，以至于那哀恸者不再需要那种在往昔日子里曾是习俗的东西了？是不是也许人们不敢抱怨上帝？那么，是对上帝的敬畏变得更具大了，还是畏惧和怯懦？在当今，人们认为，“悲哀”的真正表达、“激情”的绝望语言必定是诗人们的任务，他们就像低级法院的律师那样在人性的同情之法庭上为苦难者的案子作辩护。没有人敢去做更多。所以，说吧，令人难忘的约伯！重复你所说的一切，你这强有力的代言人，像一头咆哮的狮子一样无所畏惧地出现在至高者的法庭上！在你的讲演中有着精义，在你的心中有着对神的敬畏，哪怕是在你抱怨的时候、在你向着你的那些“像强盗一样地跳出来以他们的说辞来袭击你”的朋友们为你的绝望作辩护的时候，哪怕是在你被你的那些朋友激怒而将他们的智慧践踏成碎片、而蔑视他们为主的辩护（就仿佛这辩护是一个老朽的宫廷仆役或者一个政治精明的政府官员的可怜小聪明）的时候。你是我所需要的，一个知道去高声抱怨以至于让这怨声震彻诸天的人（而在诸天之上上帝和撒旦谈论着[154]制定出各种针对一个人的计划）。抱怨，主不怕抱怨，他当然能够为自己辩护；但是，抱怨是人的本分，如果没有人敢抱怨，那么主又怎么能够为自己辩护呢？说吧，提高你的声音，高声说吧，上帝无疑能够更高声地说话，无论如何，他有着雷声，——但是，雷声也是一种回答，一种解释，可靠的、真实的、本原的，一声来自上帝自身的回

答，即使它粉碎一个人，它也比各种由人的智慧所发明的、由老妇和阉人传播的关于“管理者之公正”的城市闲话和流言要华丽得多。

我难忘的恩人，饱受苦难困扰的约伯！如果我敢让自己加入到你的同类之中，我就得听你说。不要推开我，我不会诡诈地站在你的壁炉前，我的泪水不是假的，尽管我做不到更多而仅仅只能和你一同哭泣。正如喜悦者寻求喜悦、参与进喜悦之中，尽管最令他喜悦的东西是那居留在他内心之中的喜悦，同样，悲哀者也这样地寻求悲哀。我不曾拥有过世界，不曾有过七个儿子三个女儿[155]，但是，一个只拥有一点点东西的人其实也能够失去一切，一个失去了自己所爱的人的人其实也和失去了儿子女儿们的人一样，一个失去了荣誉和骄傲并且因此也失去了生命力量和意义的人其实也和那被毒疮打击[156]的人一样。

您的

挚爱的无名朋友

10月11日

我沉默的同知者！

我的生命被送到了极端上；生活令我厌恶，没有盐分和意义，它是平淡无味的。即使我比皮耶罗[157]更饿，我也还是不愿意吃下人类所给出的解释。一个人把手指插进泥土，以便嗅出自己是在什么样的国土上，我把手指插进生活，——它什么气味也没有。我在哪里？这意味了什么：世界？这个词意味了什么？是谁把我骗进了这一切并且让我现在站在这里的？我是谁？我是怎样进入世界的；为什么没有人来问过我，为什么没有人用习俗和规章来让我知道，而是把我插进队列，就仿佛我是被从灵魂贩子那里买来的？我是怎样被卷入这一被人称作是“现实”的巨大企业的？为什么我要被卷入？这到底是不是一件自由的事情？如果我是被迫卷入的话，那么决定人又在哪里呢？我有话要说。难道没有决定人吗？我的抱怨要向谁去说呢？总之生活是一场辩论，我能不能祈求也把我的意见带进去一起考虑？如果人们要实事求是地看生活，难道最佳方案不就是去知道这生活本来是怎么一回事么？这又意味了什么呢：一个欺骗者？西塞罗[158]不是说吗，人们通过问 cui bono[159]（拉丁语：对谁有利）来整出一个这样的欺骗者来？我让每一个人问，并且问每一个人：我去使得我自己和一个女孩不幸，难道我从之中得到什么好处吗。辜，它意味了什么？它是巫术吗？难道人们不是很确定知道一个人是怎样变得有辜的吗？难道没

有人来回答吗？对于所有参与者，难道这问题不是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吗？

我的理智保持沉默，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失去了这理智，不是吗？在这一个瞬间我疲乏厌倦甚至仿佛是死于麻木，在下一个瞬间我勃然大怒并绝望地从世界的一头跑到另一头以求找到一个我能够让自己去对峙并宣泄怒气的人。我的本质中的全部内容自相矛盾地尖叫着。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怎么会变成有辜的？或者，难道我是无辜的吗？那么，为什么所有语言都将我称作是有辜的呢？人的语言是怎样一种蹩脚的发明啊，它所说着的是这一样东西，而它的意义所指则是那另一样东西。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发生在我身上，难道这一切不是一个事件吗？我能不能够在事先知道我的整个本质将经历一场变化、我将成为另一个人？也许是那幽暗地深藏在我灵魂中的东西爆发了出来？但是如果它是幽暗地隐藏着的话，我又怎么能够在事先预见到它呢？然而，如果我无法在事先预见到它，那么我就是无辜的了。如果我有了神经衰弱，那么我岂不也会是有辜的？那被人称作是“语言”的人际间交流表述是怎样的蹩脚黑话呵，只有小圈子里的人才会明白！各种不会说话的东西，它们从来不谈论这一类事物，岂不是更聪明？——难道我是不忠诚的？如果她继续不断地爱我并且永不再爱任何别人，那么她就是对我忠诚。如果我继续不断地只是想要爱她，难道我这样就是不忠诚？我们俩所做的其实就是同样的事情，我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欺骗者了呢？是因为我通过欺骗来展示我的忠诚吗？为什么她就是对的，我就是不对的？我们俩都是忠诚的，为什么在人的语言里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说她是忠诚的而我是一个欺骗者？

哪怕整个世界站在那里反对我，哪怕所有的经院哲学家都要来和我辩论，哪怕这牵涉到我的生命，我还依然是对的。没有人可以来剥夺我的这一点，即使我可以用来说出这一点的语言不存在，也仍然如此。我做得很对。我的情欲之爱无法被表达在一场婚姻之中。如果我这样做，她就被碾碎了。也许这可能性对于她有着诱惑力。我对此无奈，这可能性对于我也有着诱惑力。在现实出场的同一瞬间，一切就都失去了，于是就太迟了。那种“她在之中有着其意义”的现实对于我只成为一种阴影，一种总是在我的真正的精神现实的一旁跑着的阴影，它有时会让我发笑，有时则打扰地插手进我的生存。这会终结于这样的情形：我摸索着想要抓住她，就好像是我在抓一个影子，或者就好像我伸出手探向一个影子。那么，她的生活岂不是被荒废了？这样一来，对于我，她就仿佛死了一般，甚至她能够在我的灵魂中唤起一种诱惑，希望她是死了。于是，如果我恰恰是在“我要让她成为现实”的瞬间里碾碎她、让她挥发，而不是，像在另一种情形之下所做的，把她保存在一种真实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却又使人恐惧的现实之中，——那又会怎样？那样的话，语言就会说，我是有辜的；因为我本应预见到这一点。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权力呵，它要从我这里剥夺掉我的荣誉和我的骄傲，并且是以一种如此毫无意义的方式来进行这剥夺？我是被放弃了的吗？难道不管我做什么，甚至是在我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我也应该是有辜的并且应该是一个欺骗者吗？

或者，也许我是疯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最好就是把我关起来，因为人的怯懦尤其畏惧疯人或者将死之人的各种解

释。这是什么意思：疯狂的？如果想要去享受公民式的尊重、想要被看成是聪明的，我该怎么做？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我给出一种合符理智的悬赏，如果有人发明出一个新词的话！我已经提出了各种其他的可能性。有谁能聪明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知道比两种还要多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他不知道更多，那么这样的说法就无疑是胡说：我是疯狂的、不忠诚的并且是一个欺骗者，而那女孩则是忠诚的、理智的并且备受人众尊敬的。或者，因为我把前者做得尽可能漂亮，所以我就该为此而受责备？那实在是多谢了！在我看见了她因为被爱而获得的喜悦时，我把我自己和所有她所指向的东西都置于了情欲之爱的魔力之下。难道我能够这样做就是一种辜，或者，我这样做了就是一种辜？除了她自己和那第三个“谁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以其打击来触动我并改变我”的东西之外，这一切又会是谁之辜？不管怎样，我所做的事情，如果是换成别人的话，人们就会赞美。

或者，这就是对于“我成为诗人”的补偿？我谢绝一切补偿，我要求我的正当权利，亦即，我的荣誉。我不曾要求去成为诗人，也不想以这样的代价购买这身份。

或者，如果我是有辜的，那么我就必定能够为我的辜而悔，并且对之进行弥补。告诉我怎么做。也许我是不是还应当顺便也为这样的事实而悔：世界允许自己像“小孩子玩弄一只金龟子”一样地玩弄我？

或者，也许这样是最好的：去忘掉这一切？去忘却，只是如果我忘掉这个的话，那么我就停止了存在，或者说，这会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呵，如果我和我的爱人在一起丧失了荣誉和骄傲，并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丧失：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发生

的，因此我就永远也无法重新得到！难道我就该以这样的方式让自己被推出去，那么，为什么我那时被推了进来，我可从不曾要求过啊？

哪怕那只有面包和水的囚徒也比我情况更好。按人之常情说，我的这些看法是那可想象得出的最糟的营养，然而我却还是从此中感觉到一种满足：以这样一种方式在我的所有微观之中表现得尽可能地宏观。

我不和人们谈话，但是为了不中断与他们的沟通，并且也为了不给予他们为钱的唠叨，我收集了一些诗句、精言、箴言、短句格言，出自那些不朽的、在任何时候都备受崇敬的希腊罗马作家。在这一选集之中我加了不少出自那部由怀斯孤儿院特许出版的《巴勒的教学书》[160]中的极佳引言。如果有人问我任何事情，那么我有着我现成的回答。我在对经典著作的引用方面完全和佩尔・蒂恩[161]一样，并且另外还引用了《巴勒的教学书》。"即使我们达到了所有可向往的荣誉，我们仍然不应当让我们自己陷进骄傲与自负[162]"。于是，我没有欺骗任何人。世上有多少人总是只说一个真相或者一句好意见。"在世界的名下通常包括了天和地，以及所有在之中的一切。"[163]

如果我想要说什么的话，这又有什么用，没有人明白我；我的痛楚和苦难是无名的，正如我自己是无名的，这样的一个人，尽管没有名字，但也许他对于您总是成为某样东西，并且无论如何，继续是

您的挚爱的

11月15日

我沉默的同知者！

如果我没有约伯的话！要描述和分辨出他对我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以及这意义有怎样的丰富多样性，是不可能的。我读他，不像人们读其他书那样用眼睛，我简直就仿佛是把这书放在了我的心里，并且用心之眼睛来读它，在一种 clairvoyance（法语：明目性，洞察力）之中以最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这个“单个的人”。就像小孩子把教学书放在自己的头下以便在早上醒来时确定自己不曾忘记自己的作业，我在晚上也是这样地把书带上床。他的每一句话对于我悲惨的灵魂都是衣食和良药。有时他的一句话把我从我的惰性之中唤醒，于是我警醒进新的不安，有时这话语把毫无结果的怒气置于我的内在，使得那可怕的东西终结于激情之哑然的恶心。您真的读过约伯吗？阅读它，一遍又一遍地去读它。我简直就不忍心在一封给您的信中写下哪怕只一声疾呼，尽管我在我不断重新抄写所有他所说的话时乐在其中，有时是用丹麦花体字母，有时是用拉丁字母，有时用一种格式，有时用另一种。每一次这样的抄写都像一付“上帝之手”药贴[164]贴在我病痛的心上。像在约伯的身上，上帝之手又落在什么人的身上！但是引用他的话，——这我做不到。这就相当于我在说我自己的想法，这就相当于我在别人在场的时候把他的话弄成是我的。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则会这样做，我吮取一切；但一旦有人在场，我于是很清楚地

知道，在老人们说话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该做些什么。

在整部《旧约》之中，没有任何形象像约伯那样让人带着人之常情的信任和坦白和信心去接近，恰恰因为在他那里一切都是那么富有人情味，因为他站在趋近于诗歌的一个 confinium（拉丁语：边缘区域）上。在世上任何别的地方，痛楚之激情都不曾有过一个这样的表述。菲罗克忒忒斯[165]及其恸哭算是什么，它们只能停留在大地上，却无法惊骇诸神。菲罗克忒忒斯的处境算是什么，如果我们将之与约伯的处境作比较，——在约伯那里，理念不断地处在运动之中。

请原谅我，我叙述一切，不管怎么说，您是我的知心人，并且您不能够回答。如果有什么人知道这个的话，那么我就会变得不可描述地焦虑惶恐。在夜里，我会让我屋子里的灯通宵亮着，整所房子在灯光中映着。于是，我起身，高声朗读，几乎是叫喊着，他的某一句话语。或者，我打开我的窗户，并向外面的世界呼叫他的话语。如果约伯是一个诗意人物，如果在世上不曾有人这样说过话，那么我就把他的话弄成是我的，自己担负起这一责任。我无法做更多；因为，又有谁具备像约伯这样的雄辩或者有能力去把他所说的话改说得更好呢。

尽管我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这书，书中的每一句话对于我仍然是新鲜的。每次我进入其中，它就本原地诞生在我的灵魂之中，或者在我的灵魂之中变得本原。就像一个酗酒者，我一点一点地吮吸下所有激情的陶醉，直到我通过这一缓慢的啜饮变得几乎失去知觉地酩酊而醉。另一方面，我又带着无法描述的不耐烦急切地接受它。在他的疾呼之中出现的半句话，于是我的灵魂马上匆匆奔进他的想法；比那被投出的探深绳寻找大海的底部更快、比闪电寻找导体更快，我的灵魂马上就抢跑

进去并且停留在那里。

在别的时候，我更为平静。这时我不阅读，这时我坐着，像一堆老废墟那样半沉陷着，并且静观一切。这时，我就仿佛是一个小孩子，一个在客厅里到处走动不知忙些什么的小孩子，或者，一个拿着自己的玩具坐在角落里的小孩子。这时，我会有很古怪的感觉。我搞不明白，是什么东西使得那些年长者情绪激荡，我弄不懂，他们所争执的是什么，但我却又忍不住会听下去。这时，我以为那使得约伯承受下所有哀伤的是一些坏人，那在这一刻坐在那里对他咆哮的是他的朋友们。这时，我大声哭泣，一种对于世界和生命和人类和一切的恐惧碾压着我的灵魂。

这时，我醒来，并且又开始竭尽全力用尽全心地高声读他。这时，我突然发不出声；我再也听不见什么、看不见什么，我只是在阴暗的轮廓中隐约地感觉到那坐在壁炉前的约伯，以及他的朋友们；但没有人说一句话[166]，然而在这一沉默中隐藏了所有恐怖，就像一个没有人敢提及的秘密。

这时沉默被打破，约伯饱受痛苦煎熬的灵魂在一声巨喊之中爆发了出来[167]。我明白这些，我把这些话弄成是我自己的话。在同一瞬间，我感觉到矛盾，这时我对自己微笑，如同人们对一个穿上自己的父亲的衣服的小孩子微笑。或者，这不是什么可让人发笑的，如果不是约伯，换一个人会说：啊，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子与自己的伙伴辩白一样[168]。然而恐惧还是来覆盖住我，就仿佛我仍然不明白，但仿佛我将在有一天会明白，仿佛我所阅读的这种可怕已经躲在什么地方等着我，仿佛我因为阅读它而将这可怕的东西引向我自己，正如一个人因自己阅读关于某种疾病而得此疾病。

12月14日

我沉默的同知者！

一切都有自己的定时[169]，高烧之暴过去了，我就像一个痊愈者。

《约伯记》中的这秘密，这生命力，这神经，这理念就是：哪怕是这一切都发生了，约伯仍然是对的。通过这一断言他就针对所有人之常情的考虑将自己树立为一个例外，他的耐性和力量证明了这权威和资格。每一种人之常情的解释对于他来说只是一种误解，所有他的灾难对于他相对于上帝只算是一种诡辩，他自己固然是无法解决这诡辩，但是他相信上帝能够解决。所有的 argumentum ad hominem[170]（拉丁语：人身攻击式的辩论）都被用来针对他，但他磊落地坚持自己所确信的东西。他断言自己完全与主一致，他在内心深处知道自己无辜而纯洁，他在内心深处还知道这也是主所知的，然而整个生活反驳着他。约伯身上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此：他身上的自由之激情没有被窒息或者缓解在一种错误的表达之中。在各种类似的情形中，这一激情常常在一个人的身上被扼杀掉了，因为怯懦和微不足道的恐惧使得一个人以为他是因自己的罪的缘故而经受苦难，而在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在世界不断地与他的思想作对的时候，他的灵魂缺少去彻底进行一次思考的耐心。如果一个人认为，一场厄运因为他的罪的缘故而降临于他的时候，这时，这想法可以是美丽而真实而谦卑的，但是这也可以是因

为他朦胧地把上帝领会为一个暴君，这人毫无意义地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出的意思就是：他在同一瞬间将他推进伦理的概念定性之下。

约伯也没有变为魔性的。魔性的情形会是这样，比如说，一个人想要承认上帝是对的，尽管他相信自己是对的。他简直就想要展示出，他爱上帝，哪怕上帝要考验这爱者。或者，上帝无法为了他的缘故而重新创造世界，于是他想要让自己高贵得足以去继续爱。这完完全全是魔性的激情，应当得到一种单独的心理学上的论述，不管是它幽默地仿佛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取消而中断讨论，还是它在一种对自己的情感力量的自以为是的违抗之中达到高潮。

约伯坚持自己的断言：他是对的。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坚持自己：他因此而见证了高贵的人性的慷慨，这种慷慨明白“人是什么”，尽管人像鲜花的生命一样脆弱而迅速凋谢[171]，但他在自由之方向上仍然是某种伟大、有着一种意识——甚至上帝自己都无法从他这里剥夺去这意识，尽管这意识本来是由他赋予他的。另外，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断言，因此人们在他身上看见这样的一种爱和信心，它们确信上帝必定能够解释一切，如果人们有可能去使得上帝自己说话的话。

朋友们让约伯有足够多的事情要去做；与他们的争执是一种炼狱，在这炼狱之中，“他是对的”这一想法得到净化。如果他自己缺少力量和机敏去使自己的灵魂不安并使自己的灵魂感到恐怖，如果他自己缺少想象力去使自己害怕自己、害怕那可能会秘密地隐藏在他内在深处的辜和罪过，那么，他的朋友们会借助于他们各种明确的提示、借助于他们步步紧逼的指控来帮助他，这些提示和指控就好像嫉妒的占卜棍可能把那隐藏

得最深的东西呼唤出来。他的不幸是他们的首要论据，于是一切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明摆着的事实。人们会想，约伯必定是失去了理智或者疲竭地沉陷在悲惨之中，无条件地投降了。以利法，比勒达，琐法，并且，尤其是以利户，他在别人都疲乏了的时候，精力充沛地站出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出发来强调这主题[172]：他的不幸是一种惩戒，他应当悔、祈求宽恕，然后一切就都会重新好起来。

然而，约伯坚持自己的看法。他的断言就像是一张他用来离开世界和人类的通行证，它是一种人类所拒绝承认其有效性的权利要求证明，但约伯却并不毁掉它。他用尽一切手段来打动自己的朋友们。他试图用同情之心来感动他们（“我朋友阿，可怜我。”[173]），他用自己的声音来吓唬他们（“你们编造谎言”[174]）。徒劳。随着他的反思恰恰借助于朋友们的反对而在他的痛苦之中越来越深化，他的痛楚尖叫变得越来越剧烈。然而这却打动不了朋友们，并且，这其实也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很愿意承认，他确实承受痛苦，他确实有理由叫喊“森林里的驴不会在草上嘶叫[175]”，但是他们要求他应当在之中看出惩戒的意义。

现在，我们该怎样解释约伯的断言呢？这就是解释：这一切是一种考验（**Prøvelse**）。然而这一解释却留下新的麻烦，我曾努力通过以下的方式来阐明这麻烦。确实，科学论述并解说生活（**Tilværelsen**）以及生活中人与上帝的关系。那么现在，哪一种科学有着这样的性质：它为一种被定性为“考验”的关系留出了空间，从无限的角度看，这“考验”根本不存在，但却只对于一个个体人是存在的，——哪一种科学有着这样的性质？一种这样的科学不存在并且不可能存在。另外：这个体

人怎么去知道这是一种考验？一个个体有着关于一种思想中的“存在（Existents）”和一种意识之“在（Væren）”的观念，他很容易看出：这不会像被说出那么快地达成、或者像被说出那么快地过去、或者像被说出那么快地得以坚持。首先，我们知道，这事件要从那些宇宙论的关系（de kosmiske Forhold）中出发来得以澄清，并且要得到一种宗教的洗礼和一个宗教的名字，其次，我们必须将自己置于伦理（Ethiken）之前接受检验，然后，这表达词出现：考验。在这之前，个体很明显地不是依据于思想而存在。每一种解释都是可能的，激情的漩涡随意自流。在这方面，只有那些不具备“去依据于精神地生活”的观念或者只具备一种相关却不足取的观念的人才会很快地结束，他们有半小时的阅读可供安慰，正如许多哲学上的学徒可向人提供一个匆忙草率的结果。

因此，约伯身上的伟大甚至不是他说这话，——“赏赐的是主，收取的也是主，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176]”，事实上，他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说这话，并且没有在后来重复这话；事实上，约伯的重要意义是在于：对于信仰的边界之争在他身上得以进行，那种由激情的各种狂野好斗的力量构成的巨大暴动在这里被展现了出来。

因此，约伯不像信仰之英雄那样使人安宁，而他所给出的是暂时的缓痛作用。约伯就像是在那介于上帝和人之间的伟大案例中站在人的立场上所给出的一整篇内容丰富的辩解，这场冗长而可怕的审判过程的起因是撒旦邪恶地挑拨上帝和约伯之间的关系，而终结于“这一切是一场考验”。

这一范畴：考验，既不是审美的，也不是伦理的，也不是教理的（dogmatisk），它完全是超越的（transcendent）。只作

为一种关于“考验”的知识，“这是一种考验”，这知识将在一种教理（Dogmatik）中得到它的位置。但是，一旦这一知识进入了教理，“考验”的伸缩性就减弱了，而这范畴在事实上是另一个范畴。这一范畴是绝对超越的，并且将人置于一种与上帝的纯粹个人的对立关系之中，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中，他无法让自己满足于任何第二手的解释。

有不少人在每一种场合，哪怕只是麦片被烧糊了，都马上会迫不及待地都得出这一范畴，这只证明了这些人根本没有领会这范畴。那有着一种成熟的世界意识的人，在他达到目标之前，他有着一段极长的弯路。这是约伯的情形，他以一种坚定证明了其世界观的广度，带着这种坚定他知道怎么去避免所有各种精心设计出的伦理遁辞和老谋深算的诡计[177]。约伯不是信仰的英雄，带着极大的娩痛，他生产出“考验”之范畴，恰恰因为他是如此成熟，以至于他不是在幼稚的直接性之中拥有这范畴。

这一范畴会趋向于通过将之定性为一种相对于永恒而言的考验来删除和悬置整个现实，这一点我是看得出来的。然而，这一怀疑还是没有能够压倒我；因为，既然“考验”是一个暂时的范畴，于是它 eo ipso（拉丁语：正因此）是相对于时间而被定性的，因此必须在时间中被取消。

现在我所认识到的就是这些，既然我允许自己在一切事情中让您分享我的秘密，于是我也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而给您写信。您知道，我不对您有任何期待，唯一的例外就是要允许我继续是

您的挚爱的

1月13日

我沉默的同知者！

风暴猛烈地发作了，——电闪雷鸣[178]的时刻过去了，——约伯直面人类被严责[179]，——主和约伯相互理解，他们和解了，“主的知心之情又住在了约伯的帐棚中如同往昔[180]”，——人们理解了约伯，这时他们来到他家并与他一起吃饭[181]并且可怜和安慰他，他的兄弟和姐妹们每人给他一分钱和一个金饰，——约伯得到了祝福并且双倍地得到一切[182]。这被人称作是一个重复。

一场雷电是多么有用！被上帝责备会是怎样的极乐啊！与此同时，本来一个人是那么容易在受责的时候变得具有挑衅性；在上帝作审判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忘我状态，并且在那要对人进行教育的爱之中忘却痛楚。

现在，谁又能想到这样的结局？然而，任何其他结局都是不可思议的，而与此同时这个结局也不可思议。在一切都平息了下来的时候，在思想停顿的时候，在语言哑然的时候，在解释绝望地回家的时候，这时，就必须有电闪雷鸣。谁能明白这个？然而，谁又能想出什么别的来呢？

约伯被判是错的吗？是的！永远；因为，他无法达到比那审判了他的法庭更高的法庭。约伯被判是对的吗？是的！永远；通过这样的事实：他在上帝面前被判是错的。

然而接下来，还是有着一个重复。这重复是在什么时候发

生的？是啊，以某种人类的语言来说的话，这就不是那么好说的了。对于约伯，这重复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在所有可想的人之常情的确定性和概率可能性都归于不可能的时候。渐渐地，他失去一切；于是希望也随着就渐渐地消失，因为现实根本不是缓和下来，而是向他提出越来越苛刻的断言。直截了当地说，一切都丧失了。他的朋友们，尤其是比勒达[183]，只知道一条出路：通过甘受惩罚，他可以敢去希望一个回返到富裕盈余生活的重复。这是约伯所不愿的。结节纠缠因此而被扯紧了，只有借助于雷电才能解开它。

对于我，这个故事包含有一种无法描述的安慰。我没有按您的令人钦佩而极有远见的计划去做，难道这不是一种幸运吗？从人之常情上说，也许这是我的怯懦，但也许现在造化反而能更容易地来帮助我了。

只有一样东西是让我懊悔的：我不曾请求那女孩，让她把我的自由给予我。我确信，她肯定是会给予我的。又有谁能明白一个女孩的慷慨呢？然而我还是无法真正地为此懊悔；因为我知道，我之所以做了我所做的，是因为我太过为她感到骄傲而无法作出这样的请求。

假如我没有约伯的话！我不再多说了，以免我无限的长篇大论为您带来负担。

您的挚爱的

2月17日

我沉默的同知者！

我坐在这里。作为无辜者？如同这在盗贼语言中所具的名称；或者作为得到了国王大赦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坐着，并且我不想挪动一下地方。我站在这里，踮着脚尖或者平摊着脚跟站着？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站着并且现在 suspenso gradu（拉丁语：停下步子）站着已经有一整个月了，不曾收回脚或者作出哪怕一次简单的运动。

我等待着一场雷电，并且等待那重复。然而，只要雷电出现的话，仅仅因此我就会很高兴并且获得无法描述的至福，尽管我获得的判决将是：任何重复都是不可能的。

这一雷电要达成什么效果？它应当使得我变得有用，适合去成为一个丈夫。这将碾碎我的整个人格，我完结了，这几乎会使得我自己都无法认出我自己，尽管我单腿站着，我不动摇。我的荣誉得到了挽救，我的骄傲得到了补偿；不管这会怎么样地改造我，我仍然希望，对此的回忆会像一种取之不尽的安慰停留在我这里；——有些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比自杀更让我畏惧，因为那样的事情会依据完全另一种尺度来打扰我，而如果那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仍然希望，这回忆会停留在我这里。如果雷雨天不来，那么我就变得阴险诡诈；那样我根本不会死，而是让自己假装仿佛已经死去，这样亲戚朋友就能埋葬我。在人们把我装进了棺材的时候，这时我就无声无息地把我

的期待隐藏起来。任何人都不可以知道这个，因为否则的话，人们肯定就会警惕着不去埋葬一个尚有生机的人。

另外，我尽全力去使得自己成为一个丈夫。我坐着并且剪理着我自己，去掉所有不可比较的东西，以便让自己有可比性。每天早上，我丢弃掉所有我灵魂的不耐烦和无限努力，这无济于事，下一刻它们又在那里。每天早上我都剪去我的所有可笑的胡须，这无济于事，下一个早晨我的胡子又还是那么长。我召回我自己，就像银行回收自己的纸币以便让新的纸币进入流通；这没有成功。我把我的全部观念思想财产、我的各种抵押物转换为婚姻的零花钱，——噢！噢！我的财富在这一币种里贬值而只剩下那么一点点。

不过，我有必要写得简要一些，我的职业和我的处境不允许我写上太多话语。

您的挚爱的

尽管我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抛开了世界并放弃了所有理论化(Theoretiseren)，我还是无法否定，因为我对这年轻人的关注，他又使得我稍稍脱离开我的钟摆式的运动轨迹。我多少还是看得出来，他是处在一种完全的误解之中。他所承受的东西，是一种错位的忧郁的高尚，除了在一个诗人的脑子里，它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自己的归属。他等待着一种“将使得他变成丈夫”的雷鸣电闪，也许是一种神经衰弱。这完全是反过来了。一些人说“全队人马换一个方向站”而不是自己转过身子来，他也属于这样的人；这可以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那女孩必须消失。如果我自己的年纪不是这么大的话，我将会很高兴去拿下她，只是为了帮这人一下忙。

他为自己没有用上了我的“极有远见的”计划而感到高兴。这完全就符合他的个性。在这一瞬间他仍然无法认识到，这本来就是唯一正确的。要在他的事情里插一手是不可能的，而这样一来，我对于他不希望回答感到侥幸；因为要和一个手里握着像“电闪雷鸣”这样的王牌的人通信交流，这会是非常可笑的。如果他有我的这种明智就好了。别的我不说了。哪怕他在他所预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赋予这事情一种宗教表述，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反过来，我对此不会有任何反对。但是，去做出一切人的明智性所能够指示的事情，总是好的。这局中人应当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更好地帮上那个女孩。现在，她可能会更难以忘记他。她不会大喊大叫，这是很

不幸的事情。按理该用上大喊大叫，这样的爆发是好的，就像在瘀伤中出血是好事。我们必须让一个女孩大声喊叫，于是在之后她没有什么可喊叫的东西，而迅速地忘却。

他没有遵从我的忠告，现在她也许坐在那里哀伤。我很清楚地认识到，这对于他必定是极具灾难性的。如果有一个女孩要这样地保持不婚而忠实于我，那么，她就会比世上任何东西更令我害怕，远甚于自由人对一个暴君的害怕。她会使我焦虑，每一个瞬间我都会意识到她的存在，就像一颗发痛的牙齿。她会使我焦虑，因为她会是理想的，而我在这样的事情上对感情过于骄傲而无法忍受任何人会具备比我更坚强而更持恒的感情。如果她继续停留在这一理想的尖端上，那么我就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我的生命不是在继续向前而是站着 in pausa（拉丁语：面临停顿）。也许这样的人是存在的，他无法忍受她从他身上榨取出来的这一痛苦的钦佩，并且对她如此嫉妒以至于他会不择手段地想要推翻她，就是说，让她结婚。

就是说，如果她要说，就像人们常常说了写了印了读了忘记了重复了的那种话，“我曾爱你，现在我坦白承认这一点”（“现在”，尽管她也许在之前数百次讲过这话）；“我爱你更甚于爱上帝”（这所讲的不是一点点……而在我们的敬畏神的时代里，也不是很多，对神的敬畏在我们的敬畏神的时代里无疑是一种更为罕见的现象），那么，这肯定是不会打扰他什么的。“那理想的”不是死于哀伤，而是保持让自己健康快乐但却又拯救自己的感情。能够去另找一个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是一种弱点，一种非常简单而平庸的技艺，只有公民阶级会为之举枪呼警。任何一个对生活有着艺术眼光的人都会很容易

地看出，这是一个无法矫正的错误，哪怕结婚七次也没有用。

另外，如果他悔，他因为不曾请求让她把他的自由给予他而懊悔，那么，他完全可以为自己免去这麻烦；这不会有什么大的用处，根据所有人情上的概率看，他恰恰会帮她武装起来对付他自己；因为，真正要请求自由是另一回事，不是去以这种“她是缪斯”的解释来服务一个女孩。在这里我们又看出他是一个诗人。一个诗人简直就是天生要为女孩子们做小丑的。哪怕这女孩面对他睁大的眼睛愚弄他，他也会觉得这是慷慨大度。他倒是应当为自己没有以这种小丑的方式开场而感到幸运。那样的话，她肯定是会严肃地把握住这一切。她不仅仅会在情欲之爱的小表格里做尝试，那是正当的，她被判定是对的；而且，她也会尝试婚姻的大表格。她会让上帝作傧相，唤出一切神圣的东西，没收所有能够存留在他的灵魂之中的宝贵回忆。在这方面，许多女孩在机会出现的时候毫无羞耻感地使用一种甚至诱惑者都不允许自己使用的赝品。如果一个人在爱欲方面得助于上帝而一帆风顺并且为了上帝的缘故而想要被爱，那么，他就会停止作为他自己并努力去变得比天空更坚强、比一个人的永生至福更意义重大。——想象一下，如果那女孩以这样的方式来责备他，他也许就永远也无法忘记或者摆脱，因为也许他有足够的骑士风度而不听取我的理智话语，但却会把她的每一场感情爆发作为真诚的表达并且将之作为一种永恒的真相而保存下来。想象一下，在之后事实表明，这一切只是一种夸张、一段小小的抒情 impromptu（法语：诗歌或者音乐的即兴段落）、一种感伤的 Divertissement（法语：娱乐消遣）……于是，好啊，也许他的“慷慨大度”理念在这里也会对他有帮助。

我的朋友是诗人，这种对女人的浪漫信仰在本质上是属于一个诗人的。诚惶诚恐地说，我是一个散文作家[184]。在涉及异性的问题上，我有我自己的看法，或者更正确地说，我根本没有看法，因为我极少看见一个“其生活可被理解为是属于某一个范畴的”的女孩。一个女孩在通常缺乏一种一致性，如果我们要去钦佩或者藐视一个人，就必须有这种一致性在场。在一个女人欺骗别人之前，她首先是受着她自己的欺骗，而正因此，我们就根本没有任何测量尺度。

我的年轻朋友到时候会明白。对他的“电闪雷鸣”我没有任何真正的信心，我想，如果他听从我的忠告的话，他就不会作出错误的行动。理念在这年轻人的情欲之爱中运动着，因此我专注地留意着他。我所建议的计划是对准了理念而将之作为测量尺度。这是世界上最可靠的。如果一个人在生命中关心着它，那么，任何想要欺骗他的人就都成了傻瓜。理念被对准了，在我看来，他为了那被爱者以及他自己也应当这样做。如果她有能力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这生活方式其实并不需要非凡的能力而只需要内在真挚性（Inderlighed），那么，她就会在他离开她的同一瞬间对自己说：“现在我和他不再有什么任何关系了，不管他是不是一个欺骗者，不管他会不会回心转意；我所保存的，是我自己的‘恋爱（Forelskelse）’的理想性，我当然会知道该怎样去将它保存在尊荣之中。”如果她这样做的话，那么，我的朋友的处境就会变得相当尴尬，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会继续停留在那同感的[185]痛楚和灾难之中。然而，如果在所有的悲哀之中有着“去景仰那被爱者”的喜悦，又有谁不愿去忍受？这样一来，正如她的生命，他的生命就会停滞住，但它将是像一条被音乐之力施了魔法而停住了的河那样地

停下的。——如果她没有能力去把理念作为自己生活的调测标准[186]来使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会因自己的痛楚而去打扰她使用另一种类型的行进方式。

5月31日

我沉默的同知者。

他结婚了；和谁结婚，我不知道；因为，在我从报纸上读到这消息的时候，我仿佛受到电击而让报纸掉落在地，并且自此之后就不曾有过耐性去进一步查看细节。我又重新是我自己；在这里我有着一个重复；我明白了一切，而生活在我看来比任何时候都美丽。这消息仍然像一场电闪雷鸣，尽管我把它的发生归功于她的慷慨大度。不管她所选的是谁，我甚至不愿说“所更合选的”；因为从“丈夫”之质地上看，任何一个都比我更合选，然而她对我还是展示过慷慨大度。即使他是世上最英俊的男人，一种所有魅力的集合，能够迷住每一个女孩，即使她会因为给予他“是”的回答而将全部女性带入绝望，那么，不说别的，就凭“她已经完全地忘记了我”这一点，她还是作出了慷慨大度的行为。确实，又有什么东西能比女性的慷慨大度更美呢？让尘世间的美丽凋谢吧，让她眼睛的光芒熄灭掉吧，让她挺立的形体随着年岁而弯曲吧，让那些曲卷的发束在它们被隐藏进谦卑的斗篷时失去迷人的力量吧，让她那统治世界的高贵目光带着母性的爱尽管去拥抱和守卫她所维护的圈子吧，——一个曾如此慷慨大度的女孩永远也不会变老。让存在（Tilværelsen）一如既往地酬报她吧，让它把“她所更爱的东西”给予她吧，它也给了我“我所更爱的东西”——我自己，并且是通过她的慷慨大度来将之给予我。

我又重新是我自己。这个“自己”是别人不想从公路上捡起的，我又拥有了它。我本性中的分裂被取消了；我又得到了统一。在我的骄傲之中得到认可和营养的各种同感（Sympathien）之恐惧，它们不再强行地隔绝和分裂。

难道这不是一种重复吗？难道我不是双倍地得到一切[187]吗？难道我不是重新获得了我自己，恰恰是以这样的方式：我可以双重地感觉到之中的重大意义？与这样的一种重复相比，一种世间财物的重复又算什么——这世间财物相对于精神之定性而言只能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孩子们是约伯所没有双倍地得到的[188]，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无法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被加倍的。在这里，只有精神之重复是可能的，尽管它在现世（Timeligheden）之中永远也无法像在永恒之中那么完美——永恒中的重复是真正的重复。

我又重新是我自己，机械被启动了。我所沉陷于之中的各种诱惑被砸碎了；那曾将我蛊住而使得我无法归返自我的魔咒被打破了。不再有人向我举起双手，我的自由解放得到了确定，我诞生为我自己，因为只要厄勒梯亚合拢自己的双手，分娩者就无法生产[189]。

事情已经过去，我的小舟漂浮着，下一分钟我就又重新到达我灵魂所思念的地方，理念们带着自然元素力冲激奔流的地方，思想们如同民族大迁徙中的各民族那样喧嚣地起身的地方，那地方，在另一时间里是一种静寂，如同太平洋深深的沉默，一种静寂，静得你能够听见自己说话，尽管这运动只是在你的内心之中发生；在那里，你每一瞬间都将生活投入进去，每一瞬间都失去生活并且又重新赢得生活。

我属于这理念。在它向我招手的时候，于是我就跟随，在

它给出一个约会的时候，我就日日夜夜地等待，没有人来叫我去吃午饭，没有人做好了晚餐等待。在理念呼唤的时候，于是我就丢下一切，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没有什么可遗弃的，我不欺骗任何人，我不因为对任何人忠诚而使之伤心，我的灵魂不因为我必须使别人伤心而伤心。在我回到家的时候，没有人审视我的表情，没有人盘问我的形象。没有人向我的本质存在套取一个解释，我甚至自己都无法给别人一个解释：到底我是在喜悦之中感觉到至福，还是沉陷于困苦悲惨，我是赢得了生活还是丧失了生活。

陶醉之杯又一次被举向我，我已经吸到了它的香气，我已经感觉到了它潺潺泛泡的音乐，——然而，首先为她，拯救了一个枯坐在绝望之孤独中的灵魂的她，为她浇洒上一杯酒：赞美女性的慷慨！——干杯，思想之飞翔万岁，为理念服务之中的生命危险万岁，斗争之艰难万岁，胜利庆典的欢呼万岁，“那无限的”的漩涡中的舞蹈万岁，将我藏在深底里的波浪万岁，将我投掷到群星之上的波浪万岁。

给

尊敬的某某先生

这本书的真正读者。

我亲爱的读者！

哥本哈根，1843年8月。

请原谅我这样亲密地称呼你，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是 unter uns（德语：只介于我们之间）。就是说，尽管你是一个诗歌人物[190]，你对于我来说绝不是一种复数，而只是唯一的一个，因此我们仅仅只是你和我。如果人们要假设，每一个出于某种偶然的与一本书本身无关的原因而阅读这本书的人，都不是真正的读者，那么，也许就不会有很多真正的读者剩下了，甚至对于那些拥有着极大读者群的作家们也是如此；因为，在我们的时代，又有谁会想到要去把一个小小的瞬间浪费在“作一个好读者是一门艺术”这种稀奇古怪的想法上，更不用说去把时间用在“去作一个好读者”上了？这一可悲的状况对一个以一种使得异端者们无法明白的方式写作的作家自然是有着影响的，——这作家以亚历山大的克莱门[191]的方式来这样写，在我看来，是再正确不过的。

如果这是一个好奇的女读者，打开每一本在自己的床边柜上找到的书去阅读它的结局，想要知道相爱者是不是相互得到对方，那么她就会失望；因为相爱者当然相互得到对方；但是我的朋友，他当然也是男性人物，得不到任何人[192]。而且，既然现在看来这一事实的原因不在一种消逝着的偶然性之中，那

么，对于那些适合于结婚并且一心想要结婚的女孩子们来说，这事情就严重了，——哪怕只是删除一个单个的男性个体，她们也会在前景的概率可能性之中失去一些什么。

一个忧心忡忡的丈夫也许会担心自己的儿子会走上和我的朋友同样的路，并因此认为这本书没有留下一种和谐的印象，因为它不是一套“适合于每一个火枪士兵”的已缝制好的甲胄。

一个暂时的天才也许会觉得，这例外为自己造成了太多麻烦并且把事情看得太严重。

一个兴致勃勃的家庭之友会徒劳地寻找一种对日常起居室之烦琐的理想灿烂化或者一种对茶水闲话的美化。

一个现实之强劲捍卫者也许会认为这一切都围绕着子虚乌有。

一个有经验的媒妇把这本书看成是失败的，因为那令她感兴趣的东西恰恰是去弄明白一个女孩必须是怎样的“才能够使得一个这样的男人幸福”；因为她以一种对于她自己是最愉快的方式来让自己得到对此的肯定：一个这样的女孩必定是存在的，或者至少曾有过这样的一个女孩。

一个普通神职人员断言，在书中有着太多的哲学；一种高位神职人员的精神目光徒劳地寻找教区信众恰恰在当今时代所极其需要的东西，那真正的思辨性的东西。

我亲爱的读者！我们当然完全能够这样 unter uns（德语：只介于我们之间）谈论这问题；因为无疑你能够认识到，我不觉得这些判断会在现实之中登场，既然这本书不会有很多读者。

这书可能会给予一个普通的书评者其所欲求的机会去详尽地说明它不是喜剧、悲剧、长篇小说、史诗、短篇小说，并且觉得：这样让人只能徒劳地试图想说一二三[193]，这是不可原谅的。这之中的进程是他所难以理解的，因为它是反过来的；这本书的努力方向肯定也不是他所感兴趣的；普通的书评者们都是这样解释存在（Tilværelsen）的："那普遍的"和"那单个的"都被消灭掉。最重要的是，要让一个普通的书评者对"辩证的斗争"（在这斗争中"例外"在"那普遍的"之中呈现出来）和"冗长而极其复杂的前进过程"（在这过程中"例外"一路搏斗出来并将自己宣称为正当合理的）感兴趣，这对于他来说实在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因为，那尚未被承认为正当合理的"例外"之所以能够被我们认识，恰恰是由于它将运行在"那普遍的"之外。这一斗争是极其辩证的，并且有着无限的细微差别，它将一种"那普遍的"的辩证法中的绝对的迅速准确性预设为前提条件，要求着"去模仿各种运动"的疾速，用一句话来说，它就像"杀死一个人并让他活下去"一样艰难。一方面是"例外"，另一方面是"那普遍的"，并且，这斗争本身是一种介于"那普遍的"对于所有由"例外"引起的骚乱的愤怒和不耐烦和它对"例外"着迷的偏爱之间的冲突；因为"那普遍的"最终还是尤其为一个"例外"而欣悦的，正如上天为一个悔改的罪人而欣悦[194]，更甚于为九十九个公正的人而欣悦。另一方面，"例外"的反抗和不驯与它的软弱和病态斗争着。这一切完全就是一场角力，在之中"那普遍的"与"例外"相搏，在斗争中与之搏斗而又通过这搏斗使之强大。如果"例外"无法忍受这场灾难，那么"那普遍的"就不会帮助它，正如上天不帮助一个不能忍受"悔"

之痛楚的罪人。那精力充沛而完美圆满的例外，尽管它与“那普遍的”斗争着，它还是“那普遍的”的衍生物，它维持着自身。这就是这之中的关系。在“例外”对自身进行彻底思考的同时，它也想着“那普遍的”，在它彻底作用于自身的同时，它为“那普遍的”而起作用，在它解释自身的同时，它解释“那普遍的”。于是，“例外”解释“那普遍的”和它自身，并且，如果人们真的想要研究“那普遍的”，那么人们只需要四处看看寻找一个正当合理的“例外”[195]；它比“那普遍的”本身远远更清晰地揭示出一切。“正当合理的例外”在“那普遍的”之中得到了和解；从根本上出发，“那普遍的”对“例外”就是针锋相对的；因为在“例外”强迫“那普遍的”实事求是地承认之前，“那普遍的”并不愿意被看出自己对“例外”有着偏爱。如果“例外”不具备这一权力，那么它就不是被承认为正当合理的，因此，“那普遍的”不使自己过早地被看出什么，这是非常明智的。在上天爱一个悔改的罪人更甚于九十九个公正的人的时候，这罪人当然在一开始并不知道；相反他只感觉到上天的愤怒，直到他最后简直是强迫上天说出这一点来。

随着时间流逝，人们变得厌倦于那关于“那普遍的”和“那普遍的”永恒无际的闲话，它不断地被重复，成了最无聊的陈词滥调。各种“例外”存在着。如果人们不能解释它们，那么人们就同样无法解释“那普遍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察觉不到这麻烦，因为人们根本不会带着激情去想“那普遍的”，而是带着一种舒适的肤浅去想它。相反，“例外”则是带着强劲充沛的激情去想“那普遍的”。

在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一种新的等级秩序就出现了，而

那可怜的“例外”，如果它本来就有着某种用处的话，又一次像童话中被继母不公正地漠视的女孩一样地获得尊敬和荣誉。

一个这样的“例外”是一个诗人，他构建了一个通向各种真正的贵族的例外、通向各种宗教性的例外的过渡。在通常，一个诗人就是一个例外。人们常常很愿意看见一个这样的例外，并且为他的各种创作而感到高兴。于是我想，我也许可以让这样的一个“例外”进入存在，这值得去努力试一下。这年轻人，我让他进入了存在，他是一个诗人。我无法再做更多；因为我至多只能够达到这么远：我想象一个诗人并且通过我的想象而创造出他来，我自己无法成为诗人，正如我的兴趣所在也是别处。我是纯粹从审美的角度和从心理学的角度专注地投身于我的工作的。我将我自己置于其中；但是，如果你，我亲爱的读者，更仔细看一下，你很容易看出，我只是一个服务性的精灵，而根本不是（像那个年轻人所怕的）对他抱无所谓的态度。这是我所安排出来的一个误解，也是为了以这种方式将他引出来。我所作出的每一个运动，都只是为了给他打灯光；我一直不断地把他记着（in mente / 拉丁语：在心里，在记忆里），我所说的每一句话不是腹语就是相对于他而说的。甚至在促狭和尖刻看起来似乎是肆无忌惮地蹦出来的地方，也有着一种对他的考虑，甚至在一切都终结于沉郁的地方，也有着一种关于他、关于他的内心状态的暗示。出于这个原因，所有运动都是纯抒情的，并且，对于我所说的东西，人们应当朦胧地理解到他身上去，或者，人们应当借助于我所说的东西去更好地理解他。这样一来，我为他做了我所能做的，正如我现在努力为你服务，亲爱的读者，通过“再一次作为另一个人”来为你服务。

一个诗人的生命从“与整个生活的斗争”开始，这之中的寓意是要去找到一种镇静或者一种合理性；因为在最初的斗争中，他必定总是失败的，如果他想要马上就得胜，那么他就不是“被承认为正当合理的”。现在，我的诗人找到了一种合理性，恰恰通过这样的事实：就在他简直是要消灭他自己的这一瞬间，生活赦免了他。这时他的灵魂赢得了一种宗教性的回响。这才是那真正支撑他的东西，尽管它从来就得不到突破。最后一封信中他狂热的喜悦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因为毋庸置疑这一喜悦基于一种宗教心境，不过它仍然是一种内在性（Inderlighed）[196]。他把一种宗教心境作为一种他所无法解释的秘密而保留了下来，而与此同时这秘密帮助他去诗意地解释现实。他把“那普遍的”解释作“重复”，然而，他自己却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重复”；因为，在现实成为重复的同时，重复对于他就成为了他意识的第二力量。他有着那本质地属于一个诗人的东西，他有过一场恋爱（Forelskelse）；但这恋爱是完全模棱两可的：幸福的、不幸的、喜剧的、悲剧的。在女孩的这一方向上，一切都可以变得喜剧性，因为，既然他首先是同感地（sympathetisk）被感动，那么他的“受苦（Liden）”主要是在于：被爱者受苦。如果他在这一点上搞错了，那么“那喜剧的”就成为出场表演者。如果他看着他自己，那么，“那悲剧的”就出现了，正如当他在另一种意义上理想地去考虑那被爱者时也是如此。他从这整个恋爱中保留下了一种理想性，对这理想性他可以给出任何表述，但总是在心境之中，因为他不具备任何事实性（Facticitet）[197]。于是，他有一个意识之事实，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没有任何意识之事实，而有一种辩证的伸缩性，这使得他在心境之中富有创造性。在这

一创造性成为他的外在方面的同时，他是由某种不可言传的宗教性的东西支撑着。在那些较早的信件里，运动是这样的，尤其是在它们中个别的几封中，这运动远远更接近一种真正宗教性的解决方案，但是在那暂时的“悬置（Suspension）”被取消的这一瞬间，他又重新获得他自己，但只作为诗人，而“那宗教的”则沉没了，就是说，成为了一种不可言传的地基底层。

如果他有过一种更深的宗教背景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变成诗人。那样的话，一切就都得到了宗教性的意义。他所陷入的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无疑也对他产生重大意义，但是，那样的话，麻烦就会来自更高的层面，他就也会拥有完全另一种不同的权威，尽管其代价会是一场更痛楚的苦难；那样的话，他就会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钢铁般的一致性和坚定不移来作出自己的行为，他就会赢得另一种意识之事实，——他能够持恒地依托于这意识之事实，并且它对于他永远也不会变得模棱两可，而是作为纯粹严肃性，因为它是依据于一种上帝之关系（Guds-Forhold）通过他自己而被设定的。在同一瞬间，整个关于有限性的问题变得无足轻重；那真正的现实本身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将对他不会有什么影响。那样的话，他就会宗教性地耗尽那后果可怕的事件中所蕴含的一切。哪怕现实有了另一种表象，他在本质上也不会有任何改变，这完全就好像是，如果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的话，那么，比起他原来所受到的惊吓，这在本质上不会让他受到更大的惊吓。那样的话，他就会带着宗教性的畏惧与颤栗[198]，但也带着信仰和信任，去理解他自己在一开始所做的事情以及他因其后果有义务在以后所要做的事情，尽管这义务会导致出“那非同寻常的事情”。但现在，对于这年轻

人则是反过来，恰恰因为他是诗人，他永远也不会真正搞明白他自己所做的事情，这是他作为诗人的典型特征，而他不会真正搞明白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恰恰因为他在“那外在和可见的”之中既想看见又不想看见这事情，或者，在“那外在和可见的”之中想看见这事情，并因此而既想看见又不想看见这事情。相反，一个宗教的个体会依据于自身而藐视现实的所有儿戏。

我亲爱的读者！现在你会明白，这兴趣的所在是围绕着这年轻人，而我是一个正消失着的人物，正如一个产妇相对于她所生下的孩子。并且这也是如此；因为我简直就是生下了他，并且因此就像长者一样发言。我的人格是一种意识之前提，它必须在那里，恰恰是为了将他逼迫出来，但是我的人格则永远无法到达他所要到达的地方，因为，那种他在之中出现的本原状态是第二个环节。因此，从一开始起他就一直是处在很好的照顾之下，尽管我常常不得不逗弄他以便让他自己能够显现出来。第一眼我看出他是诗人，如果不凭别的就凭这一点：一个事件，如果它发生在一个平凡人身上，它会在轻松的步履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对于他，这事件则膨胀成了一个世界事件。

尽管我现在常常发言，那么你，我亲爱的读者（因为你了解那些内在的灵魂状态和骚动，因此我将你称作“亲爱的”），你还是会到处读到关于他。你会明白各种过程的多样性，并且，尽管你有时在心境之淋浴突然浇到你头上时对此感到有点奇怪，你还是会在之后看到，这一切是怎样以不同的方式得以调整的，这一个相对于那一个，并且，那单个的心境相当准确，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因为“那抒情的”在这里是那么地

重要。偶尔你会让自己因为一种在表面上毫无意义的笑话或者因为一种懒洋洋的挑衅而分神，但是在之后你也许会与这些事情讲和。

你的挚爱的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

注释

[1][**实验心理学**] 实验性的元素几乎并不涉及一种对“重复之可能与涵义”的检测的旅行；这里所谈论的其实是：通过使用这个“年轻人”作为例子来考究和论述处在一种具体的个体人格和处境中的概念“重复”（jf. Pap. IV B 117，s. 282 og s. 293）。丹麦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特滕斯（J. N. Tetens）借助于《对人的本性及其发展的哲学研考》（*Philosophische Versuche über die menschliche Natur und ihre Entwicklung*，Kbh. 1777）一书建立出一种人格哲学来强调“经验意义上可检测的实验”的重大意义。两个丹麦哲学家和诗人，斯本（F. C. Sibbern）和他的学生保罗·马丁·缪勒（Poul Martin Møller）对这一对基于经验的人格哲学的研究工作进行了继续。这两个人都是基尔克郭尔在哥本哈根大学的哲学老师。（“*Pap.*”是丹文版《基尔克郭尔文稿》的缩写：*Søren Kierkegaards Papirer*，udg. af P. A. Heiberg，V. Kuhr og E. Torsting，bd. I – XI，Kbh. 1909—138）。

[2][**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Constantin Constantius）**] 这名字是指向“constantia（拉丁语：不变性、质定性）”这个词。这个词可能被人格化并且被敬奉为女神，正如罗马的其他崇高美德，诸如“concordia（拉丁语：同意）”。在罗马的凯撒时代，塞涅卡、爱比克泰德和其他知识分子继续斯多葛主义哲学，而斯多葛主义将有美德的人看作是有智慧的人，不允许情感或者激情来统治认识和理性。

[3][**佛拉维乌斯·菲洛斯特拉托斯的《古代英雄故事》**] 这句格言出自希腊哲学家老佛拉维乌斯·菲洛斯特拉托斯（约 170—245

年）的《古代英雄故事》。

德文版：jf. *Heldengeschichten*，见 Fr. Jacobs 所翻译的德文版 *Flavius Philostratus Werke*，bd. 1—5，Stuttgart 1828—32，ktl. 1143；bd. 1，s. 20.

[4]［**埃利亚派的信徒们**］埃利亚学派的哲学家们。名字渊源于南意大利西海岸的爱奥尼亚—希腊殖民地埃利亚（今天的维利亚）。此学派是古希腊最古老的学派之一，在公元前约 540 年由克洛芬的哲学家克塞诺芬尼建立。克塞诺芬尼常被称作是最初的怀疑论者，因为他怀疑人的认识的有效性。埃利亚学派由巴门尼德斯及其弟子（尤其是芝诺，他进一步在他老师的理论上阐述出关于“存在着的东西”不可分性和任何形式的运动的不可能性）所继承和发展。

德文版哲学史：jf. W. G. Tennemann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d. 1—11，Leipzig 1798—1819，ktl. 815—826；bd. 1，s. 150—153.

[5]［**正如每一个人所知**］指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的一个段落。在他关于芝诺的讲述中，黑格尔回忆到这“众所周知的”轶事（“每一个人所知”是基尔克郭尔对“Es ist bekannt/德语：这是众所周知的”的讽刺性夸张），第欧根尼是怎样演示性地反驳怀疑论者们对运动的怀疑：“人们都知道，犬儒派人西诺卜的第欧根尼对这种关于运动的矛盾的证明曾如何用十分简单的方法去反驳；——他一语不发地站起来，走来走去——他用行为反驳了论证。”（商务印书馆，贺麟、王太庆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 282 页）。

德文版原文：» Es ist bekannt，wie Diogenes von Sinope，der Cyniker，solche Beweise vom Widerspruch der Bewegung ganz einfach widerlegte；- stillschweigend stand er auf，und ging hin und her，- er widerlegte sie durch die That «. G. W. F. Hegels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udg. af C. L. Michelet，bd. 1—3，Berlin 1836，ktl. 557—559；bd. 1，i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s Werke. Vollständige Ausgabe* bd. 1—18，Berlin 1832—1845（黑格尔著作集）；bd. 13—15；bd. 13，1836，s. 314（*Jub.* bd. 17，s. 330）.

[6]［**第欧根尼**］西诺卜的第欧根尼（约公元前 400—325 年），古希

腊哲学家，建立犬儒学派。该学派的信从者们被称作是犬儒主义者——“犬哲”，因为他们展示性地摒弃社会的一般规则。第欧根尼的哲学尤其是表达在一种生活方式之中，身体的作用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被无视羞耻地展现出来，以崇尚节俭来与社会习俗、物质和社会性财产作对。许多关于第欧根尼的传闻谈及他在木桶中的生活。

德文参考资料：jf. Lukian » Wie man Historie schreiben soll «, *Lukians Schriften aus dem Griechischen überstezt* bd. 1—4, Zürich 1769, ktl. 1135—1138; bd. 1, s. 20—30.

7 [**现代哲学**] 亦即，勒内·笛卡尔（1596—1650 年）之后的哲学。

8 [**“回忆”在希腊人那里所具的意义**] 这里所考虑的是“既往生命回忆（anamnesis）学说”，就是说，一种认为“认识或知识是回忆”的学说。柏拉图对意见（希腊语为 doxa）和认识（希腊语为 episteme）进行了区分，——意见出自感官感觉并且以不断变化的感性世界为对象，而认识则是对永恒真相的认识，这些真相必须是相关于永恒不变的对象并且因此而不可以是来源于感觉。在对话录《美诺篇》（85—86）中，苏格拉底以这样的方式展示出，他借助于自己的问话艺术从一个勾画出的形象出发来引发一个奴隶对于几何关系的认识。这一认识必定是这奴隶所一直具备的，它“沉眠”在他的灵魂里，或者，它被他在一个更早的理想的生存中“洞观”到。苏格拉底不曾教他什么，只是能够让他去回忆某种早先所认识到的东西。在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德罗篇》中，这一想法也通过神话的形式而得以表述。

9 [**莱布尼茨**]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 年）。德国哲学家和博学者。这里所指是他的关于“先定的和谐”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的说法，在神圣创造出那真正的存在着的东西（各种单子，亦即，各种“简单实体”）的时候，这神圣在这些单子中置定了那集中起的世界进程，这些单子将作为这进程的一部分而参与之中。比如说，在两个意识或者灵魂单子看来要相互交流的时候，在它们之间并没有相互间的影响，这神圣在事先作了如此

的安排：两个单子意识到它们自身的内在状态的顺序是同置的。以这样的方式，这神圣事先统摄了一切。对于那潜在地存在于每个单个的单子中的东西的现实化或者实现在这里被理解为一种对于某种早先的（那潜在的）的东西的重复和一种对之的回忆，——如果我们从神圣所在的视角来看这事情的话。在1842—1843年，基尔克郭尔深入地研究了莱布尼兹《神正论（*Theodicée*）》的德文版（jf. Pap. IV C 9，C 12，C 29ff.），——高特切德（J. C. Gottsched）翻译（5. udg.，Hannover og Leipzig 1763，ktl. 619）。

[10]［**回忆之爱是唯一的幸福的爱，一个作家这样说**］参看《非此即彼》第一部分中的《间奏曲》："这是我的不幸；……因为只有回忆的爱才是幸福的。"

[11]［**司法议员**］丹麦衔位之一。根据1746年和1808年的法令以及后来的附加规定，丹麦衔位包括有九个等类，以数字区分。在衔位的顺序中同时有公务员和贵族，贵族的衔位单单凭他们的出生就可以被决定下来。在独裁政府制度设立之后（自1661年起），司法议员（justitsråd）被用作最高法院成员的头衔，之后又被用在更广的范围里。有五级第3号司法议员和四级第3号"真正的"司法议员的区别。但有此头衔的人不一定真正和司法有关。

[12]［**善可敬者**］丹麦语 Velærværdighed。对于各种阶层，关联于各种特别称呼形式。以这样的方式，"善可敬者"被用来称呼或者谈论一个低级别的牧师或者教会人士，而高级别的第二至六等的教会人士则被称作是 Højærværdighed（德高可敬者）。

[13]［**糕饼店倾向**］大胆而不负责任的要求（本原是指邀舞的要求）。——糕饼店，类似于咖啡馆，对于首都的年轻纨绔男子是新的聚会地点。

[14]［**法瑞内利**］Farinelli 其真名是 Carlo Broschi（1705—1782年），是所有的阉身歌手中最著名的一个。他得到了一个欧洲的明星生涯，在西班牙度过了二十五年，他每天晚上通过为王室唱同样的四首歌来为菲利浦五世驱赶走忧郁，菲利浦五世无法离开他。在继任者费尔南德六世的政权下，法瑞内利的影响更是蒸蒸日上，

以至于他的权力大过了部长们。这一艺术家的生命经历被法国作家圣乔治（Georges Henri Saint-Georges）及其两个助手写进了戏剧《法瑞内利》中。剧本由海贝尔（J. L. Heiberg）翻译成丹麦文并且在1837—1841年间以及之后在皇家剧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丹麦文参考资料：Jf. *Det Kongelige Theaters Repertoire* nr. 94，bd. 4，Kbh. 1837.

[15] [**Jalousien**] 百叶窗"忌妒"地防范好奇的目光，并且在让光和空气通过的同时，使得太阳光无法直射进来。在这里也同时有文字游戏的一方面：作为中性名词Jalousi的词义是"百叶窗"，而作为通性名词，它的词义则是"嫉妒"。

[16] [**保罗·缪勒**] 保罗·缪勒（Poul Martin Møller〈1794—1838年〉）丹麦作家和哲学家，1822年在哥本哈根的都市学校（Metropolitanskolen）任拉丁语和希腊语讲师，1826年任职于克里索达尼亚（奥斯陆）的大学，1828年成为教授，从1831年一直到去世在哥本哈根大学任哲学教授（曾作为基尔克郭尔的老师）。

[17] [**一句诗**] 出自保罗·马丁·缪勒的诗歌《老爱人（Den gamle Elsker）》。

丹麦文文本：*Efterladte Skrifter* bd. 1—3，Kbh. 1839—1843，ktl. 1574—1576；bd. 1，s. 12.

[18] [**我的实际经验**]（直译应当是"我的实践性的"）。我的对现实的实践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关注和投入。考虑到医生的行医是实践而不再是理论。

[19] 一次"坠入爱河"。

[20] [**回忆有着这样一种极大的优点……没有什么东西可再丧失**] 参看《非此即彼》的第一部分《间奏曲》。"对我而言，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比回忆更为危险的了。如果我回忆一种生活状态，那么在这个时候，这状态本身就停止了。人们说，分离有助于去使得爱情重新焕然。这当然是对的，但它是以一种纯诗意的方式去使得爱情重新焕然。活在回忆之中是一种人所能想象到的最圆满的生活，回忆比所有现实更丰富地使人心满意足，并且它有着一种任何现实都不具备的安全感。一种被回忆的生活状态已经进入了

永恒，并且不再有任何俗世的兴趣关注了。”

[21] [**海滩路**] 沿着厄尔松海岸（Øresund）从哥本哈根到赫尔辛格的沿岸道路；这条路经过猎堡（Jægersborg）的鹿苑（Dyrehave）。

[22] 在这里，这句话本应译作“完全无辜地变得有辜于她的不幸”，但考虑到文学读者们的休闲阅读习惯，因而译成“完全无辜地成为她的不幸之源”。

[23] [**侍奉两个主**]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见《马太福音》(6：24)。

[24] [**菜叶是给猪的**] 这句话在游戏成语说法“把珍珠扔给猪”，建立在《马太福音》(7：6）之上：“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

[25] [**莱辛**] 指德国作家和哲学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的《寓言》（Fabeln〈1759〉）中的前言，之中阐述了一本书终于构成时的艰难。

德文文本：Jf.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s sämmtliche Schriften* bd. 1—32，Berlin 1825—1828，ktl. 1747—1762；bd. 18，1827，s. 96：» So lange der Virtuose Anschläge fasset，Ideen sammlet，wählet，ordnet，in Plane verteilet：so lange genießt er die sich selbst belohnenden Wollüste der Empfängnis. Aber sobald er einen Schritt weiter gehet und Hand anleget，seine Schöpfung auch außer sich darzustellen：sogleich fangen die Schmerzen der Geburt an，welchen er sich selten ohne alle Aufmunterung unterzeihet «.

[26] [**普罗米修斯……诸神也被自身的预言缚住**] 根据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是一个提坦，并且是许多关于诸神和人类的内在关系的英雄史诗中的主角。在后来的欧洲文学创作中，他被解读为人类冒犯诸神的象征。在宙斯剥夺了人类对火的拥有之后，普罗米修斯从奥林匹斯山上盗取了火焰以便让人类能够战胜自然。作为对他的行为的惩罚，宙斯把他用链子锁在悬崖上，在那里秃鹰白天不断地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在晚上这肝又重新长好。普罗米修斯却也能够钳制住宙斯，因为只有他知道关于西蒂斯的儿子将会变得比宙斯更强大的预言。宙斯只能通过避免与西蒂斯发生关系来阻碍这预言的实现。在普罗米修斯为宙斯揭示出这一点的时候，

他自己被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了。

德文参考文献：Jf. W. Vollmer *Vollständiges Wörterbuch der Mythologie aller Nationen*, Stuttgart 1836, ktl. 1942—1943, s. 1363f.

[27] 直接的翻译也许应当是“正确权利”，但是在这里转译为“道理”。因为这里的意思是通常所说“有理”或者“对的”的意思。所谓“面对上帝，你总是没有道理的”（在《非此即彼》第二卷中有“相于对上帝我们总是不对的”），也是同一个意思。

[28] [**否则的话一百零一点就结束了**] 否则的话游戏就结束了。“一百零一点”是一种纸牌游戏，谁先获得一百零一点谁就是赢家。

[29] [**爱尔薇拉**] 在 L. da Ponte 和莫扎特的歌剧《唐璜（*Don Giovanni*）1787》中，多娜·爱尔薇拉是受诱惑和被背叛的女主角，她大声指控唐璜。

丹麦语参考文献：jf. L. da Ponte *Don Juan. Opera i tvende Akter bearbeidet til Mozarts Musik*, overs. af L. Kruse, Kbh. 1807, 1. akt, 10. scene, s. 34—36.

[30] [**受骗者的合唱队**] 指《唐璜》第二幕第十六场，多娜·安娜和堂·沃塔维欧在唐璜的欺骗之后联合起来，还有第二幕第十八场，多娜·爱尔薇拉预言了那将降临于唐璜的惩罚。

[31] [**缝纫女**] 缝纫女常常被看成是不受人尊重的女性阶层，但却不像“客厅小姐”或者“客厅女孩”那样。后者是一类秘密妓女，其人数在 1810 年前后的哥本哈根有差不多三千左右。

[32] [**把握住了绳线**] 所谓“绳线”，可以指剧场中舞台顶上用来升降幕帷的绳索，也可以指木偶剧场中操作木偶所用的绳线。

[33] [**可悲骑士**]“可悲形象之骑士”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珂德》中主人公堂吉诃德的外号。“可悲”在这里既有“可怜”和“悲剧喜剧性”的意义，也有“悲哀”的意义。

[34] [**保罗·缪勒的那句诗**] 见前文。

[35] [**ging ihm über**] 引自歌德《浮士德》中玛格丽特的歌，关于图勒（Thule，古希腊地理学家们认为的世界上有人居住的最北地区）的无慰无告国王，他的两眼因他情人之死而于悲哀中泪水盈溢。歌的第二段是关于他从情人那里得到的一盏酒杯，“王爱金

盏无所似，/设宴不忘也把盏空，/每逢举盏痛饮之时，/眼泪汪汪似泉涌。”（人民文学出版社《浮士德》绿原译）

德文原文为：» Es ging ihm nichts darüber, / Er leert ihn jeden Schmaus; / Die Augen gingen ihm über, /So oft er trank daraus « . Jf. *Goethe's Werke. Vollständige Ausgabe letzter Hand* bd. 1—60, Stuttgart 1828—1833, ktl. 1641—1668; bd. 12, 1828, s. 142.

36 在一般的情况下，我这里应当翻译成“酝酿出一个计划”。“酝酿出一个计划”和“受孕”是同一个词，考虑到基尔克郭尔在接下来的几句中做文字上的游戏，所以我译作“受孕”。

37 [**det Interessante**] 从1830年前后起，“那令人感兴趣的（Det Interessante）”是一个时髦的词，来自德国唯心主义的艺术理论；是对于所有刺激性的被看成是“非美的”但“令人着迷的”的艺术效果手段的公共标示。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在《论希腊诗歌的阶段》中提出了“那令人感兴趣的（Det Interessante）”作为一种美学范畴。“令人感兴趣的”可以作为对诸如悬念、倾向、不和谐、个体矛盾性的东西、刺激性的东西、引人瞩目的东西的表达，而另外在素材和组织上也是那提纯的和反思的风格和那刺激性的新鲜性。

在丹麦，海贝尔（J. L. Heiberg）在他对丹麦诗人欧伦施莱格尔（Oehlenschläger）的戏剧《迪娜》（Dina）的评论中用到“那令人感兴趣的”这个概念。文章发表在海贝尔所出版的 Intelligensblade 上第16和17期，1842年11月15日，写道：“总之它［那古典的悲剧］不认识‘那令人感兴趣的’，这是一个现代概念，对于这个概念，那些古代语言根本没有什么相应的表达词。这一点同时标示了古典悲剧中那伟大的、那庞大的，还有它的限定；因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就像那个诗人所要求的人物描述越多，那么那在根本上存在的人物发展就越少；在这里也就是，没有什么可发展了，就像在一尊大理石像中那样没有任何可发展的东西；一切在开始的时候已经在所有它的剪影中被塑像般地定性了，甚至是预先就定性了。”

丹麦文参看 Intelligensblade, udg. af Heiberg, bd. 1—4, Kbh. 1842—

1844；bd. 2，1843，s. 80.

后来在评论中海贝尔写道："从引文中我们将看到，这一范畴，特别是在《迪娜》中得到运用的，是'那令人感兴趣的'，一种特别流行的用辞，所有人都理解这个词，甚至那些不懂得任何别的美学概念定性的人们也理解它。在上面我已经借机会指出：'那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个属于当代艺术的概念"。海贝尔继续写道："许多有教养的人们，特别是那些从沃尔特·司各特、布尔沃、斯克里布和维克多·雨果那里获得了最大可能的诗意享受的人们，在人们问他们有没有在剧院的这一或者那一场出色表演中获得愉快的时候，他们几乎发火。'感到愉快？'他们带着愤慨回答：'不，那是一场高度地使我感兴趣的表演'。"

同上 bd. 2，s. 95.

[38][**埃利亚学派与赫拉克利特之间的关系**] 这里是指埃利亚学派与古希腊哲学家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480年）之间的对立。赫拉克利特闻名于强调运动和变化：万物皆流，变化并成为自身的对立面。这样，赫拉克利特把火认作元素，由火构成水和土，以便在之后消失在世界大火之中。

[39][**Mediationen**] 中介（Mediation）这个表述是指在一种"更高的"统一体中的扬弃，相当于黑格尔逻辑中的 Vermittlung。Mediation 这个词本身没有在黑格尔那里出现过，是丹麦黑格尔主义者用来重述黑格尔的 Vermittlung 的用词。

[40][**古希腊人对"存在"与"乌有"……"那不存在的"等等**] 介于"那存在的"和"那不存在的"之间的关系是埃利亚哲学的中心问题，并且构成了诸多柏拉图对话的出发点，尤其是《巴门尼德斯篇》。在对话《智者篇》中"那存在的"和"那不存在的"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论述，并且与"运动"联系在了一起，尤其是在256e中。"瞬间"是基尔克郭尔对"那突然的"的重述，在《巴门尼德斯篇》156d-e中谈及它，作为"介于运动和静止之间的某种奇怪的东西"。"那存在的"和"那不存在的"之间的关系也为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的理论构成出发点。

[41][**说出了黑桃二**] 渊源于纸牌游戏的一种说法，其中最大的牌是

黑桃A，第二大的是黑桃2。说出了黑桃二，就是说“我的牌比你大”，就是说优越过对方。

[42][**κινησις**] 希腊语（kínēsis）：运动，变化。在对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二卷第三章中所提出的作用因进行讨论的时候，保罗·马丁·缪勒在《早期哲学历史讲演纲要》中写道：“所有存在物都由质料和形式构成，但这两种元素是怎样结合起来的；那本来是作为潜能的东西是怎么变得现实的？亚里士多德将这一从可能到现实的过渡称作运动（κίνησις），并且认为他因此就消除了这一概念的定性中的麻烦：运动既是现实的和不现实的，因为它是从可能到现实的过渡”。《遗稿》第二卷，第481页，1842年。

[43][**过渡**] 黑格尔展示出，逻辑的各种中心范畴是怎样根据理性的辩证本性演变于它们对立面的，这样，真相就可以在一种更高的统一体中被看见，在这统一体中，它们的差异性和同一性都得到了保留。一个范畴“演变”的地方，被称为“过渡”。见黑格尔的《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在第一卷中，黑格尔谈论从“存在”到“乌有”的过渡。

德文版：*Hegel's Werke* bd. 3，s. 105f. (*Jub.* bd. 4，s. 115f.)。

[44][**形而上学之兴趣**] 在这里，“兴趣”这个词的使用与当时的语用一致（参看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康德德文文本：jf. Immanuel Kant *Critik der Urtheilskraft*，2. udg.，Berlin 1793 [1790]，ktl. 594，s. 5—7)。

“兴趣”作为一种主观驱动力。黑格尔德文文本：jf. Hegel *Enc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udg. af L. v. Henning，bd. 1—3，Berlin 1840—1845 [1817]，ktl. 561—563；bd. 3，§ 475，i *Hegel's Werke* bd. 7，2，s. 370f. (*Jub.* bd. 10，s. 376f.)。

形而上学之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去达成关于“普遍陈述和原则的真相”的知识，或者，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981b中所表述的，哲学（智慧）研究初始因和诸事物之原则。一般的陈述和规律性牵涉到那重复自身的东西。如果重复被称作现代的人生

思考，这是指向那黑格尔的体系；但是，根据基尔克郭尔的看法（一致于德国哲学家哈曼 J. G. Hamann 和雅可比 F. H. Jacobi），这一体系并不包容现实，因此，形而上学的努力必定崩溃。

[45] [**哈曼的**] 基尔克郭尔引用德国作家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 1730—1788），出自哈曼给林德纳（J. G. Lindner）的书信。德文文献：*Hamann 's Schriften*, udg. af Fr. Roth, bd. 1—8, Berlin 1821—1842, ktl. 536—544; bd. 1, s. 467.

[46] [**κατ > ανϑϱωπον**] 希腊语（kat´ánthrōpon）根据人；人的（理解为一种极限）。

[47] [**κατ > εξοχην**] 希腊语（kat´exochēn）在非凡的程度上，"出类拔萃的"。

[48] [**体系性的鉴定者**] 这一对黑格尔体系维护者的调侃所打的比方是立足于各种固定财产交换中被指定为价值鉴定者的人。

[49] [**乌杏教授**] 丹麦法学家阿尔戈林乌杏（Tage Algreen-Ussing 1797—1872 年）在 1840 年成为哥本哈根大学的法学教授，在 1834—1848 年间是罗斯基勒议会（Roskilde Stænder）的最重要的自由主义宣扬者之一。他赞成将这一议会与另外三个由国王建立以便听取代表们关于征税方面的新法规和变化的意见的议会合并——受七月革命后的自由运动的影响。不过，阿尔戈林乌杏在他 1848 年成为了立法会议的成员时却反对普通选举权。在 1849 年，他投票反对让宪法通过并且作为国家专权的信奉者将自己推进了与那些民族自由主义的对立关系中。文中所提到的讲演是为一个为纪念 1831 年五月二十八日议会宪法的实施而成立的协会作的讲演。讲演印在《哥本哈根邮报》上。丹麦文文献：*Kjøbenhavnsposten* 29. maj, 1837, s. 596。

[50] [**在一个宫廷宴会上……讲了同一个故事**] 在让·保罗的《荒唐之年》中有这故事情节。

德文文献参看：Jean Paul（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Flegeljahre. Eine Biographie* nr. 47 » Titanium. Kartause der Phantasie - Bonmots «, jf. *Jean Paul's sämmtliche Werke* bd. 1—60, Berlin 1826—1828, ktl. 1777—1799; bd. 28, 1827, s. 108—118; s. 116.

[51][**斯特拉尔松德**] Stralsund。早先的商业共同会城市，介于吕根岛和欧洲大陆之间，从1815年开始属于普鲁士王国。旅行从斯特拉尔松德继续行进到柏林。

[52][**公共马车（Diligence）**] 马拉的封闭的快车，8—10个乘客位子。

[53][**墨尔老乡们有过的想法**] 故事出自丹麦文版墨尔老乡故事集。丹麦文文献：*Beretning om de vidtbekjendte Molboers vise Gjerninger og tapre Bedrifter, Denem til Ære og andre til Lærdom og Fornøjelse til Trykken befordret*, Kbh. 1827, nr. 9, s. 15f.

[54][**一个大身子上的肢体**] 暗示《以弗所书》（5：30）："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另参看《歌林多前书》12：12—31。

[55][**我的老寄宿房**] 基尔克郭尔在1841年10月25日去柏林，1842年3月6日回哥本哈根他在1843年5月8日再去柏林，同年7月底回哥本哈根。第一次停留他马上就住进了他后来一直居住的猎街（Jägerstraße）57号，位于夏洛特街角上的一幢房子。从1820年起，瑞士面饼店主Johann Stehely一直在那里开店。在1830年代Café Stehely是一个著名的阅读咖啡馆，反对派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在那里相会。以这样的方式，人们在这里讨论青年黑格尔主义的哲学和政治问题，在所谓的"博士俱乐部"的圈子里，之中包括1836—1841年在柏林念书并在1841—1842年与恩格斯有联系的马克思。1840年，街角房子改建，楼下是"所罗门王药房"，在房子的一角立有真人大小的所罗门王雕像。

[56][**Gensd´arme-Pladsen**] 夏洛特街旁的广场，紧贴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从1800年起叫做"香达尔马集市（Gendarmenmarkt）"。皇家卫队"香斯达尔马（Gens d'Armes）"的马厩以及主哨在这里。

[57][**das Schauspielhaus**] 皇家戏剧院（Das königliche Schauspielhaus，后来叫做Staatliches或者Großes Theater），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常被称作das Schinkelsche Schauspielhaus。位于夏洛特街旁，紧贴"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

[58][**两座教堂**] 天主教的法国教堂（Französische Kirche后来改名

为：Französischer Dom）和路德教的新教堂（Neue Kirche 后来改名为：Deutscher Dom）紧靠着皇家戏剧院（Das königliche Schauspielhaus）。

[59][**窗户里看过去**] 从基尔克郭尔所住的第二层房子看出去，要同时看到两个教堂和戏剧院是不可能的，因为戏剧院的位置处在房子和新教堂之间。

[60][**allgemeine Buß- und Bettag**] 德语：普通忏悔祈祷日，在普鲁士是复活节后的第四个星期三。

[61][**无疑……revertaris**] 在天主教的圣灰星期三（大斋首日复活节前第七个星期三和大斋期的第一天）有着这样的旧时风俗，牧师向自己和教众撒祝福的灰，这时他用拉丁语说："Memento homo, quia pulvis es [Sk：cinis = 灰] et in pulverem [Sk：cinerem] reverteris"（记住，人，你是灰并且回归到灰）。/SK 是索伦·基尔克郭尔的缩写。

[62][**不对任何人有偏倚**] 参看《罗马书》（2：11）："因为神不偏待人。"。

[63][**Lohndiener**] 德语：出租仆从；在一个城市中以低价为人展示城市名胜的导游。

[64][**格罗希 Groschen**] 当时德国的小钱币，相当于十芬尼。

[65][**auf der Eisenbahn**] 德语：在铁路上。在德意志各国，因为政治原因，铁路网络发展得比英国晚。最初建立的铁路区域在 1830 年代中期开放，——1838 年，普鲁士的第一条铁路线被启用，从柏林到附近的波茨坦。在 1840 年代这些铁路区域正式启动，这区域后来把柏林设置为德国铁路交通的枢纽点。

[66][**隧道**] 泰晤士河下的最老的隧道因为法英工程师 M. I. Brunel 的缘故而成为技术上的大里程碑。1825 年开始挖掘，1843 年为公共交通开放。

[67][**歌剧院**] Das königliche Opernhaus（皇家歌剧院）处于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邻近 Das königliche Schauspielhaus（皇家戏剧院）。

[68][**戏剧馆**] Das königliche Schauspielhaus（皇家戏剧院）。

[69][**不仅仅是娱乐性的**] 暗示那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老剧场舞台上的铭文（现在仍然可以读出）“Ej blot til Lyst（不仅仅为娱乐）”。铭文的文字来自雅可比（Chr. Fr. Jacobi），于 1774 年镌刻，1798 年被换成别的文字，1817 年被重新恢复。

[70][**Königstädter Theatret**] Königsstädtsches 或者 Königsstädter Theater，启用于 1828 年，位于亚历山大广场和亚历山大街的角上，特别用作一个演滑稽娱乐戏的舞台，直到 1845 年被关闭。

[71][**拉斯·玛提森和克莱特**] Lars Mathiesen 和 Kehlet 是两个当时哥本哈根很有名的啤酒园。知识分子们很喜欢 Lars Mathiesen。

[72][**der Talismann**] *Der Talisman. Posse mit Gesang in drei Acten.*《护身符。三幕歌唱滑稽剧》。作曲 Adolf Müller，文字 Johann Nestroy (1801—1862 年)。1840 年 12 月 16 日首演于其故乡维也纳。Nestroy 以这一类滑稽剧来推出所谓的“维也纳民间剧（Wiener Volksstück）”。演员贝克曼和格罗贝克尔参演的次数，没有得到文献确定。*Der Talisman* 在 1843 年成书在维也纳出版，获得极大成功，作为戏剧在哥本哈根赌场首演于 1848 年 12 月 26 日。

[73][**第二自身（Dobbeltgænger）**] 根据民间信仰，一个人可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出现，一个是真实的人，另一个则是第二自身。在罗曼蒂克文学中常常有这样的第二自身。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部关于第二自身的小说。

[74]“个体”一般是指人，所以尽管在丹麦语中作为中性单数第三人称时是中性的，在名词“个体”在句子中被中性单数第三人称代词（就是说“它”）取代时，我一般都翻译成“他”。但是，在这里，这“隐藏的个体”是一种抽象，所以，我直接翻译为“它”。

[75][**立时鸡就叫了**] 参看《约翰福音》（18：27）：“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

[76][**强盗头**] 强盗的生活和事迹在当时是文学创作炽热推崇的对象，所谓的强盗罗曼蒂克。可参看席勒的戏剧《强盗》。

德文文献：jf. Fr. Schillers skuespil *Die Räuber*, i *Schillers sämmtliche Werke* bd. 1—12, Stuttgart og Tübingen 1838, ktl. 1804—1815;

bd. 2, s. 1—176.

[77] [**在一个坚果壳里**] 成语，源自拉丁语的表述“in nuce”。根据西塞罗的介绍，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前 24—79 年）在《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7，21）中写到有一个荷马《伊里亚特》的羊皮纸文本，它小得能够被保存在一个坚果壳中。

[78] [**Posse n**] 简陋的喜剧，通过它的夸张和在几率上不可能发生的事件、通过它的善意而常识性的理智、通过它的地方色彩和方言来逗笑。那些常常包容有音乐歌曲的剧目能够接近讽刺喜剧，在 1840 年代的柏林是非常流行的。

[79] [**纽伦堡画**] 这个名词通常用来指色彩鲜艳的流行铜版画和平版画，它们在 19 世纪初泛滥进丹麦并在 40 年代前后在丹麦市场占着主流地位。这个词常常被稍带贬意地用在廉价或质量低劣的产品上。作为一个总体的名词，它包括了纽伦堡公司和诺伊鲁平（Neuruppin，也译作新鲁平）的画厂印刷的单页印刷品。

[80] [**证券交易所**] 哥本哈根的证券交易所在克里斯蒂安四世在位时的 1622—1640 年间被设立的。从 1814 年起，渐渐地消释于许多街面证券店铺里。在 1830 年代仍然有许多交易者回到哥本哈根动荡的中心店里，这幢建筑非常破旧。在 1809 年有一个名叫索菲·孟的纽伦堡女画商在交易所登记了六号铺面，而在 1843 年有一个名叫 J. H. 肖伯特的书商在交易所登记了九号铺面。

[81] [**偶然的具体化**] 对于典型事物的具体而个体化的描述。

[82] [**顶楼观众厢和第二楼观众厢**] 剧场中最便宜的座位是顶楼观众厢和第二楼观众厢。

[83] [**第一楼的观众和观众席里的观众**] 剧院里最贵的座位是观众席紧靠乐队和舞台、在正厅前排的位子。

[84] [**那种辛布里—条顿式民俗尖叫**] 辛布里人和条顿人是在向西南的大迁移中最早遭遇罗马人的日耳曼部落。作为 terror cimbricus（拉丁语：辛布里式的恐怖）和 furor teutonicus（拉丁语：条顿式的震怒），他们给予罗马人足够的畏惧之机缘。据传，这两个入侵的部落有三十万武士，在公元前 109 年以及之后数年在许多战

役中打败罗马人。后来这些部落分裂并且被击溃。条顿人在公元前 102 年全军覆没于现法国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后一年辛布里人越过阿尔卑斯山在波河被罗马人消灭。

[85] [**更为一般的审美定性**] 基于美学的更为一般的特性。基尔克郭尔从 J. L. 海贝尔的文学批评中看到这一概念。海贝尔的文学批评致力于从“艺术作品与自身体裁的一致”出发来评估单个的艺术作品。

[86] [**规则概述**] 可能是暗示 J. L. 海贝尔所写的一篇文章。海贝尔有论文《一个人看什么以及一个人听什么》，论述戏剧中的调子。他试图教育丹麦观众去要求舞台上有着比大喊大叫更多的东西，他指责丹麦观众的物质主义、粗俗和“坚实品味”。海贝尔所希望的是真正的艺术感觉，能够理解整体并且把重心放在处理方式（怎样）而不是放在素材（什么）上。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诙谐的建议：在发展真正的戏剧批评的同时也发展一种观众批评。

[87] [**邱多维基的一幅白描画**] 邱多维基（Daniel Nicolaus Chodowiecki / 1726—1801 年），从 1797 起任柏林学院（Berlins Akademi）的校长，是德国油画家、白描画家和铜版刻画家，曾为当时的许多出版物配插画。基尔克郭尔所指的铜版画，描绘了罗马的建国，出现在布鲁矛尔（Aloys Blumauer）的漫画书《维吉尔的埃涅伊德》（莱比锡 1801—1803 年）中。有神谕涉及埃涅阿斯，说他将会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一只大母猪和三十只小猪躺在一起，正是在这个地方，他将建立罗马国。在漫画书中，布鲁矛尔让埃涅阿斯拜访拉丁姆的国王埃旺德，——埃涅阿斯在拉丁姆被请去吃午餐。吃完午饭，共同进餐的人们在周围的原野散步，突然，埃涅阿斯看见一只大母猪和三十只小猪，于是他知道罗马国将在此成立。基尔克郭尔拥有 *Virgils Aeneide*, *travestirt von Aloys Blumauer*, Schwäbisch Hall。见丹文版基尔克郭尔全集中插画。

[88] [**一个头脑机智的人**] 海贝尔（J. L. Heiberg）在他的《关于分类》一文中提及“众所周知的把人分为士兵、侍女和扫烟囱人的分类”。（丹麦期刊 *Kjøbenhavns flyvende Post*, 1827 年 5 月 18 日，第 40 期）。

[89] 堤丰（Typhon），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地母该亚之子。Τυφων（Typhon）一词在希腊语中义为“暴风”或“冒烟的”。

[**苏格拉底……比堤丰更为多变的动物**] 指柏拉图《斐德罗篇》230a。之中苏格拉底对神话的解说的兴趣远远不及对自身的兴趣——事情完全可能显现为这样：他是一个比堤丰（Typhon）更复杂的动物。堤丰是地母和塔尔塔罗斯（地府之下的深渊）的最后一个孩子，被描述为有着极大力量的妖魔，有着几百个龙头，眼睛喷火。在一场与宙斯的搏斗中，堤丰被击倒并被扔进塔尔塔罗斯（地府之下的深渊），在塔尔塔罗斯中，它通过火山爆发而为人所知。基尔克郭尔引用的是他自己从德语版《哲学史》（W. G. Tennemann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d. 3，1801，s. 302）中翻译出来的文字，其所强调的恰恰是：苏格拉底奇怪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90] 这里，“艺术世界”同时也意味了是“人工创造出来的世界”。

[91] [**贝克曼**] Friedrich Beckmann（1803—1866年）。自1824年起是皇城剧院的首席演员。该剧院倒闭于1845年，一年之后，喜剧演员贝克曼成为维也纳的宫廷剧院的演员。

[92] [**格罗贝克尔**] Philipp Grobecker（1815—1883年）。1840年到皇城剧院。他因自己尤其所擅长的哑剧而成为非常受欢迎的演员。

[93] [**巴格森就莎拉·尼科尔斯所说的**] 莎拉·尼科尔斯是欧伦施莱格尔的歌剧《死瘫者的洞（Ludlams Hule)》中的角色。巴格森在对这部歌剧的剧评中用到莎拉·尼科尔斯作为例子表明欧伦施莱格尔没有动机地让各种新人物上场。

[94] [**漫游的年轻手艺人**] 旅行的理发师费尔福克斯是《护身符》（*Der Talisman*）一剧中的主人公。

[95] [**吕格博士在《所罗门王和约尔根·哈特梅格尔》**] 吕格（Johan Christian Ryge，1780—1842年）在他1813年出演欧伦施莱格尔的悲剧《帕尔纳托克》（*Pålnatoke*）之前是医生和医学博士。在海贝尔的杂耍剧《所罗门王和约尔根·哈特梅格尔》（*Kong Salomon og Jørgen Hattemager*）（1825年）中所罗门的这个角色更为复杂。他是德国犹太人，在他到达丹麦西兰岛的考斯厄尔时被误认作一

个同名男爵。由于他同时说德语和丹麦语，因而他同时得作为两个人，既是一个沉重的人物又是一个轻松的人物，既是非凡的又是普通的。

丹麦文海贝尔文集：Jf. *J. L. Heibergs Samlede Skrifter. Skuespil* bd. 1—7, Kbh. 1833—1841, ktl. 1553—1559 （forkortet *Skuespil*）; bd. 2, 1833, s. 303—400.

96 [**明希豪森**] Karl Friedrich Hieronymus von Münchhausen, （1720—1797 年）。德国男爵、军官和猎人，以他为自己的事迹编造出的那些夸张的、不可思议的但却欣悦的谎言故事而闻名。基尔克郭尔所引的传闻是，明希豪森骑马陷在沼泽之中，他抓住自己的头发而把自己和自己的马一同举起来而得救。

丹麦语文献：jf. *Baron von Münchhausens vidunderlige Reiser, Feldttog og Hændelser, fortalte af ham selv*, udg. af A. C. Hanson, Roskilde 1834, s. 27.

97 [**鹿苑坡**] 在哥本哈根郊外猎堡鹿苑的一个民间游乐场地。

98 [**墨丘利**] 在罗马神话中是买卖之神。他是诸神的信使，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常常被描绘成脚上长着翅膀。

99 [**约拿**]《约拿书》(2：1)："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

100 [**星期五为鲁滨孙**] 指英国作家笛福（Daniel Defoe)《鲁滨孙飘流记》（1719 年)。此书在 1744—1745 年被译成丹麦文。鲁滨孙在荒岛上多年孤独，陪伴他的是他从食人族手上救出的土著人。他使得这土著人皈依基督教，并为之命名星期五。

101 [**一个裸体之人戴着一顶三角帽**] 有点类似中国俗话"赤膊戴领带，赤脚穿皮鞋"。三角帽有着高而尖的顶冠，向前和向后尖出。在那种高级军官和官员的礼服中可以看见这类帽子。

102 [**坦塔罗斯式的**] 实现不了的。坦塔罗斯是佛里及亚的国王，在地府中被罚站立在水中，当他想去饮水时水即流走，其头上挂有水果，但当他想拿水果时水果却退开。

103 [**按诗人的规定……纯粹而温暖而强烈而不被滥用的**] 丹麦作家约翰纳斯·埃瓦尔德在《为一个咖啡罐所题》一诗中写道："正如友谊，你的汁液，高贵的摩卡果/应当是纯粹而温暖而强烈

而不被滥用的"。

丹麦文约翰纳斯·埃瓦尔德文集：Jf. *Johannes Ewalds samtlige Skrifter* bd. 1—4，Kbh. 1780—1791，ktl. 1533—1536；bd. 4，s. 365.

[104] [**地府女王普洛塞尔皮娜**] 据传，迦太基女王蒂朵在自杀之后，在地府女王普洛塞尔皮娜从她头上拔下一根头发之前无法进入地府。这说法渊源自维吉尔的《埃涅伊德》第四歌第697句。

维吉尔丹麦文译本：Jf. P. *Virgilii Maronis opera*，udg. af J. Baden，bd. 1—2，Kbh. 1778—1780；bd. 1，s. 519.

[105] [**所罗门说……屋檐滴水**]《箴言》（19：13）"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

[106] [**Unter den Linden**] 菩提树下大道。是柏林六十米宽一公里长的林荫道，以其两边的双重菩提树道而得名"菩提树下"。

[107] [**Brandenburger-Thor**] 柏林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的荣誉纪念碑式的城门，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下令于1788年至1791年间建造，以纪念普鲁士在七年战争取得的胜利。

[108] [**垂泪柳**] 垂柳，有着下垂的枝条。人们常将之种在墓地里。

[109] [**尤斯蒂努斯·科尔纳尔**] Justinus Kerner（1786—1862）。德国医生，作为作家崇尚民间罗曼蒂克。基尔克郭尔有科尔纳尔的 *Die Dichtungen*（Stuttgart og Tübingen 1834，ktl. 1734），并且知道 *Eine Erscheinung aus dem Nachtgebiete der Natur*（Stuttgart og Tübingen 1836）一书，那故事就在之中（s. 299.）。

[110] [**格伦麦雅商务议员 Commerceraad Grønmeyer**] 海贝尔的杂耍剧《克格闹鬼事件》（*Kjøge Huuskors*）（Kbh. 1831，46. scene）中的人物。格伦麦雅在回家的时候碰上他的老雇农尼尔斯。尼尔斯以为他是鬼魂并试图用草叉来赶走他。商务议员（Kommercerâd）丹麦生意人的头衔称呼。一个"真正的"商务议员的级别在第六级，其余的都在第七级。

[111] [**莎士比亚所说**] 指《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1609年）的第一幕第二场。基尔克郭尔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引用德文版 *Shakspeare's dramatische Werke*，（译者 A. W. Schlegel 和 L. Tieckbd. 1—12，Berlin 1839—1841，ktl. 1883—1888 bd. 11，

1840，s. 145）之中克瑞西达说（根据德文版莎士比亚剧作集）：“O gewiß，eines Bierzapfers Rechnenkunst würde hinreichen，diese Einheiten in eine Summe zu ziehn”。

112［**生活如河流**］暗示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流”的说法。

113［**民谣**］指德国作家冯·赫尔德尔的《民歌》。

德文文本：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Volkslieder*，udg. af Johs. Falk，bd. 1—2，Leipzig 1825［1778—79］，ktl. 1487—1488；bd. 1，s. 57.

114［**邮递马车喇叭**］马车夫吹喇叭来作为邮递马车到达或离开的信号。也用于警告其他马车，因为其他马车有义务为邮车让道。

115［**古老的禁欲者**］在各种不同的宗教社团中，禁欲苦修者有着共同的特点：沉浸于冥想，拒绝他们自身本性和他们所处社会的要求。

116［**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1：2）：“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117［**πεισιϑανατος**］希腊语 peisithánatos，“说服人去死的人”。昔兰尼哲学家赫格希亚斯（约公元前三百年）很有说服力地谈论死亡，以至于他的一些学生自杀。

德文文本：Jf. W. G. Tennemann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d. 2，s. 106，引用西塞罗：Cicero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bd. 1，s. 34；*Diogenes Laertios* bd. 2，s. 86—96，以及 *Valerius Maximus* 8，C，9.

118［**对赫库兰尼姆和庞培的发掘……遇上一个……人**］赫库兰尼姆和庞培，位于那波利南边，公元 79 年 8 月 24—25 日维苏威火山爆发并且整个地区地震时遭到完全的毁灭。在 1738 年和 1806 年有过全面的发掘。这发掘揭示出，绝大部分的居民都无法逃避爆发的火山。灰土、浮石和水在他们的身体外面构成硬壳。从那时起，人们多次按这些硬壳做出模型，它们展示出那个时代的日常处境。

119［**图密善皇帝**］Titus Flavius Domitian（us）（公元 51—96 年），罗马皇帝（81—96 年）。史书上写他总是几小时地将自己关在自己的起居室里捉苍蝇并且将它们穿在针上。

[120][**忘却世界并且被忘却**] 对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书信》中文字的随意引用。

[121][**存在和乌有**] 暗示黑格尔把“存在”和“乌有”理解为关联的概念。黑格尔的逻辑从“纯粹的在”开始，紧接着相关联的就是“无”。在丹麦，海贝尔在自己论文的“逻辑体系”中谈论到“思与在的统一、客体与主体的统一”(1837—1838年)。

[122][**艾琉西斯秘密仪式中的各种神秘**] 在雅典外的城市艾琉西斯有一座大神庙，之中是祭祀作为母女的得墨忒耳和珀尔塞福涅的神秘教派。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称霸时期，这些“神秘”有着极大的影响。教派的成员有着保守秘密的义务，因此，人们对这些“神秘”所知不多。但这些神秘的目的与其说是传播某种宗教，倒不如说是构建一种宗教心境。看起来好像是，死亡和重生是中心。这教派对所有希腊人开放，不管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都能够被接纳进去参与一系列欢庆和仪式。

[123][**希腊作家的叙述……德谟纳克斯**] 希腊哲学家（2世纪）被记载在卢西安的文献中。德谟纳克斯是犬儒学派的，但他更着重于该学派的实践道德而不是禁欲苦行。根据卢西安叙述，德谟纳克斯拒绝让自己被接纳进艾琉西斯秘密仪式，因为他宣称自己无法履行保密义务。他的意思是，如果他被接纳，那么他要么会向人们推荐秘密仪式，要么会警告人们不要加入。基尔克郭尔从德国哲学家哈曼那里摘录出这个故事。

[124][**时间之充实**] 暗指《加拉太书》（4：4）：“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125][**末世启示作家**] 各种描述死后生命或者生命结束后状态的文献的作者，就像写《青蛙》（公元前405年）的阿里斯托芬和《死亡对话》中的卢西安。

[126][**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5—386年），希腊喜剧诗人。在他的喜剧《青蛙》（公元前405年）中，他让狄俄尼索斯神进入地府接诗人欧里庇得斯。但是老行吟诗人埃斯库罗斯在结束了自己与后代戏剧家欧里庇得斯间的纠纷之后冒了出来。

[127][**doctores cerei**] 拉丁语：蜡博士。托钵僧教团的博士。在欧洲

大陆不怎么得到承认的大学里的博士学位。在14世纪被称作doctores cerei，亦即，蜡博士，或者，假博士。也许基尔克郭尔是把它们与德国的doctores bullati（有钱买了博士称号并被指名为领主的人）混同了。

[128] [**卢西安**] 指向卢西安的《死亡对话》，一系列描述死者们的生活的短小喜剧故事。希腊作家卢西安以诸多讽刺对话闻名。

[129] [**被一种嫉妒监护着，这嫉妒有着不止一百只眼睛**] 也许是指奥维德的《变形记》中朱庇特、朱诺和伊娥的故事。在朱诺发现了朱庇特与伊娥的关系之后，她把伊娥变成一头牛，并指派百眼怪物阿尔古斯去看守伊俄。

[130] [**在前一次生命中自己曾是女人**] 也许是指向柏拉图关于爱欲的对话，《会饮》。为了解释什么是爱欲，阿里斯托芬在这里（189a-d）讲述一个寓言，关于宙斯怎样把最初的人切割开，这样，他们在之后不得不作为男人和女人生活在对于"去成为在心灵和身体上都是整体的生灵"的永恒渴慕向往之中。

[131] [**翻天覆地**] 参看旧约《哈该书》（2：6）："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

[132] [**扬而弃之**] 丹麦语Ophævelse。在这里，基尔克郭尔嘲讽地混用黑格尔的概念"扬弃（Aufhebung）"和惯用语"胡说八道"。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黑格尔把矛盾对立理解为一切之中的发展原则。扬弃是黑格尔解释发展过程的基本概念之一。他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阶段对于前一阶段来说都是一种否定，这对立通向扬弃，是一种同一与差异的更高统一。

[133] [**内在（Immanentsen）**] 内在于人的观念能力和人的经验。黑格尔的哲学概念，用于表述概念的发展内在于人的意识经验，而不是由外在的东西驱动的。

[134] [**超越（Transcendents）**] 与"内在"概念相反的是超越，超出了经验和理性的极限之外。

[135] [**阿基米德点**] 希腊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发明家阿基米德（公元前287—212年）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举起地球。"

[136] [**坐在壁炉前用碎陶片刮着自己**]《约伯记》（2：8）："约伯就

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

[137]［**希腊的会饮**］古希腊的酒宴，人们一边宴饮一边讨论哲学话题。在文学上的例子有柏拉图的《会饮篇》。

[138]［**税楼**］Toldboden。在哥本哈根港附近。对税务进行纠错和付税的地方。

[139]［**唐璜摆脱那司令官……更冷**］在歌剧《唐璜》的尾声，唐璜与被自己所杀的司令官的鬼魂相遇。他是在他邀请他去参加的宴会上杀死他的。为了报复，这鬼魂再次邀请唐璜，并且想要抓住唐璜的手来确定让他到场。

[140]［**地址报**］Adresse-Avisen，最老的丹麦广告报纸，全称Kjøbenhavns Adresse-Comptoirs Efterretninger，由印书商威兰德（J. Wielandt）在1725年从欧斯顿（F. v. d. Osten）那里从接手了后者得天独厚的地址办公室（1706年成立）之后出版。1759年之后又被霍尔克（H. Holck）接手，并刊登新闻材料，但在19世纪初这份报纸又重新成为广告报纸。

[141]阿棱，丹麦语alen。1 alen = 0.6277米。

[142]［**蓝衣男孩**］哥本哈根皇家教养院的男孩子。皇家教养院成立于1753年。本原是为大约200来自丹麦全国的5到12岁的贫穷男孩而设立的教育机构。在1815年之前，10到11岁的男生都穿绿色制服，因而被称作是绿衣男孩。到了重受洗的时候，他们也获得蓝色外套。

[143]［**因为……又算什么?**］摘自丹麦诗人冯·斯达非尔特（Schack von Staffeldt）的《情欲之爱火》。

[144]“只有鬼才知道”。

[145]［**Die Wolken treiben…ihr Grab**］摘自德国诗人缪勒的《永远的犹太人》。

德文文本：Wilhelm Müller » Der ewige Jude «，（*Taschenbuch zum geselligen Vergnügen*，Leipzig 1823，s. 10—12.）

[146]［**被人如此说及的时间：它们毫不令我舒服**］见《传道书》（12：1）：“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记念造你的主。”

[147]［**赏赐的是主，收取的也是主，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记》（1：21）："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148]［**沉默七天七夜**］指《约伯记》（2：13）。尤其是指强调对于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琐法的沉默。

[149]［**在你鼎盛的日子曾是受压迫者的剑、老人的拐杖和沮丧者的支柱**］参看《约伯记》（29：12—17）。

[150]［**灵魂愁苦**］参看《约伯记》（7：11）："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

[151]［**苦难者的嘴……与上帝相争的可靠发言人**］参看《约伯记》（29：21—25）。

[152]［**那侵吞寡妇……的人有祸了**］参看《马太福音》（23：14）："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作很长的祷告，你们要受更重的刑罚。"

[153]［**与上帝相争**］在约伯的三个朋友放弃了与约伯（约伯认为自己是义人，因而自己在自己的苦难中是无辜的）的讨论之后，年轻的以利户来找约伯说："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约伯记》（33：12—13）。

[154]［**上帝和撒旦谈论着**］"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但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但说，你从那里来。撒但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但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但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么。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但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但从耶和华面前退去。"《约伯记》（1：6—12）。

[155]［**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参看《约伯记》（1：2）。

[156]［**被毒疮打击**］参看《约伯记》（2：7）："于是撒但从耶和华

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

157 [**皮耶罗**] Pierrot，法语，小彼特。在法国哑剧中的定型男丑角，穿着不整齐的白色外套的角色。莫里哀在自己的喜剧中把这个名字赋予了滑稽农人角色。

158 [**西塞罗**] 指向 *Pro Sexto Roscio Amerino*（对赛克斯图斯·苏尔批奇乌斯·茹福斯的辩护）。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 106—1043 年），罗马作家和演说家。

159 [**cui bono**] 拉丁语：对谁有利。西塞罗的用语，比如说在《为米洛而作的讲演》里。

160 [**巴勒的教学书**] 对《福音基督教中的教学书，专用于丹麦学校》（*Lærebog i den Evangelisk-christelige Religion*，*indrettet til Brug i de danske Skoler*）的常用称呼。由 1783—1808 年间的西兰岛主教巴勒（Nicolaj Edinger Balle 1744—1816 年）编写，合作者巴斯特霍尔姆（Christian B. Bastholm 1740—1819 年）在 1777—1800 年间任宫廷牧师、并在 1782—1800 年间是王家忏师。《巴勒的教学书》在 1791 年被官方认定，并且，直到 1856 年一直是学校的基督教教学和教堂的再受洗预备的官方正式课本，并且传播和影响都是很大的。基尔克郭尔有一本 1824 年的版本 ktl. 183。

161 [**佩尔·蒂恩**] Peer Degn，霍尔堡的喜剧《埃拉斯姆斯·蒙塔努斯或者拉斯姆斯·贝尔格》（1731 年）中的人物。佩尔·蒂恩要与返乡的拉斯姆斯·贝尔格进行辩论，结果马上泄露出自己蹩脚的拉丁语以及对古典作家的知识之匮乏。

162 [**即使我们达到了所有可向往的荣誉，我们仍然不应当让我们自己陷进骄傲与自负**] 引自《巴勒的教学书》第六章“论义务”。

163 [**在世界的名下通常包括了天和地，以及所有在之中的一切**] 引自《巴勒的教学书》第一章“论上帝及其性质”。

164 [**上帝之手药贴**] 用来治感冒的膏药贴。在基尔克郭尔时代，其拉丁语名为 emplastrum manus dei。

165 [**菲罗克忒忒斯**] *Philoktetes*，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他的 123 部悲剧只有七部被流传下来），是关于希腊传说中的英雄菲罗克忒忒斯。他在去特洛伊途中被蛇咬，因为伤口散发出令人无法忍受

的臭味，他被孤独地留在林木诺斯岛上，承受极大痛苦而无人见证。祭司说只有在菲罗克忒忒斯参与的情况下希腊人才可能拿下特洛伊，于是他被奥德修斯和他的人接去了特洛伊。

166 [**没有人说一句话**] 参看《约伯记》（2：13）："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

167 [**这时沉默被打破，约伯饱受痛苦煎熬的灵魂在一声巨喊之中爆发了出来**] 参看《约伯记》（3：1—26）。

168 [**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子与自己的伙伴辩白一样**] 见《约伯记》（16：21）："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

169 [**一切都有自己的定时**] 参看《传道书》（3：1）："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

170 [**argumentum ad hominem**] 拉丁语：人身攻击式的辩论。就是说，辩论针对个人而不是针对所讨论的问题本身。

171 [**鲜花的生命一样脆弱而迅速凋谢**] 参看《以赛亚书》（40：6—8）："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172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出发来强调这主题**] 可参看《约伯记》（32：6 — 37：24）。

173 [**我朋友阿，可怜我**]《约伯记》（19：21）。

174 [**你们编造谎言**] 参看《约伯记》（13：4）："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

175 [**森林里的驴不会在草上嘶叫**]《约伯记》（6：5）："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

176 [**赏赐的是主，收取的也是主，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记》（1：21）："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177 [**老谋深算的诡计**] 也许这一说法是来自《以弗所书》（6：11）："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178 [**电闪雷鸣**] 参看《约伯记》（36：29—33）。

[179] **[约伯直面人类被严责]** 也许是指以利户的话。

[180] **[主的知心之情又住在了约伯的帐棚中如同往昔]** 参看《约伯记》（29：4—5）："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棚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

[181] **[与他一起吃饭]** 指《约伯记》（42：11）。

[182] **[双倍地得到一切]** 指《约伯记》（42：10）。

[183] **[尤其是比勒达]** 在对约伯的第一段话中，比勒达说："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久必甚发达。"《约伯记》（8：6—7）。

[184] **[散文作家]** Prosaist。在这里，"散文"是"诗"的对立面。如果说"诗"是非凡的、脱俗的，那么"散文"就是平凡的、通俗的。

[185] "同感的（sympatisk）"，就其他人的存在而感到的，——有着同感的、同情着的。

[186] **[把理念作为自己生活的调测标准]** 见前面的关于"更为一般的审美定性"的注脚。

[187] **[双倍地得到一切]** 参看《约伯记》（42：10）。

[188] **[孩子们是约伯所没有双倍地得到的]** 见《约伯记》（42：13），对比《约伯记》（1：3）。

[189] **[只要厄勒梯亚合拢自己的双手，分娩者就无法生产]** 厄勒梯亚在古希腊神话中经常作为生育和助产女神出现。

荷马在《伊利亚特》中用复数形式写厄勒梯亚，说她们是赫拉的女儿。而在《奥德修纪》中就只是单数的一个生育女神。赫希俄德在《神谱》中说她是宙斯与赫拉的孩子。据传说，生育女神能够施魔术：靠近分娩者坐着，两腿交叉，合拢双手，她就能推迟生育。

[190] **[诗歌人物]** 虚构的人物，或者，有着诗歌品味的人。

[191]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 Clemens Alexandrinus：全名 Titus Flavius Clemens，（150—215 年），是居于亚历山大的希腊语神学家。在他的时代基督教尚未成为正式的宗教。在他的 Stromateis 5，9 中，他提醒自己的读者，他讽喻地为那些已经入教的人们写作，因为

怕异教徒们亵渎福音的神圣真相。

[192] 在这里有这种模糊。因为丹麦语语法中主语在句子中的位置可由宾语或状语代换，因此，在读者无法看出主语和宾语的格时就会有主宾之间的不明确。这里也可译为：我的朋友，他当然也是男性人物，没有人得到他。

[193] [一二三] 指哲学上的三性：正题——反题——综合。也许另外还指向日常语言中用来表达“迅速”的“一二三”。

[194] [**上天为一个悔改的罪人而欣悦**] 指《路加福音》（15：7）：“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195] [**正当合理的“例外”**] 关于在“那普遍的”中的一个可能的正当合理的“例外”的问题，在当年同时出版的《畏惧与颤栗》之中被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有没有一种对‘那伦理的’的目的论的悬置？”

[196] Inderlighed，在这里我译作内在性，但是在一些地方我也将之译作真挚性。

[197] 事实性：作为事实的质地、资格或者前提条件。

[198] [**畏惧与颤栗**] 参看《腓利比书》（2：12）。